

蘇州私立樂益女子初級中學出版

樂益女報

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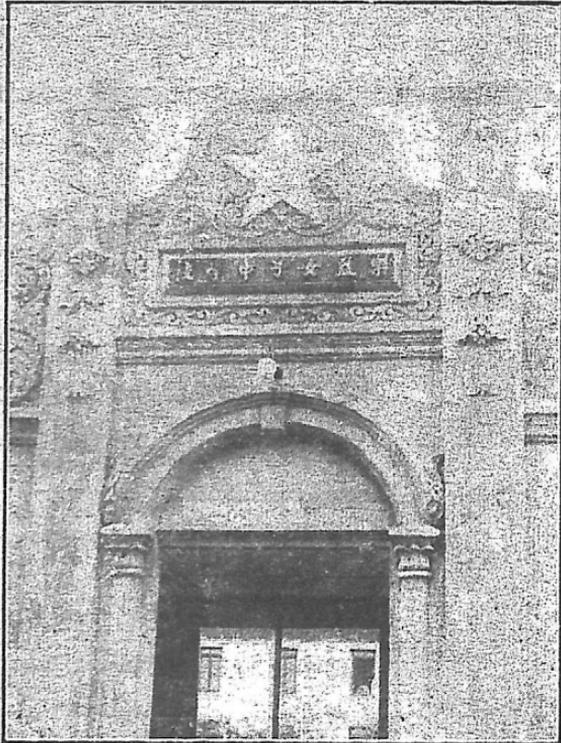


一九三三
樂益文藝

蘇州私立樂益女子初級中學1934年1月13日出版

◆◆

134166



校門



劇★

- 思鄉……………馮素珍(106)
 久別重逢……許元貞(109)
-
- 無錫旅行記…韋均侃(111)
 無錫遊記……姜蕙英(114)
 崑山遊記……昭齊(120)
 春假旅行記…馮素珍(123)
 靈巖遊記……尤蓄賢(124)
 遊穹窿山記…葉雲珍(126)
 回上海去……戴亞雪(128)
 遠足天平記…黃慧珠(133)
 秋天的傍晚…詹秀廉(136)
-
- 綢前街……詹秀廉(138)
 墜工……………劉和詠(139)
 中秋隨感……周敏如(140)
 到農村去……毛詩(141)
 隨感……………汪以芬(142)
 幸運的兔……許冷慰(143)
 秋夜讀書……胡念瑜(145)
 秋天的傍晚…周廉貞(146)
 希望的幻滅…朱曼英(147)
 初冬……………汪以芬(150)

誤會……………萃(151)

隨筆

- 虛偽和天賦……胡念瑜(201)
 青年與十字街頭……胡念瑜(199)
 意志與現實……胡念瑜(199)
 美和人生……陸承範(197)
 情感和理智……胡念瑜(196)
 人生，波浪，茶味……朱曼英(195)
 藝術與生活……周志卿(164)
 學術的價值……胡念瑜(156)
 文藝的價值……胡念瑜(156)
 讀建築的文章……潘曼莉(46)
- 現在的文章不容你無病呻吟……潘曼莉(46)

信

- 給父親的一封信……毛詩(157)
 給媽的信……于闈寶(159)
 給玉的一封信……朱夢蘭(160)
 不寄出的信…朱曼英(162)

論說

- 中國目前需要怎樣的女子……毛奇(165)
 你估量你自己將來做什麼……李蘊華(168)
 怎樣做個時代的女學生
 (一)……歐陽嬋(170)
 (二)……夏壽仁(172)
 (三)……呂佩瓊(175)
- 學校生活中最有興趣的是什麼？
 (一)……文錦(178)

(二)……陶詒敏(180)

(三)……毛詩(183)

為什麼要愛國……毛詩(187)

我的自修方法……韋均侃(189)

電影與社會教育……陶詒敏(192)

電影與社會……韋均侃(193)

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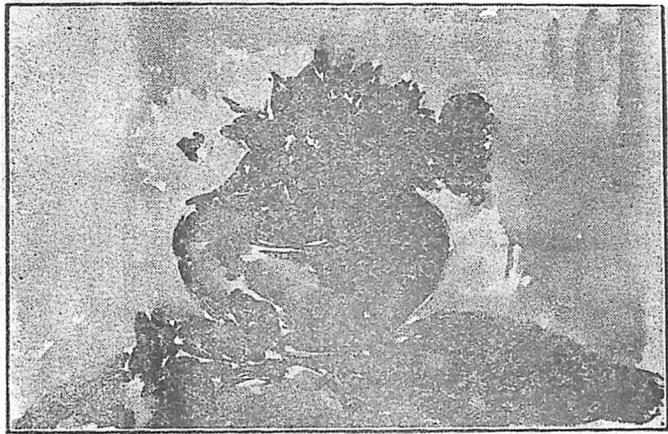
定價 每冊大洋三角

編輯發行者

蘇州私立樂益女子初級中學

蘇州文新印書館代印

23年1月13日



瓶花——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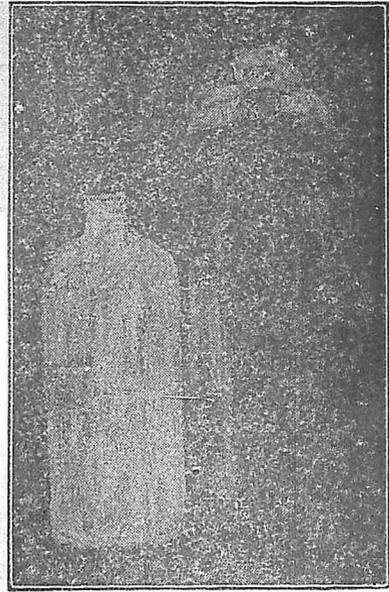
邱福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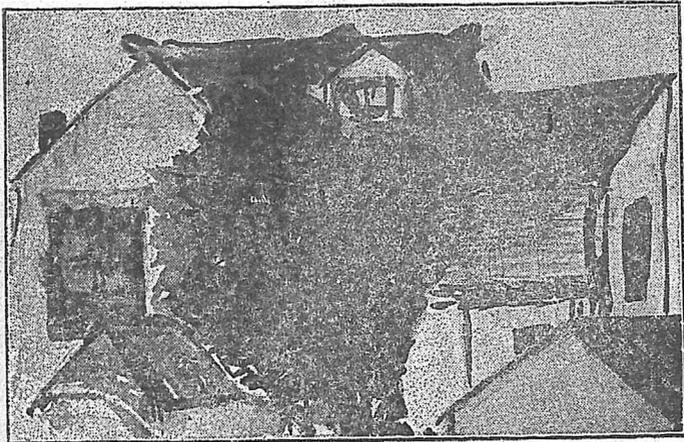
鷄冠——鉛筆

黃慧珠

瓶
——
粉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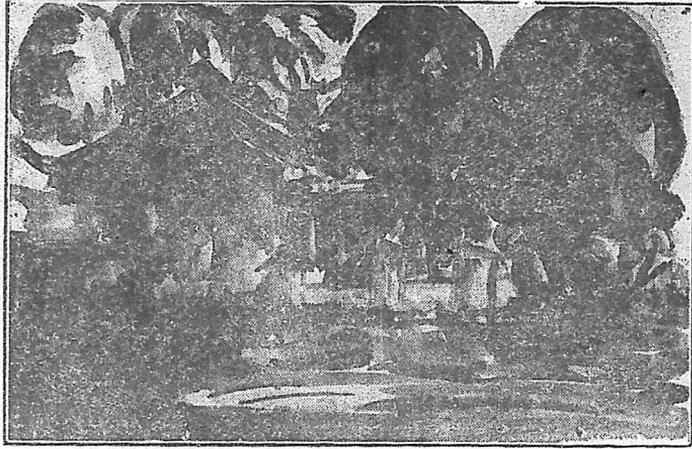


汪以芬



住宅——水彩

陳兆珍



寺——水彩

戴亞雪



路——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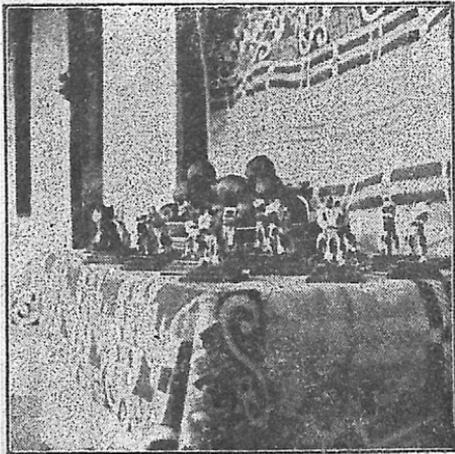
潘曼莉

BOY —— 勞作



三年級上期

小狗 —— 勞作



一年級上期

前 奏

我們樂益開辦到現在是十二年了，關於文藝方面的刊物也出版了好幾種，比較自滿并且受社會注意的：一種是定期刊樂益，（發刊在民十三年，這是一種如花朵一般鮮豔，如青年一般活潑而值得可愛的刊物，可惜僅出七期，就不幸夭折了！）另一種叫綠葉，（民十八年七月出版，內有創作十三篇，論二，詩六首，定價二角，托由本外埠各大書店出售，在出版後一個多月內，就接受了申報藝術界，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青光上的好評。）這都是發刊到校外去的；在學校範圍以內說，那末我最早就有壁報



了，先用如整張報紙般大的白宣紙（二三大張不等）由投稿者將已經教師批閱過的文稿各自去膠在這同一紙張上，而是每半月出版一次的。後來改用散張，並且由每半月出一次進而改爲一星期出一次，同時篇幅也逐漸增多，內容則好說應有盡有。

近年來我們仍是這樣做着；而再後去，我們仍要這樣做去！並且預備在形式方面要由壁報而改爲裝訂刊物；在質的方面則希望有顯著的進步，使在一般初中女學生程度的水準上站得穩，——固然，我們不止要把樂益固有的文藝空氣保持而已，我們是要使它更形濃厚。——這種希望，當然不至有人笑我們太重文學而批斥要造就女文學家爲不合救國口號，因爲我們本來缺乏這種妄想，實在幾個初中程度的學生，寫作的本領離開文學家的家字遠得很呢。

• • • • •

這本一九三三年樂益文藝裏面，實在也有兩三篇是二三年以前的東西，因爲自樂葉以後，未刊行過冊子，棄了可惜，因而就編入了。所以要標出“一九三三年”字樣，不過表示年刊的意思；就是今後去每年結束，要一九三四，三五……的出下去的。（今後或者要改用樂益的年紀來命名，如樂益第十三年文藝，第十四年文藝等。

• • • • •

關於材料的來源，是一大部份取之於平時發行的樂益周報上的，一小部份是文藝競賽會的作品和演說競賽會優勝者的講稿。樂益周報上的稿子，又是采之於學生平日的日記和投稿。——關於作文本上的倒極少。

至于選稿的時候，似乎好說沒有標準，既不以人數去支配稿子的分量，也不以稿子的分量去支配人數。并且，往往學校裏出刊物，總是揀精揀肥的把較好的作品選出來，而我們也未存有此種成見。選稿標準實在是絕對的隨便。

再有，一般的學校出刊物時，往往要把學生天真純樸的作品，修之再修，改之再改，至每篇東西幾乎都成為教師自己的作品時，方稱他們的意。這樣在作品的外觀上說，當然夠得上說好，也很可矜蔽一般人以為該校國文程度是的確可觀了，但是，他們的手段是何等卑劣呀！——學生的作文日記當然應細心批改，但是照上面所說的那種改法，我們是絕對不同意的。

因為上述的兩種關係，所以這本書裏所收的東西，讓它幼稚也罷，什麼也罷；在我們自己只承認是真實，直率，純樸！

• • • • •

所以要刊行集子的原因，很可以不說的了，可是我認

爲還得申說一下：因爲我們并不像一般的學校是用來作變相廣告的。（這句話的確是事實，并不冤枉了誰，只要推想他們所以會把學生作品修之再修，改之再改，而出集子的原因就可知道了。）

第一，讓園丁們（把書看作一棵花樹，那末種植這樹的不管是校主，校董，以及教師們都是園丁了。）看看他們經之營之手植的花樹，成績如何？值得鑑賞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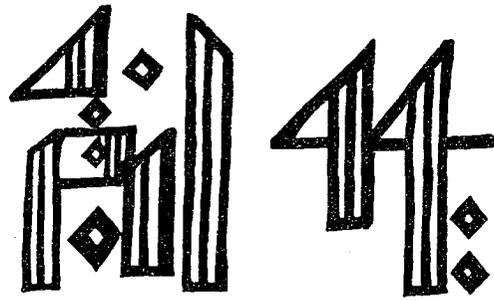
第二，每個學生的前進是無窮的，現在這幾篇東西，不過象徵了她們有成就的寫作在將來，使她們在今後的將來，把這本書打開了可以作一下有味的回憶。所以這本書的印行，使她們自己有一個紀念在將來是一部份的目的。

第三，就是要把這本書獻給每個殷殷期望於自己子女的家長們。

• • • • • / • • •

完了，在最後就要懇求看了這書而發現錯誤的朋友們的公正的指數。

二十三年一月九日章布在火爐旁



頭 獎

朱曼英

××是一個工人，他在×廠作工，每天每天，總是勤健的機械似的工作着，的確，他是一個安分刻苦的工人，所以不到三年，他除了供給他家中簡單的生活費外，居然還多了三十多塊錢。

某公司不知缺少了那處的銀款，所以又在那裏想花樣，用誘惑人的手段來騙錢了。

「××！你想發財嗎？」那時他正在低着頭工作，聽了他同伴的話，便半驚半疑的說道：「什麼呀！」「聽我來告

訴你，某處有彩票買十元一張，得着頭獎，有二十萬，我知道你很有幾塊錢的積蓄，所以來對你說叫你去買一張，那時你得了頭獎，非但不要作工，並且好自己去開廠了。」在當時他雖似乎不動心似的搖搖頭，但他的腦海中却多了一個幻想，一個不可磨滅的深長的幻想。

他回到了家中，無聊似的坐在一張相處了數十年的破板櫬上，昂起了頭呆看着他的老母一跛一拐的做着晚餐，他有些傷心了，他想人家都有妻子兒女，而我呢？累得老母如此！唉！……忽然他的幻想又燃着了——二十萬，非但不做工，還可以自己開廠，於是他拿出了他數年來心血的結晶——三十多元——看了又看，啊！他先是依戀不捨，而結果却終於被希望心所迷，他忍痛割愛似的去買了三張彩票。

從此他作工無心，睡也無心，吃也無心，一天到晚，他總是在繫念着頭獎彩票，他作着許多理想的夢……真的他只等着開獎了。

開獎的日子到了，於是沉重的拿着彩票去對號數，他找來找去找不到他自己的號數，他竟失望了，從此他是失了知覺似的常常昂起頭看看頭上的青天紅日，唉！他病

了。

這是什麼病，這可憐的人中了頭獎的毒而病了。

她的決心

素 英

北風呼呼地吹着，屋面上，狹小的街道上，都積滿了二寸多的白雪；門隙間窗罅裏也不斷地帶來了許多寒風和冷氣。一間靜悄悄的小屋中，除微微的誦書聲外，一切都在沉默中，這時候總有十點多鐘了吧！在落鄉的小鎮裏，人們早已安息於甜夢中了，然在油盞燈下的眼眶包含着無限的熱淚的她，還不時煥亮這受了風雪飄搖的燈火，……外面守夜的犬的吠聲，好像爲她節拍似的和她的嗚咽聲相合奏着，伴在她腳旁的那只白貓間或爬上書桌來哄哄她的手，吻吻她的額，除此以外，不知第二個安慰者在那裏？此情此境更使她追憶到過去的一切，設想未來的渺茫，——終於她傷心得大哭了！

原來她已是她慈母的第四胎孩子了，以上的幾個姊姊哥哥都不過一歲就殤的，所以她母親看待她珍珠般的寶貴得幾乎要含在嘴裏，托在掌上，總是整天的抱着吻着，自

己工作也不做，遇到有些小病，那就夜裏睡也睡不着了，就是她的爸爸也何嘗不如此呢？！甚至於天天吃的飯米或硬或爛，或多或少，也都須經他細心的規定。……這時候她生活在這種慈愛的境環之中，是多麼的幸福！

可是人事不可預揣，在她四歲的時候，她親愛的媽媽竟不顧一切的丟了她逝世了，以後她的生活當然也跟了她媽媽的逝世而變遷起來，最初給她的新印象，就是她現在所喊的媽媽却不是以前的媽媽，媽媽既是兩個，待遇不必說也隨着兩樣了，四歲的孩子懂些什麼，當然有時要發些孩子氣，因此後母的拳頭也嚐到了，不知幾許？……以後爲了和她弟弟——後母生的兒子——的常起爭執，也不知受到了多少不平的處罰，這樣……！足足受了十餘年的虐待，她的生活可以說都是，在淚水中過去的，幸她是個進取勇敢的女子，才能奮鬥到今日，否則老實說，要墮落也早已墮落了，要自殺也早好自殺了。

今天早上意想不到她後母竟很和氣好聲的對她說：「露茜！你再不是小孩子了，你也應想想。你自己以後的處身辦法，要知道，你父親已年及花甲，所心愛的，日夜放在他老人家心裏的，除了你還有誰？露茜呀！你自己想想

吧！……—現在東鎮黃家的二兒子——心生你或者也見到過吧！學業，人品，面貌都可以說完美的，前天李媽來說，他家少爺很有意於你……呢！我想這樁婚事是很難得的，就是你爸爸也很以為然哩！何況黃少爺還認願入贅至我家，……所以我已和你父親商議了好久，決定下月訂婚，現在趁便通知你一聲……」「不！我不！我不願意在求學的時代訂婚，而且我年齡又沒有到相當時期……所以我決定不從！」這有什麼從不從呢！老實說，本來也無用通知你，「呀！母親！你須認清現在不是十七世紀，婚姻怕該自主的吧！」……她後母滿心冒着火，惡狠狠的說：「假使你父母之命也不聽，根本不必給你升學，好！看吧，誰硬得過誰！」

在這種夜深人靜的時候，當然更易觸動她的悲思了，她回想她十餘年前的慈母，……她推測她以後的一切……！最後她這顆熱狂的心，下了一個最後的決心——還是自殺了吧！「自殺是唯一乾淨的路途，後母的勢利永不會追及了，親愛的慈母可以相見了，不過她轉念一想，怎能捨得掉年老白髮的父親，學校裏和藹可親的師長，同學，以及社會上一切使人留戀的……，於是她下的這個

決心，似乎不能作為最後的解決辦法了，怎樣呢！她囚犯似的鑽進她天天睡覺的被窩裏去想！想！但怎麼也想不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最後她歇斯里地跳出了被窩，開得門來便向外面跑去！

外面的雪落得愈加的大，北風呼呼的聲響也愈加的緊，門隙間窗縫裏，不斷地帶進了許多寒風嚴雪，一盞鬼火似的油燈却早已熄滅了！

她們的理想生活

朱曼英

這是星期日吧！在一個幽靜的池塘旁邊，坐着三個短衣黑裙的女學生——她們是有說有笑的坐在那裏，眼睛不時的在轉動着：一會兒看看那池中的碧水，一會兒又回過頭去看看四週的一切，處處都可以表示出她們的活潑，自由。

多情的楊柳，見了這三位不常光臨的客人，便很樂意的將她柔軟的枝兒，在坐着的客人面前輕拂着飛舞着。

「秀！你看這裏的景致多好呀！我真愛牠，可惜，我們不能常來！」蕙戀戀似的說着。「是的，讀書真太苦了

，一天到晚總是忙着做功課，怎不令人厭呢？蕙！你以為對嗎？」「是的，但現在你如此想着，以後又怎樣呢？」

「以後嗎？我老實告訴你，我現在的讀書也是不得已，因為父母既要我讀書，我自己也不得不應付着環境，所以我才這樣做苦工似的來敷衍着；至於將來呢？作教員我是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的，其餘呢？我不願的不願，不會的不會，——依我的理想我只要能夠快樂，就是我要吃的就吃，想玩的就玩，愛穿的便穿，愛住的便住——總之我要環境來適應我的心。」

秀這樣的把自己的理想滔滔地說了以後，又接着反問道：「蕙！你呢？能說出來嗎？」「秀！我的理想和你完全相反了，我怕熱鬧我愛靜，我覺得世界是空虛，人生是無意義的，我覺得我雖然走進了這個世界，作了個人，却不能爲着這個人的觀念去沿着幾千年前就被人走的軌道走着，現在的讀書不就是去學着幾千年前的人的騙飯吃的老手段？總說一句，我的理想是要沿着純理的軌道走去。」

當她傾說到這時，忽聽得旁邊坐着的治這樣的說了：
秀！蕙！你們的理想完全錯了，請問你們爲什麼要這般的懦弱呢？要知道我們是女子，是數千年爲男人所輕視，歷

迫，欺騙的弱者，現在總算雨過天青似的男女平等了，那麼在這良好的機會中，我們還不好好的利用嗎？我們要握着熊熊不熄的火把前進，去驅除黑暗；更要把純潔的蒸溜水（由化學先生的指教使我知道蒸溜水是沒有雜質最清潔的水）來洗去我們數千年來的恥辱，我們的讀書不就是探索着進取的路徑嗎？最後的目標我們在政治上的地位，要勝過男子，使他們知道女子不是可以輕視，壓迫，欺騙的弱者。秀！蕙！來吧，振起我們的精神，勇敢的前進！努力的奮鬥！我們要雪去女子固有的恥辱，為女界增光！！這才是我們真正的現代女學生應有的理想生活呀！！

暮色漸漸的濃了，這三位意志不同的現代女學生，也離開了這可愛的池塘多情的柳姊及其他的一切回到她們的學校去了。

汗血的生活

詹秀廉

大約離開城市五六十里的光景，有個小小的村莊。這村莊的前面有條小而清澈的溪流。村莊的背面呢，却是幾座壯嚴的山，山上綠蔭蔽天；常常有三五村童到那裏去遊

玩：有的放牛，有的採花果，這是多麼的自在呀！至於莊的左右，都是方方的田野。照理，住在這裏的村民有這樣美妙的景象，應當是很快活的了，但是呀！事實却相反，這裏的村民恰巧都是愁眉不展：這家憂沒飯吃，那家愁沒錢付租稅……等。當然的，不言自知為的是受農村破產的影響。

幾間簡陋的小屋中，裏面只放了幾條板凳和桌子等什物。有一間中，裏面放了幾只破箱子和一張床，床上坐了個婦人，床的對面坐個男子。他倆的眉毛都蹙着，似乎在商議什麼。

「唉！阿大的娘！怎麼得了呢？！天是漸漸的冷了，我們的身上還是薄薄的夾衣，且再過幾天又要還田租了，但是現在家裏一個錢亦沒有，這教我拿什麼去還呢？唉！我辛苦了半年，想等秋收時總有點希望了，可是結果呢？却大失所望。米價這樣低廉，我將秋收所得的還田租還不夠，那裏還能養一家的人呢？這不是白辛苦嗎？唉！我真不願再過這嘮什子的農民生活了！」老李這樣都鬚不絕的對他妻子說了這一大套，末了還對他的妻了嘆了幾口氣。似乎等他妻子有什麼法子想出來。

「是呀！我亦正爲了這事在着急，可是始終沒有好的辦法；可以來解決這難事。我又有阿大在這裏，否則我可以跟隔壁阿金嫂到城裏去做工；或者到人家裏去幫傭，亦可減少你一點負擔。」阿大的娘懊惱的說着。然而老李聽了這話却說道：「對了！對了！我想着了！這樣吧！阿大教母親養，你到外面去做工，我呢？亦不種田了，也到外面去找事做，找到什麼便做什麼。你說好不好？」李老的妻子聽了他丈夫的話，似乎有些躊躇的樣子說道：「好的，不過放他們一老一少在家我總有些不放心，況且婆婆年紀又這樣大了。」老李聽了說：「這管不了這些了，現在暫時放他們在家，等我們找到了事，再來帶他們出去吧！於是老李便跑到他母親那裏把這事告訴了她。當然的她是不願意，但是爲生活所迫，不得不答應他們。於是他倆不久便離開了那美麗的鄉村。

一條修長的路上，巍然矗立一座高大的工廠，這時大約是四點多鐘，但這工廠的門早已開了，並且有很多人望裏跑。其中有一女人憔悴的臉上，顯露着滿面愁容。似乎有什麼重大的心事。她一進那紡紗間的門，便有幾十隻尖銳的目光望着她，都說：「這是新來的女工」。正在這時

有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工頭跑進來對她說：『你怎麼來得這樣晚？以後可不能的，否則你就不能在這裏做！』這工頭邊說邊走了。

原來這新來的女工就是老李的妻子，她第一天跑到廠裏就聽到這樣的話，心裏實在難受。可是爲了麵包問題，不得不忍氣。所以從此她每日很早的進廠，晚間却很晚的回去。吃的是開水泡冷飯，穿的是薄薄的夾衣，這便是她到城裏後的日常生活。

『黃包車！黃包車！』遠遠的叫聲，傳進了老李的耳朵，他早已飛也似的跑了過去。那叫車的人，車價也不講，坐上去便叫車夫快跑。老李以爲是大主顧來了，所以拼命的跑，雖然天很冷，然而他額上的汗却似雨珠般的落了下來。跑了有一個多鐘頭才到目的地。他滿望這位主顧能多給他些酬報——是一個多鐘頭的代價——但是呀！那位無人道的主顧却只給了他二毛錢。這不是使他大失所望嗎？『先生！跑了這許多路，二毛錢怎夠呢？先生！再加些吧！』一種悲慘的哀求聲，從老李的口中發出來。可是這種神氣十足的主顧却理也不理的走了。他只得嘆了口氣，懶懶的拉起了車杠，有一步沒一步的走了。他真不願過這

種的生活，但是想到家中的老母和幼兒，又不得不忍耐。這時天已很晚了，他拉了車子跑到大餅鋪子裏去買了三個大餅充饑後，仍繼續的去找他的主顧。

一條長而狹的小弄中，這時鴉雀無聲，只有幾盞黯淡的路燈在那裏閃爍，忽然一種靦靦的車聲，衝破了這寂寞的小弄，這時大約已夜半二點多了，可憐的老李爲了生活所驅使，到這時才拉了車子回家。碰碰！一陣敲門聲，把老李的妻子從夢中驚醒，她知道她的丈夫回來了，急忙起來開門，於是這位辛苦了天半夜的車夫，到了這時才算安息了。『你今天拉到多少錢？這樣晚回來，快進去睡吧！』老李的妻子帶了安慰和可憐的口吻說着，『咳！不要說起！今天我真氣死了。』於是他將一天經過的事講給他妻子聽，他妻子聽了說：『本來拉車是不好的，不過因爲一時沒有事，只得暫時做這事，現在不要說了，快些睡吧！等會不要太累了，我們現在雖然很苦，然而總算比種田時好些了。那時辛苦了多時不但沒吃飽，並且到了付田租時又要受氣，此刻能吃飽，同時氣亦少受些，並且現在婆婆又等在一起，亦不必担心了，只希望以後能找到好的事，現在暫時忍耐些吧！』他的妻子這樣勸他。『是的，我亦

這樣想，並且我們將我們的血汗去換飯吃；只要能吃饱便算了，別的亦不希望。」老李說了這幾句話後，便呼呼地睡去了。

一間小小的矮屋裏，這時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亦沒有了，這二位勞働者都深深地睡去了，去找他們的甜夢去了，他們勞苦了一天，到這時才算得到暫時的安慰。

寒風的一夜

汪以芬

天空是特殊的晦暗，沒有一絲清輝的光芒；可以供人欣賞，增我們的興趣。祇有墨一般的漆黑，魑魅樣的象徵，罩住了這龐大無比；死氣沉沉的宇宙。

這時除了一輩挺腹大賈，和醉生夢死而不知自愛的青年們，還沉溺在燈紅酒綠，歌聲盈天的場所；和還有那特殊情形的貧苦者外，其餘諸人，早已入了甜密的睡鄉，去追尋他們的好夢去了。——也就是追尋他們日間所不能得到的安慰去咧！

那些可以代表特殊情形，而貧苦的人呢？這時祇有大荒場的靠東角的一個破舊的人家，就是那窮苦的人家底巢

窠。

戶外是起了一陣尖銳而刺人的冷風，同時因為那二扇閉着的大門，守了多年的職務，已十足現出牠的老態來，像不高興再和這烈風抵抗似的，讓牠很不費力的吹開了。裏面就有小孩聲音說：「媽媽我冷呀！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我肚子餓呢。」「好孩子，爸爸就要回來的，您再忍一會，準定有好東西給您吃哩！」一個蒼老遲滯的婦人聲音，很不自然的這樣說着。

第二陣風，又吹進了他們的破大門，冷而硬的牆壁，被括得沙沙的，大有搖搖欲垂之勢，而孩子的聲音又起了：「媽媽我肚子餓，您抱緊我些，我冷呢！呀！莫不是爸爸回來了，您聽大門響咧！」「不——是！——不——是——是——風——」斷斷續續的，依舊是那蒼老的婦人聲音。風是愈吹愈烈，像翻江倒海般的洶湧，像獅吼虎嘯樣的怕人。破屋裏的聲音，由中和而弱，由弱而斷續，由斷續而沉沒，終於沒有了。

但他們所期待着的人，始終沒回來，而此破屋裏再也沒有聲息了！

麗 珍

黃連珍

太陽慢慢地在西面落下去了。遠遠的許多模糊底樹林的旁邊橫臥着一條小溪；從山上流下的急湍，到了那條小溪裏便平靜了；站在兩岸的楊柳，倒映在水裏；河底的許多石子都可以看見；一陣微風吹來，兩岸的楊柳便嫵嫵的舞起來了；平靜的水面，也泛着一層微波。在模糊的樹林中，隱現着一座茅屋，四週都是用許多的竹子打了籬笆，籬笆前一塊空地上，站着一個鄉下女子，拖着一條長長的辮子，一身青布的衣褲，赤着足，在那裏喂鷄，雖然穿得並不好，但她那蕪菜似的臉上，顯着兩個酒窩，自有說不出的天然風韻，這女子是一個健美的鄉村姑娘，名叫麗珍的就是。

近年來，田裏的收成不好，米又不值錢，鄉下種田的農夫，便沒有往年寬裕了，他們不得不另謀生活。

麗珍的父親因受了農村經濟衰落的影響，漸漸的手頭拮据起來了，年高的人，那裏能受得起這種刺激，便得了病而瘋了，家裏沒有一個人，來坦負生活費用，麗珍的隣

居，因不願看他們一家，白白的餓死，便薦她到一家程公館去做婢女。

主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頭子，天天吃鴉片烟要抽到晚上一二點鐘才睡，主婦是從來不管家事的，一天到晚伴着女友又麻雀。小主人在附近的高中讀書，在外面交了許多女朋友，男朋友，終日在外胡鬧，主人，主婦都不去管他，任他在外放蕩。

麗珍是服侍太太的，管着房中掃抹等事，但老爺總叫她裝煙，每天要到二三點才睡。

這兩天程太太到親戚家去了，程老爺整天的叫麗珍在房裏伴着吃酒，煙抽，麗珍雖是個鄉下女子，倒還長得清秀，於是他看得垂涎了，便將她抱過身來，她那滿長鬚根的嘴，在她的面頰上親了一個嘴說：「今年你幾歲了？」

麗珍雖然是個鄉下女子，但她也懂得禮教，給他親了一個嘴，兩頰早已緋紅了，輕輕的答道：「十六歲了。」

老爺看她兩頰緋紅，接連又親了幾十個臉說：「你願意……做我的小老婆嗎？」

「我是來服侍太太的。」

「太太？一天到晚打牌，她身邊有人用着，我待你比

太太要好得十倍，你在太太跟前不過是做小丫頭，在我跟前決不當你丫頭看待，好嗎？」

麗珍紅着臉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半篙才說：「我是幫你家的丫頭，一月只拿你們二塊錢，沒有把身子都賣給你們吧？」

「二塊錢嗎？太太只肯出一塊半錢，你進來後我看你還不差，那半塊錢還是我暗裏貼出來。你做了我的老婆，我買好的衣料給你穿，買金戒指給你戴，還有像太太穿的高跟皮鞋，絲襪，外套……祇要你張口；我都依你，將來也用一個，老媽子，或小丫頭服侍你，你想還有什麼可說？……依了我吧？」

「……………」

不到一月後，麗珍便和程公館裏一切人相熟了。

有一次太太要叫麗珍，老媽子等回答說：「在老爺跟前」。因此太太便叫楊媽去叫她來。

「啊喲！」楊媽去了回來，還沒有走上石階，便這樣底喊了出來：「麗珍坐在老爺的大腿上，我是在窗縫裏看見的，他們正在那裏親嘴，太太怪肉麻的，我看見便逃來了，……麗珍，……」楊媽又唧唧噥噥的對太太說。

太太不等她說完，早已醋勁大發，板着臉罵道：「這老東西真不要臉，這樣的一把年紀，還要尋開心，五十幾歲的人了，真不要臉……這小鬼丫頭也不是好東西，十六七歲的人，就會幹這種事嗎？楊媽你去叫她來，我要趕他出去！」

「太太……噉我……做啥……」麗珍說話時聲因顫動着。

「噉你做啥？問你自己在做什麼？不要臉的東西，今天我不要你在這裏，快點去打鋪蓋；給你三塊錢盤費，馬上與我滾出去。」

「太太！我沒有做什麼不法的事，太太！爲什麼要趕我出去。」

「嚇！做了丟臉的事，還要嘴強，你到我們家裏來做丫頭的，不是叫你來做老爺的小老婆的，我出錢用人，還受你這種氣，你再說我真要氣死了。」

「太太……我……」

「不准多噉，快點滾出去。」

麗珍被太太罵得有冤無處伸，現在太太居然這樣的堅決，知道這裏不能立足了，便拿了鋪蓋出去了。將要上車，老爺從後面趕來，拉住了麗珍說：「我現在替你租了一

所小房子；預備你住的，一切的零用都由我來担負，你假使要回去，家裏的生活，沒有城市裏舒服，媽媽那裏能撫養你呢？跟着我多舒服，天天有人服侍，每月寄幾塊錢給你娘，好嗎？」

麗珍被他這樣的一說，便不由自主的跟着程老爺到小房子去實行同居了。

後來太太發覺老爺時常不住在家，並且在某天的影戲院裏，看見一對男女，男的好像是自己的丈夫，女的鬢着頭髮，臉上兩頰紅紅的，嘴上塗着胭脂，長長的旗袍，穿着高跟皮鞋，走路扭扭捏捏，看看好像麗珍。一天一天的過去終於被太太看破了。程老爺被太太看住了，一天到晚不許出去，麗珍的經濟也起了恐慌，她想出去做工，因已懷了孕，不能做粗重的事，在不得已中便想出了一個極好的法子，將金戒指等當去，當來的錢只夠度二三天，第四天又將衣服去當着使用，她自從跟了程老爺之後，她的生活放蕩慣了，一時叫她怎樣改呢？所以後來，差不多連每天三餐也不能充足的進肚，而肚中的小孩將要分娩了。她終日的哭着，肚中的小孩受了她的影響而流產了，產後的人，又那裏能受這磨折呢？

一天早上，一個年輕的女屍，在一間小房子的後門裏，扛出來，一口薄薄的棺材，上面又放着一口小棺材，一大一小，由四人扛着沒有一個人哭。

車 夫

姜蕙英

『洋車』！——一個穿着皮領大衣，高跟皮鞋，滿面塗着脂粉和胭脂，手中拿着一個紅熱水袋的女人驕傲的喊着。『來了，少奶奶！』凍得發出顫抖的聲音如此的回答着。『到大光明影戲院，要拉得快點兒！』——命令式的嬌聲，從女人的口中發出。『噢！知道了。』車夫開始向前飛奔。

★ ★ ★ ★ ★

雪花落滿了大地風呼呼的怒號着，這位少奶奶坐在車中縮緊了頭頸手中拿着熱水袋。凍得耳面通紅的車夫，不住的流着那清水鼻涕，風更大了，車夫的力量終於是抵不過狂風的怒號，於是洋車慢慢的慢了。『怎麼？快點兒！鐘頭要錯過了。』——少奶奶發怒了。『噢！噢！知道，知道』，他仍拚命的奔着。

★ ★ ★ ★ ★

大光明到了，少奶奶從皮包中取出了兩毛小洋，『拿去！』噹的一聲摔到了地上。『少奶奶！太少了，路這麼遠，天又這般冷。』車夫一邊拾錢一邊如此的說着；可是少奶奶的影子已從幕中消失了。車夫嘆了一口氣揉揉雙手，將車子拉得離開了戲院。

★ ★ ★ ★ ★

天漸漸的黑了。『洋車！』一個兇狠狠的少年大聲的喊着，同時更用了手招着他——車夫。『對不起，不拉了，要交車了！』車夫無奈何的回答着。『媽的，有錢坐不到車子！』少年發怒的一邊走，一邊噉咕着。

★ ★ ★ ★ ★

車行到了。將車子交給了行主。『噲！今天車子交得太晚了，罰十個銅板加在租金上。』行主毫不憐恤的如此說着。『好啦！可憐我吧，今天只拉到六毛錢。』車夫哀求的說着。『好！饒你第一回。』一天的遭遇只有這位車行的主人才算發了點兒慈悲的心。

★ ★ ★ ★ ★

『媽！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肚子餓得不得了了！』

媽！去燒飯吧。『乖！別吵，爸爸就要回來了。』當車夫提了一小袋米才要跨進草屋的當兒，這陣一句句刺心的聲浪，直衝進了他的耳殼，眉頭頓時皺了起來，心中正不知是如何的難過。跨進了草屋，頓時兩個面黃皮瘦的小孩子天真的跳了起來，口中不住的喊着『媽！爸爸回來了，我們有飯吃了。』車夫的妻子總算是賢母良妻了，很快的走過來接去了車夫手中的米，同時更替他拂去了滿身的雪花。

★ ★ ★ ★ ★

飯好了，兩個小孩子，盡量的裝滿了兩個小肚子。最後只有三小碗飯了，他倆竟不約而同只有嘆口氣說道：『咳！今天又不能大家都吃飽了！』

阿 毛

朱夢蘭

唏噓的嘆息聲，從一所簡陋的茅屋中發出來，隔雜在淒涼的雨聲中。此時被雨落的福生，沿着道旁向那茅屋前行，不費力的推開了矮小的板門，就看見一個老翁，頭上眉髮都白了；蜷屈着臥在一角的柴鋪上，皺起了額上的波

救，抬開了衰弱的眼兒，說道：『福生！天還未晚，你怎麼不做工就回家了！……我們苦命的窮人，一天不做工，就一天沒有飯吃。唉！你的身上好似落湯鷄一樣濕了，雨一定落得很大，阿毛到街上去買花生還沒有回來。』福生咬緊了牙齒，右手扶着左臂喊道：『爸呀！痛死我了……』說着，就跌倒了！他的父親用盡了力，想爬起來去攙他，但是，爬起來，又跌倒了！……正在尷尬的當兒，阿毛笑嘻嘻的提着一只空籃，跑進來，老翁說道：『阿毛！快些攙你哥哥呀！……』阿毛拋去了那隻空籃，趕快的去攙她的哥哥，忽驚慌的喊道：『爸呀！……哥哥的手臂斷了！……血呀！……真把我嚇死了！』這時老翁暈過去了，而福生有些知覺了！說道：『痛呀！……不要碰我的左臂，……』於是阿毛把福生攙到了柴鋪上，自己的衣服上撕下了一塊布，縛好了那隻左臂，但是血仍舊流到外面來。老翁醒了，輕輕的說道：『阿彌陀佛，你怎麼不照應窮人呢？……』說着淚珠齊下，福生喊道：『爸！好了，不痛了，你老人家不要急壞了身體！』阿毛繼續說道：『今天雖然下大雨，但是生意很好，滿籃的花生都賣完了！共賣到一千零十六個銅錢，可以去買些米回來，我們三人喫一

飽了！爸和哥哥在家等候，我去賣。」這時大家的臉上浮着苦笑。

當阿毛剛走到門口，恰巧遇到了討債的王先生，鬼橫鐵面的王先生揣笑着道：『阿毛姑娘，你到那兒去呀！……哈哈，小鬼頭找情郎去嗎？……』阿毛紅着臉，只管向後退，福生說道：『王先生，你是不是來討債的，還是……』王先生不等他說完，板起他慣常的討債橫肉臉說道：『是的，來討債的，你這個窮鬼有錢還嗎？本來二元另二百，一共借了十八天，每天三角利息，到今天，連本利共七元四角二百，快些還出來，嘿！』老翁哭喪着臉說道：『老爺，做做好事吧！我的身體如此不好，唉！福生在今天又軋斷了一隻左臂，沒有錢請醫生看；阿毛年齡又小，假使花生米生意好，只能勉維生活，生意不好……那有錢還債呢！』這時阿毛是哭了！福生也哀泣了，而王先生反冷笑着，撫弄着下巴的鬚鬚，說道：『喔！我有一個方法，你們以為如何？……把阿毛給我，做一位舒舒服服的姨太太，吃好的，穿綢的，有老媽子侍候，……並且你們欠的債，不要還了，再給你們十塊錢，作為做生意的本錢……』說完後，得意的笑着。而阿毛放聲大哭了！福生和老翁

相視着流淚了！……

阿 木

邱福楨

一所簡陋的破屋中，透出一線灰白色的燈光，微微的呻吟聲，和斷斷續續的嘆息聲，一陣陣傳向屋外。那灰黑色的室中，點綴着稀疏的寒星，淡黃色的月光，射在破屋的四週，西首的樹林中，一陣微風吹過，瑟瑟地作響。不一回，屋內的一人好似有無限悲哀般的，淒切地抽咽着。

「爹爹！你覺得好些嗎？唉！怎樣辦呢？」阿木因為父親病了，他坐在牀邊，皺了眉，看看他父親灰白的臉色，搖了搖頭，輕輕地嘆着氣。

「唉！窮人還要生病，祇有等死罷了！木兒！你做了一天工作，很疲乏了，去吃些粥，早早的睡吧！明天還要去作工呢！唉！……」

「爹爹！你好好的睡一刻吧！我粥已吃了，等母親洗好了碗，我就去睡了。」他說着，立起來替父親拉了拉滿處破綻的薄被。當他昂起頭來的時候，那淚珠已一連串掛了下來。他別轉了頭，拉了自己的衣袖，擦了擦淚，仍舊

默默的坐着。

一個半頭白髮的婦人，手中托了一碗熱水，走進來，向阿木道：「木兒！去睡吧！明天的米，還要你的汗去換呢！我來陪他吧！」

翌日，阿木醒來，見白迷迷的陽光，已從壁縫中透進來了。他立刻從床上跳了起來，走到父親處去，見他尚未醒來，坐在床沿上的母親，頭直俯到了胸口，正在打盹。

「媽！媽！」他輕輕的附在她耳旁叫着。

「呀！你起身啦！坐一坐，我去熱些粥給你吃吧！」

「媽！你陪着爸爸吧！時候不早了，我要去作工了。」

「唉！餓着肚子，怎樣做工呢？窮人的苦處！唉！……」她一雙淚汪汪的老眼，望準了背着鋸鑿的他，嘆息。

阿木匆匆的出了門，直奔向工作處去。師父見了他，板起了臉，發話道：「你真自由呀！到這時候才來，請你來吃飯嗎？假使個個人學了你，我這木匠作就要閉門啦！」

「啊！師父！我父親病了。不是想來了就吃飯的，立刻去做好了。」說着，把鋸鑿等拿了出來，去做那未完工

的桌子，細細的打磨，雕刻花紋。……

夜之神又降臨了，烏黑的太空，籠罩了整個大地。那破屋的四週，又充滿了昨晚的淒慘情形。

阿木背了器具，垂頭喪氣的從樹林中穿出，跑向破屋裏去。他走到父親睡處，見母親仍舊陪着父親，她的眼皮，已紅腫了；同時又聽得一陣陣呻吟之聲，她不知不覺，兩串熱淚，已滾到頰上，他附着她的耳說道：「媽呀！我今天遲了一些去，師父說我少作了工，把我的工錢，扣去了一半，唉！實則，我何曾少做呢？今天的確沒有停過手呀！唉！怎樣辦呢？！」

「輕些說！病人聽得了，更難過哩！」

屋中的空氣，又寂靜了，祇有那斷斷續續的嘆息聲，和那病者的呻吟聲。桌上的油燈，好像也能了解人生的痛苦，陰陰地放出慘澹的微光。

翠姑娘

胡念瑜

回家後好像比前幾天，稍微空閒一點，就想，到翠姑那裏去，因為她就住在我家後門外的一間小屋內，她每天

要上那條小溪去洗衣，我倆的結識也就在這小溪邊。

我走去時，她已在那裏洗衣，但是不住的在揩眼睛，真使我莫明其妙，我仍舊這樣的喊道：「翠姑，我來了，」她急忙的揩了一揩，抬起頭來，勉强的笑着，口也不開一聲。「翠姑你爲什麼要哭？」這一句話，使我不得不問，但是她哭得更利害了。呀！她身上不是有許多的傷痕嗎？哦！我明白了，她原來是一個可憐的童養媳，一定又給她阿婆打了，我只得去安慰她；「翠姑，不要傷心了，我帶來的餅，你吃了吧！恐怕你已經餓了。」

隔了許久後，她不哭了，我幫她洗好衣服，正在玩得高興的當兒，一個潑婦般的跑了來，把翠姑一把拉去，我呆呆地，自言自語的說：「這就是翠姑的阿婆嗎？」

昨夜一夜沒有好睡，因爲想到昨天的翠姑，不知怎麼了，所以我一早就起身但是可恨的天呀！你怎樣又下起雨來呢？使我多麼的心焦呀！啊！好容易不下了，我輕輕的跑了出，但是她呢？却不在那裏，我只得慢慢地走過去，這扇矮矮底門是開着，門口還有二個小孩子在玩，我就問道：「小朋友！你家裏的翠姑在裏面嗎？」他們倆的視線注視着我，嚷着說：「我去喊媽去！」我急忙的說：「你們不

要喊醒她吧！我只要看一看翠姑，但是他倆的神氣，好像有些不允許的樣兒，我就拿了些銅子給他們，然後才笑嘻嘻地讓我進去。

我剛踏進門，只聽得病人的呻吟聲，斷斷續續的送到我耳朵裏來，我輕輕的喊道：「翠姑我來了，你在那裏？」這時她聽見有人喊她，知道一定是我，她就嗚咽的說：「我要怎樣的感謝你，我永遠……的不忘……記……你，」這時我已到她的牀前，啊！她怎樣會弄到這地位滿面的血痕，頭髮披散在兩邊，一雙紅腫的手臂上露着一堆堆的傷痕，多發紫色了，我在這時，不竟要哭起來，但又怕把她阿婆驚醒，即更不得了，非但我對她沒有好處，反兒要使她受苦，這不是害了她嗎？「翠姑！你不要傷心就要好的，以後我倆還可以在一起玩！」但是她終開不出一聲口。

好像聽得有人聲，她不得不叫我去了吧！最後她說：「我倆……就此分……別……了。」唉！這就是她可憐的最後的一聲吧！

結 局

錢環格

(一)

垂柳陰中，有一所住宅，黑色的頂，灰色的牆，綠色的水滸，配了淡藍色的窗簾，更顯出了那紅色窗格子的美麗。小院中的花木都開了，花香撲鼻，鳥語樹間，真是一個快樂的所在。

夜已深了，這房子內的燈都熄了，只有朝西的一扇窗內，還有些藍色的光芒，一種嘆息，和嗚咽的聲音，連續不斷的發出來，這聲音足使聽的人要悲傷斷腸。

(二)

在S縣內，A小學是很有名的。梨鵬這小學生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女孩子，在襁褓中已失了父親，她母親很愛她，所以她也就不想念她的父親。

梨鵬善歌舞，她清脆的語聲，玲瓏的身段，和活潑的表情，所以跳起舞來格外的好，校內的先生沒有一個不歡喜她。她那蘋果似的臉上，永久充滿了微笑。

她讀到高小六年級，不幸的事也就發生。她的慈母逝世了。那時她才十三歲，夢想不到天大的不幸降臨到她的身上，她從此只能和祖母一起過活了。

她在A小學畢業了，就在Y女中求學，她的功課很好

，所以先生很歡喜她，因她爲人和氣，所以同學等和她也很好。劍秋和淡娟比較和她更相投些。

在又一年的暑假中，梨鵬接到劍秋的信，知道淡娟死了，並且知道劍秋下半年不再在Y女中求學了。也決不再在S縣內求學了，因爲她的家已搬出了S縣。

於是梨鵬在再開學時，就沒有最要好的伴侶了。

(三)

梨鵬十七歲時，她祖母信了媒妁之言，竟把她和一個富商的兒子訂了婚約。對方原是一個社會上的蠹蟲，所以梨鵬常常哭泣了，把天真活潑的態度，和臉上的笑容都消失了。

一個冬天的晚上，她對着壁爐坐着，手中拿了一大紮的信，在反復的看，淚水隨着眼球的轉動而掉下來，最後，一封封的信，都被她投在爐中了，火焰立刻升起直到紙成了灰，火焰又低落下去了。這些都是劍秋給她的，因今天的早晨來了個訃聞，劍秋也已夭折了，她不忍再放在目前，引起傷感，所以燒了。

(四)

在一個四月裏的晚上，梨鵬坐在床上，開了床頭一盞

藍色的燈，她想起白天祖母對她說的話，她想到，「爲什麼我要屈服，這原沒有得到我的允許，唉！不自由毋甯死，我不願和那種無賴結婚。」

那時她想到了慈母，比往日更悲傷了。「唉！媽！您若在世，那麼不見得像祖母這樣頑固吧！至少我也有一些自由權。媽！我不願在這萬惡的世界上，請您領我去吧！」

劍秋的臉也在她面前了，她嚷道：『劍秋！劍秋！我是個憐蟲，我不願在這火坑裏了，我跟你走吧！』

到那時她的手帕已溼透了，她倒在床上了。

(五)

一個瘦得不堪的病人，睡在床上聲息也沒有，旁邊一個年老婦人，眼內滿了淚水。梨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人事不省了，她祖母也陪她在這醫院裏。

門一開，走進來一個看護婦，不一會醫生來了，看了看，量了量熱度，又和看護談了幾句話，愁眉的搖了搖頭，過去對梨鵲的祖母道：

『這病人，沒有什麼希望了。』

『怎麼……』

她祖母話還沒有說出來，梨鵲倒低低的一聲：

「祖……母……」

但已喘得不得了啦，她祖母這時多麼的快樂，因為梨鵬已幾天不開口了，很快的走到床邊，一面擦乾了淚。

「梨鵬有什麼事我在這裏。」

「我對……對不……起……」

她喘得更急了，說這幾個字已費了許多的力了。

「您……老……人家……。」

她的淚珠不斷的掉下來了。

「白……領了……我……這些……年……不過……」

她力已盡了，以下的聲音也聽不出了，只見她的嘴唇在動吧了，最後她一笑。泛出兩朵紅雲，收回她的笑容，她已去尋她父母，淡娟和劍秋去了。

阿珊和阿呆

何修祜

阿珊和阿呆到了鄉下，覺得什麼東西都怪好玩的。單說那蘆柴上一撮一撮雪白的蘆花，折下來好當騎白馬的尾巴和馬鞭，好貼在嘴上當鬍子，插在帽上扮官。

記起扮官。阿珊小心兒裏又記起他爹的話來！

「你想做官嗎？你知道官幹什麼？」

「打仗」當他回答時還伸伸小拳頭。

「打仗和誰打呢？」

「敵人！強，強盜！」他扮了鬼臉。

「誰是敵人？誰是強盜？」

「喪害百姓性命的！搶奪百姓家私的！」

「那麼你自己就是敵人和強盜了，你要作官，你要打仗，你不是要把百姓的糧食吃掉嗎！你不是要把百姓的田地做戰場嗎！阿珊你小小年紀，該認清究竟誰是真正的敵人！」

阿珊就一股腦兒記在肚裏，現在他還懷疑着鄉下人沒有真正的敵人。

淡淡的陽光把每個孩子的臉照得怪生氣的，在一塊荒野的茅草灘上，就成了孩子們的世界，阿呆捧着一盒糖餠蹲在泥墩上，阿珊正把一個小叫子塞在嘴裏吹噓着，大家都有紀律地坐下。

阿珊開口問道：

「你們都要吃糖餠嗎？」

「是的……………」

「你們可知道糖餠餅是用什麼東西做的？」

這一問可就大家怔住了。

「是小麥粉做的再加糖，你們爹爹媽媽都不種着小麥嗎？」阿呆率直地說：

幾十對小眼珠都對着阿呆瞧。

阿珊又吹了一陣叫子說：「我們不許坐着吃，也要來種田，下小麥子，先把這兒的茅草拔光了。泥土掘鬆了，誰不這樣做，便沒糖餠餅吃。」

一夥孩子不等阿珊說完，便動手拔草啦。他們誰都懷疑着小麥粉會給城裏人做得出這樣好味道的東西，阿呆阿珊也一把一把的拔着。沒有一刻工夫。小小的茅草灘變成了一塊田。

阿珊就分糖餠餅給大家吃。

「那些只吃不做的，統是我們真正的敵人。」

傷兵醫院

韋均侃

一個傷兵醫院的一間病房裏，每隔三尺一距離的排列着廿四隻小鐵牀。牀上發出來的呻吟聲，喘息聲，喊叫聲

，鼾睡聲……鬧成一片。各個痰盂因進口貨過多，弄得果殼皮，和各色的液體，溢出地上；一個白色衣裙的女看護帶着一張緊張的臉在各隻牀前兜轉。

『好痛……』這話很急促地從病房的西南角上發出。那個女看護正在給靠東第二排第五隻牀上的人蓋被。聽見呼聲，便輕捷的，勉強鎮靜的向呼聲處奔去。『怎麼了？』她望着牀上問。這時床上的傷兵張開他無神的眼來，向牀前一瞥，但馬上合上了，握緊着拳，在白色的被面上狠命的挫幾挫，嘴裏發出一陣好像求救的聲音。『您去請醫生來，』那個女看護帶着恐懼去了。

沒多時，她引着一個高大的尊嚴的英人走了進來；他先很安詳的向全室一望，然後到那牀前，用手在那傷兵的額上，鼻上，手上……搽了幾下後，又打着不完全的中國語叫女看護把蓋在那傷兵身上下半截的被揭開來，在那縛着紗布的斷腿上按了幾按，便從潔白色外套的大袋裏掏出一本硬面的簿子和一枝鋼筆，在紙上很敏捷的沙沙的動了幾動，把紙撕下交給女看護，便又袋着簿子很安詳的向全室一望，拖着沉重的皮靴走了！

女看護跟着醫生去了一回，又進來了，她手裏拿了不

少的東西，——藥品之類——異常倉皇！

那傷兵大概打了一針興奮劑之後，張開嘴來，要想水喝，女看護一面給水他喝，一面勉強的帶着笑容問着他的一切。後來進來的兩個醫生較低的一個便在旁用一本大大的簿子沙沙的寫着。

『……卅歲，媽六十七歲，有妻，子一個……女二，……』

『可有什麼給您的家裏？』

『沒什……麼，……告……訴家……裏，請媽不……用……苦……』他斷續的說着。到最後一句時，眼又向上插了，——大概藥性已去了——較高的一個醫生便去按着電鈴，引進六個穿青底紅滾邊制服的漢子來。『又一個完了嗎？』『是！文靜些！』『噢！』

『那個？得勝哥去了？……啊！我的得勝哥啊！』

『敵人！……打死他媽的！』

『媽啊！我痛啊！……我要打啊！室內驟然起了莫大的騷擾。那死人——得勝——便在這騷擾中，被六個漢子扛出去了！

『真糟糕！一天到晚把救護牀抬死人。』

『今天抬進了十二個，而抬出了九個！』

『這個還是咋晨抬進醫院的呢！』

『昨天三個十七八歲的小後生，更可憐呢；……胸口一個個大窟窿！……』這是那六個漢子的談話。

光榮的死

黃連珍

自從東北事件發生後，一般有血氣的青年，都勇氣勃勃的拋棄了家庭的幸福，置身於軍隊中，為國家出力。

在某大學中有一個學生，他家庭經濟很充裕可以出洋留學，他每天與二位同學在後園的池中學游泳……等，他母親只有他一個兒子，歡喜得了不得，這真是個很快樂的家庭。

他因為看到國內官吏的貪污，政治的紊亂，軍閥的專橫，弄得外侮日亟國家已危在旦夕，所以他決定去投軍。

他在十月三十日未動身時候，他母親哭得了不得，叫他不要去，但他說：『媽！兒現在投軍是要為國家出力，兒此刻出征能不能回鄉再見媽，是不能知道，請媽不要再掛念我！所有家中的一切全由您老人家處置好了。』

他們在本地受了一月的訓練，因為他是一個大學生比較一般普通加入軍隊的人要多一點智識，所以他能做到一個排長。不久他們出發到前線去，這時東北的天氣很冷，在當地人的頭上，耳上，鼻上都戴了皮的，他們到了那裏駐紮有一個多月，上級軍官還沒有發命令攻敵。一天到晚爬在沙袋上看看外面的形勢。

在某天的晚上，官長發令攻擊，當時天很暗，略微有幾顆星，大地的一切都看不明。他的一排完全到前線去了，他手裏拿兩個手榴彈領着兵士向前衝上去，前面有幾個敵兵，拿着槍不斷地向他射來。『啊啾！不好了！』他已被槍射中腹部，但能仍用牙齒咬去手榴彈上的蓋用力的向前面擲去。果然被他擲正幾個敵人被他炸死了，他此時已無力再往前去，不能支持了，身體向後倒下，腹部傷口的血不斷地流着，嘴裏還呻吟着。

最後的他呻吟的聲音也低了，他的鮮血已浸透了他征衣，從此，他永別了世界，拋棄了慈愛的媽媽而到極樂園去了。

戰地的難民

邱福楨

在這猛烈的槍聲之中，雜着無數的喊聲：『南城已失守了。』同時敵人的放炮聲，飛機聲，投彈聲，鬧成一片。

大街的末端，有座富麗堂皇的洋房，一個僕人式的中年婦人，手裏提了籃，急急惶惶的從東面奔來，撞開了門，就一直跑到一間佈置精密的客堂中，向着坐在沙發上淚流滿面的老婦人，用請求的口氣說道：『太太啊！逃吧！再不逃連我的命也要沒有了。你知道這一條街上，已經逃得沒有人了嗎？好太太啊！就逃了吧！』

『唉！我年已老了，要死也要死在家裏，不願意死到外面去，你們要逃的，快些吧！不要等我了。』主婦嘆着氣，很堅決的說。

『媽！一同走吧！若然你不走，那末我們的財產，就得保全了嗎？』坐在旁邊的少女，拉着主婦的袖子，哭泣着。

『妹妹！媽不走，我們也不走，要死還是死……在一……一起吧！』立在櫃旁邊的青年，顫動着聲調，對這少

女很悽慘的說。

拍！拍！拍！……敵人的槍聲，更近了，室中的人，嚇呆了，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好太太啊！你的財產，比你的兒女要緊嗎？你願意看好財產，而不惜你的兒女嗎？你果然是老了，但是你的兒女，豈不是還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沒有做嗎？』靜默了幾分鐘之後，僕婦再也耐不得了，用着十分痛心的話，去激動這不肯逃難的她，——主婦。

『唉！……』她的心，好像已有些轉動了，但只是嘆息着沒有話說。

『對呀！媽！你不是很愛我們的嗎？現在你聽，街上的聲音，多麼大呀！大概都是逃難的人吧！我們也乘這機會，跟了他們，擠出城去，否則，城門要關了。你忍心看見你的兒女，被敵人處死嗎？』少女帶哭帶告的說着。

『到那裏呢？』她已允許了，但想不出逃到甚麼地方去。

『我們的舅舅家裏，雖然離此很遠，不是很平安的嗎？我們快快逃出了城，若然有難民車，可先乘了，脫離了這危險的地方，再設法去好了。』青年見母親允許了，於

是想出了他們的去處，就同他妹妹，扶了母親，走出門來。這時的街上，也有喊父母的，也有叫兄妹的，悲聲震天；他們主僕四人，也就擠在這喧鬧雜亂的聲音中，拋開了這華麗的房屋，到平安的地方去了。

冬天的晚上

邱福楨

獅吼般的北風，接連着一陣陣的吹過，那路燈上的電綫，括得呼呼地亂響，棉絮般的雪花，一球一球的蓋下，在那黃昏的時候，反照着晶瑩的明光，把世上的一切，坦白的顯露在外面。

一條寬闊的街道，一切都寂靜了，祇有那街頭一所新式的洋房門口，停了五六輛包車，一部份的車輪，已陷在那亮晶晶的雪毯中，張起的車篷上，也厚厚的堆滿了六角形的結晶品，那些車夫，都默默的坐在車中，等待他們的主人。

一間西式的客廳裏，點滿了電燈，照耀得比白晝都光亮，內中陳設着紅木的器具，椅子和沙發上，披着皮毯，水門汀的方磚上，擺着絨織的地氈，右邊放着一只鋼琴，

左邊生着一個白銅的火爐，四面閉得寂寂的，室中充滿了溫暖。正中放着一張圓桌，上面擺了紅色的線毯，男女七個人圍坐着，聽他們談笑的聲調，似乎已有些酒意了。右邊坐着一個女子，穿着紅花的旗袍，外面罩着黑皮大衣，面貌很美麗，她向對面穿藍色衣服的女子說道：『密斯陳！今天承你請客，我們酒已夠了，不過，大家覺得還不盡興，我知道你很聰敏，現在請你想一個有輸贏的遊戲，倘使誰輸了，明天晚上請客。諸位以為好不好？』當她才說完的時候，一陣鼓掌聲，大家說道：『好呵！贊成！密斯陸說得不錯，就請密斯陳想法吧！』

密斯陳想了一想，說道：『有是有的，不知你們覺得有趣嗎？——一個人奏鋼琴，又把五只椅子圍成一圈，六人聽着琴聲在圈外轉，等到琴聲一停，大家去搶坐位，誰搶不到，就是誰輸，到明晚請客。』接着又是一陣拍手聲，並且異口同聲的說道：『有趣！很好！我們立刻實行吧！』

幾分鐘後，愉快的笑聲，合着那嘹亮的琴聲，旋轉着飄蕩到銀色世界！

呼呼的風聲，愈吹愈大，雪花也愈積愈厚，門前的車夫，都帶着戰慄的聲調，自語道：『怎麼還不出來？把我

們的手足都凍麻了。」

內中一個車夫，忽從車中攢了出來，兩手挾緊了，頭頸縮在兩肩，走向裏面去。不多一刻，帶了一副苦臉，回出來，向其餘的車夫道：「正在熱鬧時候哩！十二點鐘了，還不想回去，聽說明天再要請客哩！」說着顫顫縮縮的攢到車中去了。

其餘的人，都嘆道：「唉！冷死啦！」內中一個忽然說道：「明天我要不做了，還是討飯好得多呢！」其餘的說道：「嘿！你去討飯，難道叫你六十歲的娘也去討飯不成？」

「唉！……………」

靜默了好久，忽聽得一陣皮鞋聲，還聽得那發起遊戲的陸君道：「諸位！我既是輸了，明天客是我請了。請你們不要失約，早些光臨！」

「明天會！」「明天會！」

叭叭的幾聲喇叭，包車已載着那享樂的她們風馳電掣般的去了。

學徒的生活

朱夢蘭

金窩自從十歲上，死了父親，就預備學生意，因為他

的父親沒有錢遺下來，他母親還要扶養三個小兄弟，一個妹子。後來有人把他薦到一個帽子作裏去做學徒。

金壽在那裏，飯吃得很少，菜吃得尤其少，因為他的師父師母隨時隨地要做個可怕的眼色警告他，好像說：「吃省些，吃省些！」所以他常常挨着餓，而不敢多吃。

他從前跟着他母親的時候，總要倔強些，不肯為母親多幫些忙。現在他成功很乖巧，很勤勞的孩子了，這是他師父的火栗子，他師母的捻腿兒的效果吧！他每天的職務，是抹桌子，掃地，泡開水，燒火，淘米，洗菜，買零星物件，開飯，洗盥；客人來了送茶煙；帽兒做好了，送到帽店裏去賣；還有他師母打扮好了，到外面去買東西，於是他也要跟隨後面，隨時把所買的東西拿着。還有一件可怖的事情，是師父和師母相罵的時候，要叫他吃火栗子之外，加上厲害的巴掌來發洩他說不出的火氣。

他每天把一件一件的事情做好了，但是到了晚上還有一種更難受的工作，就是他師母的喊聲「茶呀！餅呀！敲背呀！……」使他不能安全的睡覺，倘使不爬起來服侍，又要受捻腿兒的刑罰了，所以他不得不從熱烘烘的被窩裏爬出來。但受了寒涼的空氣，常常傷風，臉兒瘦得皮

包骨頭了！現在他還穿着單薄的衣服，手兒凍得紅紅的，那呼呼的西北風吹到他的身上，他瑟瑟的抖着，而仍舊做他每日應做的工作……………

隨筆一

現在的文章不容你「無病呻吟」

潘 曼 莉

天天要做日記，每苦於材料缺乏，總是搔頭摸耳了半响，還是一張白紙。但一想日常生活所遇到的，那一不是絕好的資料呢？大如國際情勢，小如家裏小貓搬場，多記得上去，可是我的文筆太少訓練了，眼巴巴望着好資料給牠溜過。祇一翻人家的好日記，無論一瓣花，一只狗信手記來，盡是妙文。不過現在的寫文和從前不同，以前內容虛偽，只要文氣暢達古典淵博，就算妙文；但多用典古反給多數人弄得莫明其妙，不着事實的空說，又不是我們需要的，現在我們不妨把生活上的一切事物用樸素老實生動的文筆寫將下來，不要無病呻吟，不要裝腔作勢。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寫出那些征夫棄婦的生離死別，癡男怨女的歡腸熱淚，和能熬疾苦的勞動羣衆，這才真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啊！

詩

太 湖

陸承範

白茫茫的太湖，
飄蕩着幾隻小輪，
東西洞庭山相對的奔到水面，
澎湃，水在石上捲起千堆的雪，
看呀！看呀！
水神和山魔戰爭了：
她的粉臂打着他的鐵腳；
喂！像你這樣的嬌軀，

也想去泰山頭上動土嗎？

輸了！輸了！

她俯首帖耳，

默默的退去。

★ ★ ★ ★ ★

一只小船，

行過她的面前；

她憤怒異常，

不由得怨恨造物的欺心，

爲什麼山魔和小船……，

都要阻止我的進行？

.....

她訴苦給他——天神，

一切，一切，

他挽着她的粉臂；

擁抱接吻，

成了永久的伴侶。

憶

周廉貞

光陰呀！是很快的過去？

人事呀！是如此的轉移：

我現在咀嚼以前的况味，

真是說不盡的奇異。

★ ★ ★ ★ ★

悶人的天氣，

使人不斷的打着呵欠，

這是二年前一個夏天的早晨；

她穿了一身縞素的衣裙，

從廊裏慢慢地走進，

人們見了她，都要憐憫。

★ ★ ★ ★ ★

她面上顯露着無窮的溫性，柔情，

二年前的她，是多麼的天真，

可是她到了最近，

一切都變得乾乾淨淨。

★ ★ ★ ★ ★

光陰呀！是很快的過去，

人事呀！是如此的轉移，

過去的一切，是渺茫茫的，不堪追憶，
未來的一切，應怎樣的自新，驚惕。

晚

邱福楨

傍晚的時候，

我輕輕的走到園裏，

遇着了小弟弟，

他鬧着要和我遊戲。

★ ★ ★ ★ ★

含羞的月姊：

從雲幃裏放出了微微的銀光：

照着我們，

照着園裏的一切。

★ ★ ★ ★ ★

金魚睡了，

花睡了，草也睡了，

啊！一切都默默無聲，

『弟弟！我們亦得睡去！』

★ ★ ★ ★ ★

安然地躺下來，
 躺在這天然的織錦上，
閉着眼，
 尋夢去。

寒衣

胡念瑜

我定要把牠珍存，
為的是我慈母苦心做成。
為了牠，不知費去了幾個黃昏與早晨，
如今牠身上還有隱隱的淚痕。
牠雖然殘破，猶在人世；
但是我母親的慈顏，到那裏去追尋？

秋

何修祜

從樹林中飛出秋的消息，
簌簌幾聲掉下了無數的落葉，

秋風何以如此的猖狂，
 教黃葉兒在何處安身，
 前途茫茫無歸路，
 祇覺得冷落和淒涼，
 從此永久化爲泥。

★ ★ ★ ★ ★

牠的母親思子心切，
 在冬的時候，
 每每低垂着頭，
 向地下細瞧，瞧見了牠的子女，
 祇對牠們輕輕的垂淚，輕輕的哭泣，

★ ★ ★ ★ ★

秋呀！你分離了人家的母子，
 拆散了一家的團聚，
 你授給世間一切的悲哀，
 殘酷的秋呀！我永遠不願見你。

生 機

李蘊華

瀾漫！瀾漫！

外貨山積，
金錢向外流；
生產落後，
到處充滿着死氣。

★ ★ ★ ★ ★

逐漸！逐漸！

這睡獅也漸漸地鼓動了勇氣，
牠揭開了提倡國貨的幕序。

努力地！努力地！

大踏脚步的向前。

★ ★ ★ ★ ★

微熾！微熾！

黑暗的籠罩裏，
終於盼到這一綫生機。

哦！這一綫，

剷除了血腥的惡氣，
是全民族的生機！

一個深秋的傍晚

黃慧珠

是一個深秋的傍晚：

暮色已蒼茫，

夜神正展開了他的黑翅膀。

★ ★ ★ ★ ★

街燈還沒有點起，

金風只颯颯地顯着淒涼；

我就在這灰黃，淒涼的包圍中匆匆的走着。

★ ★ ★ ★ ★

挾着書包的我，

就在這灰黑，淒涼的重圍中匆匆的走着，

聽到的：只有三兩隻烏鴉歸巢的叫聲，

和幾聲似近似遠的犬吠聲。

★ ★ ★ ★ ★

走近小溪，

纔有路燈一盞，

在黑暗中映着怪可憐的眼，

路旁黑鬱鬱的老松，

帶着憂愁的樣子在迎接我，
這時夜色更加深了。

勞 工

李蘊華

神聖的勞工們！
你們是全世界的創造者！
運用你們富強的手臂，
建設世界上的燦爛的文明。
光亮的摩托卡，
華麗的跳舞場，
偉大莊嚴的金字塔，
蜿蜒的大長城，
全是你們勞苦的結晶，
都是你們血汗所造成。
誰說造物者能創成，
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們一點血和汗的結晶，
——辛苦的把他造成！

凋零的菊花

何修祐

籬下的黃花，

零落凋殘了！

我瞧見了十分悲哀，

悲哀着黃花的命運，

又慨歎着牠的遭遇。

★ ★ ★ ★ ★

我收拾了地上的殘瓣，揣進懷裏。

想找一處乾淨的地方把牠埋葬了，

然而終於把牠帶進了寂寞的書齋。

★ ★ ★ ★ ★

一把把的把殘瓣堆在案頭上，

想到底如何來安排？

於是向架上搬下了許多書冊，

書冊裏分藏了黃花的殘瓣。

★ ★ ★ ★ ★

黃花的殘瓣，

如今有了地方可寄托了。
我的悠悠愁懷，
總算也可以暫時的告了安慰！

微 光

胡念瑜

茫茫的大道，
罩着黑神的烏紗，
啊！可怖！可怕！
可憐的人們啊！
找不到一點光亮的邊際。

★ ★ ★ ★ ★

他顫動的心弦，
充滿了憂鬱，哀傷！
他忽然摸到了一枝蠟燭，
這才有他一線的生光。
微許的光明呀！
這才種下他一些生命的萌芽！

隨筆二

讀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後

陳 兆 珍

我讀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有些感想：的確提倡白話是中國所需要的。現在的中國人不能再鎮日埋頭去研究文言文了，應當把研究文言文的時間騰出來去研究科學了。我並不是說文言不好。從前學文言的人，他們的境遇和普通人不同，多費一點時間還不要緊。現在要全國人都能寫讀，那能叫人人多費這許多時間呢？而且我們還要知道：凡百東西，決不是永久不變的，總是隨時代而變化的。如以前君主專制時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現在還能談嗎？又如從前人看了三寸金蓮，以為很美，文人墨士，都以牠為做吟詠描寫的對象。可是現在怎樣呢？並不是牠的本質變為不美，實在是時代，潮流，將牠變醜了。

所以文言文好比三寸金蓮，國語文好比現在的天然足，天然足將來或不美，現在可說是沒問題。白話文將來或不適用，現在可說是沒問題。將來的問題，自然有後人來解決，我們可以不必憂慮，現在的問題我們不得不解決，使文化進步。那末白話文對於文言文實可『取而代之』了。

散文

我的幼年

充 和

告訴我幼年生活的只有「憶」，它并且還告訴我那時的生活雖然很平談和別的孩子一樣，但是比較現在的生活要有味得多，溫暖得多；在當時并不感覺到有味或是溫暖，這才是真正的有味和溫暖；因為在不知不覺中的好處，是再也感覺不到的；除非在現在才這樣感覺着，然而現在假使和那時同樣的在不知不覺中的有味和溫暖，又何嘗會覺到那時的有味和溫暖呢。

四歲時，外面來的客人們問我說：『你是誰生的？』我總是答一聲『祖母。』他們總是大笑一陣，我只是莫明其妙的望着他們，心裏說：『這有什麼好笑？難道你們不是祖母生的，還是從天上落下來的？』我一直不曉得祖母而外還有什麼人？

在花園裏，站在祖母面前，沒有祖母的手杖高，祖母採了四朵月月紅——花名——戴在我的四條短的髮辮上，因為花園裏沒有鏡子，我只得向地上看我的影子，只見牛角似的髮辮每個上面添了一朵花的影子；我歡喜得直跳躍起來；我跑到許多深草處尋找野花和奇異的草，祖母向我說：『孩子，叢草處，多毒蟲，不要去！快來！你乖，來！我替你比比看到我的手杖那裏？』我跑了去，祖母替我比一比，然後叫我拾一塊碎碗來，在手杖上刻了一個痕，又向我說：『今年這樣高，明年就有這樣高，後年就
和手杖平了。』我開心極了，一心就想長到祖母的手杖高。

★ ★ ★ ★ ★

書房窗外兩棵梧桐樹那樣高，秋深了，梧桐子時而落了下來，我在讀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王曰：』
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
有此……不……雖有此，不樂也。」先生我要小便去。」
先生允許了，我便一溜烟的跑了出來，滿院的梧桐子，我
拾了許多，袋袋裏滿了，又裝些在套袴筒裏；在外面打了
一個轉，又回到書房裏去，先生給我瞞過去了。晚上總是我
先睡，祖母看着用人替我脫衣，有時也親自動手，今天
也是這樣，脫到套袴時『嘩喇喇』一陣響時，桐子都落下來
；我心裏有點着慌，怕祖母責備，那知她還笑了一聲說：
『生的吃不得，明天我叫他們拾些來炒熟給你吃，以後不
要拾了。』啊！祖母你那知我騙了先生呢？！

★ ★ ★ ★ ★

葡萄架下一張方桌，我坐在祖母懷裏，手伸在幾本書
上，給一個帶寬邊眼鏡的醫生在試脈，用人拿了電報來
，祖母看了電報就老淚橫流了；醫生去了，祖母把我的一
條紅花夾袴翻了過來，裏子是白色的花布。祖母又把我撲
在懷裏，眼淚不住的流着，帶着戰抖音調向我說：『乖乖
，你從此要做個沒有母親的孩子了！……你要好好的聽我
話，你……母……親是個好媳婦，……以後，……再也沒

有她……她了！』我這才曉得我另外還有個母親，但是在
我曉得有母親時，母親已經死了，我看見祖母也哭得那
麼利害，我也跟着哭了，祖母又拍着我說：『孩子，乖
乖，不要哭，你不是說你是我生的嗎？你是我的孩子，
我愛你！你不要哭吧。』祖母又叫用人把我抱回床上去，
說：『這裏有風，哭了不好，怕病才好又要被風吹壞的
。』

現在我已長得比祖母的手杖要長一尺多了，祖母墓上
的草，我以為一定不會有毒蟲的，假使現在要有人問我：
『你是誰生的？』我還要說：『祖母』不過我明白還有一個，
也是生我的，叫做「母親」，因為她們都愛我的，我看見每
個小孩子的母親或祖母總是愛他們的。

我似乎時常聽見祖母的聲高說：

『孩子，叢草處多毒蟲不要去！』

我的幼年

壽 芝

我回憶到幼年的情景的時候，真要使我笑得跳起來！
在我五歲的時候罷！我們村上的女小孩都歡喜梳辮子。

，五顏六色的，真好看，在這時我們要比那一個最好，當時，呀！當時，我被選為全村的辮子大王，當然我是很傲慢的了！

清明到了，我們孩子的心裏快活了！那時因為有肉吃，有錢拿，還有看看城裏的時髦人，還……。

一隻不大不小的船，在明鏡一般的河上漸漸的行來，兩旁的楊柳，桃花，隨着風兒飄蕩，落下了紅的桃花，綠的柳花，在河面上隨着水東飄西流，岸上綠的小草，黃的菜花，還點綴着處女紅的野花，是一幅怎樣美麗的，天然的畫景啊！

「水根姊，阿根妹，……，你們都來呀！上墳的人來了，哈……。」

當我還沒有說完的時候，已東一個西一個的來了，這時各人的臉上，都露了微笑的渦，走，跟了這隻船走，呀！好快活呀！一個，不，幾個銅元將在我的眼前發現了！

上香，進酒，三拜之後，我們的小手已伸出來了，同時，一個銅元過了幾分鐘之後，已移到我的手上了，呀！我們凝視着，凝視着，直到了家裏才止。

今天，值得回憶的今天啊！當天，雲，自然界的一切

，多含着朦朧的樣子，我已起身了，走出門來看看那魚白色的天空中，飛過了幾隻失怙的孤鳥，呀！這樣悲的鳴聲，好似要向人們傾吐他內心的苦景，我呆望着他，正想要去捉的時候，他已逃走了。

東家嬸媪的兒子，和他的弟弟到市裏去賣菜了，幾家的男小孩都背了鋤子走着，我想起我的爸爸，今天也要到城裏去了，呀！我向他去說罷！於是跳跳跑跑的走到爸爸那裏去，過了幾分鐘之後，我已穿了新衣，新鞋，神氣活現的踱出了家門。

一層，二層，三層，……的洋房，幾幾乎把我嚇倒，那希奇百怪的人，在我身邊走過，我怕了，我怕了，呀！這是人嗎！對了，對了，必定是祖母告訴我的妖怪了，當我偷偷的對她們看時，我只看見面上多是紅紅的，唉！被人打得這樣紅透出來，真正是城裏人了，我的臉上頓時現了看不起的样子。

在歸途上，我這樣的問爸爸：

『爸爸怎樣城裏的人，都是妖怪，下次我不去了。』

『哈哈，不是妖怪呀！你知道鄉下人多真實的，城裏人多虛偽的呀！』

爸爸雖講理似的說，但是我却一絲也不懂。

回家了，一羣的小孩多來問我，我却恨恨的說：

『都是些妖怪！』他們，呀！失望的他們，都懶洋洋的回去了。

太陽一天猛烈一天了，花草樹木一天枯萎一天了，這種景象中，好似報告我們夏天來了。

月亮從樹梢頭出來的時候，全村的人都在乘涼了。我們呢？三五成羣的，去捉蟋蟀啦！螢火虫啦！……！當我捉螢火虫的時候，我最快樂，因為晚上又有一盞燈來伴我了。

呀！滑稽的，有趣的，快樂的回憶，使我發狂似的大笑。

我的幼年

和 菊

當我閉了我的雙目，思索了好久，我的幼年的一切；便湧現到我前面來了！我可說：「我除了在襁褓中，在母懷裏的一個時期；是快樂的外，餘外都是可夠一泣的！」這或許也是造物之主，特予我的一個使命吧！

我的幼年是如此，在我依稀的回憶中！還能把幾件事實寫出來：

還是個暮春的早晨，四點鐘的夜色裏！一切依然死沉沉的寂靜着！只有遠處傳來的犬吠聲，在伴着我們船梢上的櫓聲！這時浪的紋是和風的紋一樣的細勻！艙中睡在被窩裏臉色灰白的媽媽；在哼着要茶吃！爸爸的手在戰慄着，捧了一杯晃着的茶，往舖邊給媽媽喝！這時，我還祇六歲！不知什麼緣故？不讓睡！自從昨天上午離了家鄉，往S埠爲伴媽媽醫病到現在！差不多已快要整整的一天了！我只是坐在褥上，把一雙烏珠注視着媽媽的說話與動作；似乎有一種不可言狀的隱痛！在望着媽媽，向上蒼祈禱！

玫瑰沒有牠這樣鮮豔！熟柿沒有牠這般紅潤！——剛從東方吐着「石榴紅」的朝陽，在露着笑臉！

紫紅色拌着青綠色的山崗！也漸漸地近了我們的視線，這一種快樂的空氣！却調不和我們船艙中悲哀的氣息！

媽媽今夜的神氣越發不像了！老是呻吟着，我猶疑道是舟中的巖簷吧！可是，從這慘淡的燈光中望去！她似乎真是奄奄一息了！

「小萍！」媽媽把她指甲長着的手拉拉我的衣角，撫摩

着我的頭頂說：

『你媽媽在這一刻時期間，將要別了你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你總要好好的跟着祖母！用功些讀書！雖然，不能光宗榮祖！也可安慰安慰你黃土中的母親！』

『媽，你到那裏去？我叫爸爸去買船去！』我晃着腦袋說。

『媽！不答應我嗎？』驚動了閨家的人，爸，——哥，——攜着拐杖的祖母；

媽像要說話似的，把嘴張了又閉！閉了又張！望望我，望望祖母！和………！

一霎時間，媽媽祇把眼珠兒一翻！便棄了她的弱女長逝了！

今天，和尚，道士，親戚，和最疼愛媽媽的外祖母；都聚在廳上！唱着，念着，哭着，喊着！我呢？穿了一身比月亮還白的衣服！頭上戴着個稻草製的帽子！走近媽媽的身邊喊着：

『媽！醒吧！外祖母來了，穿了新簇簇的衣服，睡在板上！瘋了嗎？媽！醒醒吧！』

唉！感過了這一頁，真是流盡了血淚！也說不盡我的

傷悲！唉！我再也不能寫下去了！

我的幼年，還是很多的遭變，也是我的蹇運啊！

總之，我的幼年！好像是深秋時的黃葉！是飄零的，孤苦的！現在，幼年是過去了！我只有希望我的將來，在未來的將來中！我要瀝盡了汗血！來追求幸福！

自 述

陸欽芳

一向是糊糊塗塗的我，已不知天南地北的過了十年，那時的我，只知樂而不知悲，但是十一歲那年，家庭起了一個大大的變化。

在那年的夏天，哥哥忽然在某夜病得很厲害，但是不久也漸漸的好了，接着便是小弟弟也是病得很重，自從夏天到冬初，那時的爸爸媽媽是如何焦急，但是終算我的父母懂一些事，沒有去燒香求巫，只知請醫生診治，最後小弟弟也好了。那時雖有兄弟的病，父母的焦急，然而我却仍是知樂而不知急。

可是大大的不幸也跟着那冬天來了，父親在這冬天也病了，我叫爸爸的時候，爸爸答應我的一次少一次了。

爸爸的病是一天重似一天，并且吃任何一種東西必要嘔，一些也不能到胃中，據一般醫生說是酒隔，他自己也很信，因為他是天天要吃酒的。

人家都忙着過快樂的日子，但是我爸爸的病也一天危急一天，最後，他是長逝了。唉！從此後我叫爸爸也沒有人應我了。

那時我的年紀還小，一些也不知道失去了父親的痛苦，雖然我也悲傷，不久就恢復我的樂天的本性，可憐下學期開始的時候，我的學費也只有自己去繳了。

我的年齡是一年年的大了，但是那無父孤兒的痛苦也漸漸的加到我的身上，加到現在還沒有停哩！

當我每次受到痛苦時，就要想到我那已和人間長逝的爸爸，但是事實告訴我只有屈服在受痛苦的地位，所以我也不能使那痛苦永久的不要加到我的身上，但是我現在受到痛苦的時候，我便深深的恨那可惡的酒，我見到那酒，便彷彿是我的大仇人，并且我誓永遠不吃酒。

自 述

胡念瑜

快樂的我，處在這快樂的家庭裏，使我一切都滿足了

了但，物質上的享受雖一切都適意了，精神上的苦痛用什麼來消滅呢！這痛苦是生平最深刻的一個印象，永久地保存在腦海裏。

好像在我三歲的一年呢！最可怕又可恨的病魔降到不幸的我底身上，使慈悲的母親當時怎樣的着急，怎樣的恐懼呢？終日的陪伴她心愛的女兒，但是事實告訴她。是不能做到的。因為我的祖母，厭惡着，懷恨着她，從前封建制度下的人們，都是重男輕女的。在這一種環境之下更使她不能做到。唉！悲痛的心，到那時才能解脫呢？現在我雖然可以修復內心的一切創痕，但是她竟默然的逝世了。使她不能同樣有一天消滅她心內的悲痛！而仍永久的困住着她的靈魂！

這一種深刻的印像，常常在我腦海裏旋轉，她的一片愛心，始終藏在我的心內。我唯一的報答我親愛的母親，只有把我的學業和品行都得到好的成績，使我母親含笑於九泉吧！把她心裏所有的悲哀，很快的驅逐開來，把美滿的愉快輸送到她的心田裏！

自己短評

邱福楨

啊！慚愧，爲什麼呢？今天的作文題是：『自己短評』我自己知道沒有絲毫的長處，而短處却十分多的，平常我總是很不好意思去細想，今天是沒有辦法了，祇好來說一說吧！

現在先說到我的身材，是很長的，而且又很瘦的。當我着了裙的時候，同學們都驚奇的叫起來；『呀！你的腿真可怕，怎樣會細到如此呢？你這樣長的身子，擱在這樣瘦的一雙腿上，我看你這腿好像要斷下來了。』我覺得沒有話同她們去辯論，並且我也不十分喜歡同人家去辯論這無關緊要的話，所以也就一笑置之。

謝謝她們，後來又替我起了二個綽號：『長脚』，『吊長絲瓜』。啊！這二個名字，虧她們想得出來，多麼的合式呀！

我自己知道，有一種很不好的習慣，就是很愛笑，有人在說話或做事的時候，明明是沒有什麼可笑，但是我有時竟會笑的，我想這是教別人很容易誤會，常常想把他改掉，但是終不能如願。因爲當我心中十分不快活的時候，若然有人來引我笑，竟會耐不住而哈哈大笑的。唉！我沒有辦法，我簡直沒有良好的辦法。

我十分相信，我的記憶力是很薄弱的，無論別人託我的事情，或是我請求別人的事情，我總是一轉身就忘記的。俗語說：『回答得真真應，忘記得乾乾淨，』真是一點也不錯；並且我不但是做事情如此，就是讀起書來，也是這樣的，所以每當我讀熟一課國文，或英文的時候，自己不知要抱怨多少遍數。

啊！我不能再說了，我的短處，還多着呢！怕這半本作文簿，給我寫完，也是寫不盡的。那末現在爲什麼不寫了呢？哈哈！我又恐怕人家見了，要笑得站也站不穩的。

我的自白

戴亞雪

撞上了人生大道的我，從母親的懷抱中掙扎出來，一刹那，黃金的孩子時期，已將過去，成人那個嚴肅的面具，將要加到我的面上來了。現在我正在受着中等教育，可是，在慈母乳房下離別沒多時候的我，畢竟還未脫落了稚氣，雖然在一班人的見解中，以爲我是一個十七歲的姑娘，快要跑進成人的世界中去了！然而，在我却仍當着自己是一個五歲的小寶寶啦。

『天真』！它的確沒有和我告別，胸中煩悶時，我要很粗暴的發怒；在不快樂不合我意時，便毫無畏縮毫不羞澀的大哭大叫，我不知道人家是怎樣的在譏笑我，甚至於說我在「發神經病」！假使某同學和我發生了什麼意見，便很老實不客氣的對着她評批一番，也不問人家究竟服不服，或是暗暗地咀咒我。「不怕」！「不怕」！這是我沒拘束時候的吶喊！

總之，我是不懂得什麼的，就是講話也不懂什麼所謂「進」「出」，「兇」「善」，「利害」「不利害」，「好講」「不好講」，我只管發表我的意思，一些沒有拘束的發洩出來。所以我要來表白我的一切，望諸位師長和同學，了解我這顛頂的孩子吧！

童年史的一頁

謝繼蘊

談黃色的太陽光，照着那蔥綠的小山和劃得很清楚的田地，都變成一片淡綠色。在小山腳邊，有一條溪水，溪邊的草地上坐着一堆活潑而可愛的小孩，男的也有，女的也有，都是不上十歲的孩子，他們用蛤蜊殼做小盆子，用

小的柴棒頭做筷，在這蛤蜊殼裏裝滿了許多吃的東西。餅乾啦，炒豆啦，糖果啦……大家都圍着這甜而美的食物坐在地上，有的做主人，有的做客人，等大哥說一聲：「吃」，於是大家就拿起筷來吃，其中我也是一個客人，所以他們都很客氣的把那餅乾挾給我吃。等到大家把這些東西都吃完了，於是都站起身來，有的說去逛山，採花，有的說要去玩水，因此大家都爭鬧起來，結果大哥說去逛山，那末就大家只得去逛山，因為我們都推舉大哥做大王的，所以大家都聽他的命令。這小山名叫寶崖山，是很低的，山上有很多的花：野玫瑰，牽牛花，晚來香……等很多，我們每到山上去的目的，是採花，當我們上山時，是大哥拉了我的手，我拉了二弟，二弟拉了小妹，小妹拉了鄰家的小毛，小毛拉了其他的小朋友，這樣一聯串的爬上山，採了許多花下來，紮成花冕和花球，叫小妹做新娘娘，叫對門的小毛做新郎，我們常常作這個玩意兒的。到了烏鴉都哇兒哇兒回巢了，農夫們三三兩兩的背着鋤頭回他們甜蜜的家庭了，牧童唱着山歌騎在牛背上也回家去了，放着餘光的太陽，已經墜下山去，那四周的黑幕就慢慢的圍遮了大地上的一切的時候，我們一羣小朋友才依依的相約明

天再來玩，而各自回家去。

「宏兒！你們回來了嗎？整天的在外面，沒有好好地坐在家裏的時候。」媽站在門口等我們，見我們回去，就這樣笑迷迷的似罵非罵地對我們這樣說。「媽！我們摘了許多花花，我做新娘子。」小妹吊着嘴對媽說，並倚着媽的腿，撒嬌撒癡的要媽抱。

到了晚上，我和二弟小妹圍着大哥聽他講神怪的故事。講到有趣的地方，大家都張着圓大的眼睛聽得出神；講到鬼怪的時候，大家都嚇得蹲坐在一堆。

什麼叫憂？什麼叫愁？那時都不知道是怎樣一件事，總是終日的笑，頑皮。這甜美的童年時期，使我多麼依戀呢！

回 顧 文 錦

越是距離現在遠的事實！越是令人不堪回顧！在數十年以前我家可以說是個很大的家庭，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叔叔，伯伯，姑姑，還有許許多多的：姊妹，都是住在一處，共有十二房，人數大約有二百多，所以外人常

以「許半朝」或「大觀園」稱之。

二十年前，我的祖父，祖母都去世了，於是那麼一個可愛的大家庭便分割成了十幾個紛亂的小家庭。幸虧父親是極有爲的人，他繼續着祖父整頓大家庭的精神來整頓我們這小家庭，終於被他造成了一個幸福的，快樂的，和睦的家庭。這時因爲父親任南京電報局長，所以我們全家，便由杭州移居到南京了。到了南京的第二年，那一年，便是造物造就我的一年，於是很渺小的我，便在父母的愛護之下，開始享受人間的幸福了！當然！在那時我是祇曉得人間有幸福。

啊！真是韶華如逝水，不知不覺的我已八歲了，我的家庭，又從南京移居到了蘇州。到了蘇州的第二年，那一年，便是造物奪去我親愛的母親的一年，從此世界上就多了一羣失恃的孩子了！他們在後母的勢力之下，祇是一天一天的投入苦悶的深淵裏去！人間有什麼幸福？分明完全是苦痛！

不堪回顧我，現在猛然回顧到過去的事，只是增加目前的愁悶和悵惘！啊！永遠的愁悶！永遠的悵惘！

回 顧 素 英

定了神，張了眼，沉默的思，仔細的看；景色滿佈着，事實證明着，三年如夢般的一切都過去了。從今後又要開始找不可設想的三年階段了。唉！做夢的人生，人生在做夢！

拿我過去三年的階段線從新拉回來咀嚼，費去的精神和金錢和與所得的代價是孕的還是虧的，結果是甜的還是苦的？精神和形體是愉快的還是愁悶的？……………呵！我不堪回顧呀！

記得我在拿到了小學的畢業文憑和獎品，回家獻給我爸爸的時候，他老人家滿面笑容的含着快樂的聲調對我說：「素英！依我本來的計劃，你不再升學了。但；我現在想想，不對的，因為你的精神你的成績證明着顯露着，你是一個可造的人才，好！我繼續……………你升學，可是！素英你不要忘，今朝父親拿着的文憑，你是名冠全軍。「怎樣？我保得住我初中的文憑上仍留着「第一」兩字的資格嗎？我還有魔力使我的爸爸微笑嗎？這都是重大的問題

哩！

在一年級的下期吧！愛羣的佈告板上有「學生毛素英……學業優良……應得獎學額」等的字樣；到我爸爸付學費的時候，二十塊錢剩在他的錢袋中。我相信我爸爸看我這二十塊錢，比我將來賺幾百幾千塊錢還快樂。慚愧，我能永久着這地位嗎？雖然二年級下期的成績勉強還列於甲等，可是爲什麼三年級上期退到乙等呢？難道五六十個人數倒可以……六七個同級反難嗎？不用說，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說退步不上前；由這一點上揣想到末學期的成績也可知了。

學業方面，三年的進退如此；就是體格方面也可以簡括的結論的；以前不懂得什麼叫頭痛腰酸，更不嘗到胃氣痛和腦脹，不客氣，現在到領略到了。這不可不說體格的衰弱吧！

至於精神方面，那更一塌糊塗什麼煩悶，憂愁，痛苦，無聊，……都會進攻到我的心身來。唉！我真不懂，三年來給於我的初中教育得到如此的結果。

我明白了。我改過了，這都是我自己的不看守我的行動，打量我的觀念，查密我的思想，拚命我的學業，鍛鍊

我的體格，現在，過去的總過去了，未來的三年高中生活注意吧！假使能真正實行的話，那恐怕不致有第二次的失敗罷！好！努力上前！趕往我新的生命線上跑！

埋葬了悲哀

朱曼英

吃完了中飯，我便興致十足的拉着殷君到包先生處去買校徽，交了二角小洋和二十七個銅板，便拿到了一個可敬可愛的徽章，當時我只覺得有說不出的快樂，我輕輕地掛上了鈕扣，我笑着在梅樹下徘徊，我快樂得什麼似地——只是感覺着說不出。

一陣鐘聽，奪去了我的快樂和微笑，啊！這課是英文呀！我無可奈何的胆怯怯地走進了教室，愁眉苦臉的不響了。

我恨死啦！爲什麼在快樂中間要加入悲哀與憂愁，我無聊地在自修室中悶悶的想着，最後的結論，是總得設法脫離牠——悲哀。

忽然我想着了！——我從抽屜中拿了一張白紙，用力地寫了幾句：『悲哀！我願你，「脫離人間，長埋黃土，」

寫完後，我便很快地走到外面有泥土的地方，挖了一個洞，很謹慎的把剛寫的紙條放了進去，又急急的蓋好了，於是，我就很誠懇的底底的祝告道：悲哀！你離開了人間吧！我望你不要圍着我了，同時我也不願你去親近別人，願你在此長眠，永遠的無盡期的長眠，別了悲哀！祝你勿醒！…………」

我離了悲哀之墓，我勝利似的走到了樓上，我坐在床上默想：「我想從此以後我可以去追求快樂了，我要用了我全副精神去捉着牠，用了我的權威，似鋼鍊般的縛住牠，我要牠作我終身的伴侶，思至此，我得意着微笑了。」

我抬頭一看，見了那已好幾日不吹的簫，於是我吹了一段春天的快樂，不一會，鐘聲已在喚我吃晚飯了。

日 記

文 錦

(一)

校中開寒假作業的展覽會了，我一看見我們的成績擺在雨中操場上的一張長桌上時，心裏便起了一種驚慌！「啊！那本日記，我真不願意公開！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篇

。」

飯後一走到學校，便四面的找湯先生，我想要他允許我把第三篇撕去，但是找遍，看不見湯先生的影子，于是我便要求章先生，幸虧章先生答應了，我才放心來。至此我不得不埋怨自己，交給先生看的日記，為什麼要記得這麼忠實？可是當時也是因為感情的衝動，不能不把它赤裸裸的寫出來，虛偽的日記我真不會寫啊！

(二)

真奇怪！每次進校的許多新同學，她們都認識我，並且她們都對我以真誠！其實我是一個最不善于交際的人，為什麼人人都歡喜和我聯絡呢？況且我見了不相識的人，除了笑笑以外，別的什麼話也不會說，難道從我的笑上她們就能觀察到我的一切嗎？我真不明白呢！

今天收天三封信，不知是那一級的同學寫給我的，送信來給我的也是一位不相識的同學，我想像上去大約是那幾位常常最喜歡對我笑的北平人。她們叫我允許她，能和她們做個好朋友！

當我回家時，我認識她們了，她們在上着田徑賽，我走過雨中操場的時候，差不多大部分的同學都反過臉來對

我笑，有的還向我行禮，總之，他們的意思是表示「我們朋天再見吧！」

(三)

什麼事啊？心裏老是這樣鬱悶？學生時代，是最快活的時代，論理不該這樣！爲什麼別的同學都是活潑潑的那樣快樂？惟有我……啊……對於過去的我既不堪追憶；對於未來的我又不堪設想；而現在呢？現在的我呢？又是這樣的鬱悶！我的天啊！我不是囚犯，又不是罪人，爲什麼……

……又是悶悶的一天過去了！我祇是感到乏味！我相信，從此以後誰也不能來使我快樂了！除非造物者再給回到我的幼年時代——可貴的兒童時代！否則這茫茫的世界中誰是我的安慰者???

(四)

今天早操遲到，真氣人！不是有這兩條辮子，我可以說：永遠不會遲到——真不是誇大的話——我每日起身是非常之早的，但是起來了以後，必須要等三妹梳辮子，假使剪去了辮子，每日早上可以節省不少時間而且還不至於早操遲到。然而我不願意爲了自己的便利而去違反父親的

慈意，父親雖然不是絕對的不許我們剪辮子，祇不過他是不歡喜剪辮子的人——大姊剪了辮子以後從父親的態度上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我們何必爲了這一點小事而去使我的父親不快活呢？老實說我是常常這樣的自督着『父親不歡喜的事，我們永遠不要去做！』

(五)

從昏迷中醒來，天已微明了！這時我覺到我的病比昨天減輕了不少！起來吧！啊！八點以前我又勇敢的進了學校了。

上完黨義課，我的頭痛得實在抬不起來了，我的心跳得真可怕！同學們再三的勸我回家來休息，起先我不願意，後來我想是的！是應該休息了，好好的休息一天或許就會回復我的健康吧？！否則我的病再延長下去，那可不是辦法！要小考了呢！想到這裏，於是我便毅然的拿起書包來，對同學們說：『好的！我回去休息一天看。』她們真熱心，直送到我學校門口，這時使我感動得幾乎流出淚來。

(六)

昨夜忽然房門開了！響聲很大，于是我渾身都顫慄起

來！當我伸頭看時，的確是一個人進來了，他正一步一步很輕的往我寫字檯邊走來，隨後他便翻開我的大字本來，看了半晌，又忽然拿起我的眼簿來看，然後便笑容可掬的說：『唉！好孩子！』這時我真是魂不附體了，我拚命的狂喊着，你是誰啊？……你到底是誰？

『什麼地方有人？喂！醒醒！你又做夢啦！』我被韻姊的外祖母喊醒了，才知道是一個夢。

誰說沒有陰靈？今天是每親的生日，昨夜那個瘦瘦的腳步很輕的人，無疑的是……

(七)

左拉小說集上的一篇伯格伊的死真是好極了，我看過後，對於『死』字更覺神祕了，我記得看完這一段以後整整的一夜未能安眠，因為那夜月光不十分的明亮，房裏的電燈又滅了，所以我在床上雖然張大着雙眼，但是仍和閉着眼一樣的黑暗，這時我忽然起了驚慌啊！難道我的眼睛失明了嗎？天啊！不要使我也像『伯格伊』一樣啊！於是越想越驚慌起來！這一夜神經完全錯亂了，腦子裏充滿了『伯格伊』死時的情狀。

現在我又把它介紹給姦姑看了。

電燈底下，我和篆姑對面坐着，我溫書，她便看伯格伊的死，「花廳上除了我和篆姑以外，簡直沒有第三者！這是何等的靜寂呢？我查着英文生字，篆姑也看得入神了，大家都不發一言。然而我猛一抬頭看見篆姑——她那圓圓的臉上戴着白色的眼鏡，多美啊！再加上她那件銀灰色的嗶嘰旗袍，更顯得她的態度十分靜肅，溫柔，慈愛，我不知不覺的心裏說：「親愛的姑母，你能允許我叫你一聲——「母親」嗎？」啊！造物立刻對我若笑着說：「哼！她啊？你別夢想，她是人家的母親呢！」呵！造物者！你原來是如此的殘酷呵！

(八)

五點鐘一打照例我就起身了，今天當我下床時，忽然看見篆姑的那張微笑着鼾睡着的臉，使我立刻感到了無限的難受，啊！姑母啊！別了！

沿着體育場走到學校裏，早晨的空氣，使我的腦子清醒得，冷靜得什麼事都回憶得到，啊！今天十一時的火車父親和篆姑都要走了，父親走了，下星期或許就要回來的，但是親愛的姑母啊！你幾時再能來呢？

回家吃中飯時，家裏多冷清呵！走到臥室裏一看，篆

姑的一切東西都沒有了！我的房裏沒有篆姑生着，真是顯得空洞極了！

今晚電燈下工作的，祇有我一人了，對面椅子上陪伴我的篆姑，却看不見了，有時偶然抬頭似乎還看見一個戴白眼鏡穿灰色衣服的篆姑，然而祇不過是一個模糊的輪廓罷了！

(九)

親愛的篆姑：

離別多日了！一直沒有寫過信給您，不寫信的原因是因爲功課忙，決不是忘了我的姑母！姑母啊！你是人間的天使！你能疼愛天下最可憐的人，你能了解有志不能申的人，你有天下普遍的母親的愛！你有令人肅然起敬的莊嚴的態度！總之我認爲你是世界上最慈善，最偉大的好母親！

親愛的篆姑！我可以發誓，在我主斷呼吸以前，無論如何我都當你母親一般的看待！你不信嗎？請你看吧！上帝監視着我，我決不敢說半句謊話啊！

(十)

不知什麼緣故？一回到家裏便感覺到和學校裏的環境

完全兩樣！是的！環境不能使人發展個性，這一定是個不自由的家庭！但是我並不羨慕一般人天天看電影吃大菜……那樣的自由，我祇不過感覺到，假使一般如有志求學的人，環境不應該使她灰心，甚至于埋沒她的個性！啊！上帝啊！仁慈的上帝啊！你應該贊助她！給她一點自由吧。

大哥和韵姊姊今天都有信來，但是沒有父親的信。

大哥從到南京就病了！他寄了許多病中的日記給我們看，我覺到他的生活，的確沒有我們這麼安定！

韵姊姊的信上只是感覺到生活美滿。

五妹妹的病好了！啊！我真快活！小孩子生病是最可憐的，以後我們應該當心點她。

四妹妹真是個好孩子！從她的態度上可以觀察得出，將來一定是個有能為的人，現在她已能幫我做許多事了！不過她的脾氣要好好的改才行。

三妹妹最沉默，她不大管閒事，只是努力于自己的功課。

回家已將近五點鐘了！走到房裏便看見桌上擺着一封信，我一看就知道是父親的，父親大約下星期回來。

我最敬佩的就是思想好的人，然而思想好的人，我相信，她是永遠不會感覺到，我是這樣的敬佩她。

(十一)

星期日，仍舊沒有一點空，一天沒有下樓，到此刻只把功課才做完！父親的回信還沒有寫，一星期的賬還沒有結，大哥的領帶還沒有買……許許多多今天必須做的事，然而都還沒有做，一天已過去了！天！怎麼辦啊？的確！爲了我的家庭，爲了親愛的父親，我恨不能咬緊了牙，閉緊了眼，堅決的說一擊，『犧牲了吧！我不去求學了。』但事業又對我說：『錦還是挺起了你的脊梁，鼓足了你的勇氣，向前奮鬥的好!!!』

到底我應該怎麼呢？天哪！！我生了疑問了。

(十二)

人生一切都像做夢一般的恍惚！去年今日我正避難在××，今年今日却又在此安然的讀書了，啊！明年今日呢……？有人說：『人生是最有意義的！』那麼他一定是個愚者！如果頭腦清爽一點的人，他便知道人生的真諦，每個人的一生都像演戲似的，演到最精彩的地方便是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當然演戲決不能從頭到尾都完全是精彩

的地方，那麼人生能有多少幸福呢？我常常默想，世界是一個戲臺，人類是演戲的，等到戲散了，一切都冷清了。

當我每次看見觀前街上，來來去去的擁滿的那些人，我就有一種感想——何苦來呢？啊！如此的忙碌！你們是醉生夢死吧？是的！如果不是醉生夢死着簡直一日都不願生活了！假使我們用學幾何的眼光來看定人生，那麼人的初生，譬如我們用筆在白紙上畫下了一個『生』的已知點，當然在『生』的已知點的反對方向便定了一個『死』的終點，若從『生』的已知點連結一直線到『死』的終點止，這線段就是我們的一生！那麼一個人自初生起便是從『生』的起點往『死』的終點上走。如果人人能如此的一想，他一定要感到自己的前途是何等的虛空呵！因為我們忙忙碌碌一日一日很快的過去，就是匆匆的往死的路上趕！啊！這樣看來，人生是否是有趣味的呢？

我們照這樣細細的想起來，可以說世界上什麼都是假的，父母，兄妹……再親愛些的人，都不相干，等你歸去時，總仍舊是你個人獨自，所以我說：無論誰都是一人匆匆的來，一人匆匆的去！至此我不再想母親了!!! 我只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我已是參透了一切。

我的腦子真是很古怪的，無論什麼事都喜歡往最深的地方想，委實不能給我空閒！假使偶然有點空，便要運用這古怪的腦子了，有時竟會使我無故的痛哭！有時也會使我無故的狂笑！唉！總之……我親愛的好上帝啊！你爲什麼要降生我？又爲什麼要使我做一個失母的孩子？

(十三)

啊！春天又來了！今年的春天和那年的春天又有什麼兩樣呢？春天都是同樣的溫和，同樣的可愛，可是呢；我的母親從那年的春天跟着春去了以後到現在一切都消滅了！春又回來了，但是母親呢？怎麼不回來？

上星期衛先生曾對我們講了許多話，並且對我們每人都肯很忠實的來批評我是何等的開心啊！因爲我急于要明白我自己的過處，然而衛先生並沒有說出什麼來，祇不過說我以後應當增加點勇氣，這句話，我已十分的明白，進一步的意思，就是說我太沒有勇氣，啊，還好！在衛先生的眼光中看來，我並沒有死呢？』五妹妹歪着頭問我，我看見她那憨呆的樣子很不能哭了出來，我說：『母親的壽命祇有這麼長！五妹妹，你也知道想母親嗎？』『不，我不知道怎樣叫想母親，祇不過很喜歡聽你講關於母親的故事

！』五妹妹很忠實的回答我！『我也歡喜聽你講，二姊姊！你知道，我看見過母親沒有？』『自然看見過的，不過母親死的時候你太小，現在忘記了。』我覺到小弟弟這幾句話問得天真得太可憐！四妹妹說：『二姊姊！我有一次看見你日記上說：『世界上祇有很老很老的人，沒有人牽掛的人才可以死，做人家父母的人，是永久不該有死的一日！』這幾句話我覺到於事實完全不對，否則我們這樣的牽掛着母親，母親有我們這許多人牽掛着，她為什麼可以死呢？』『二姊姊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才說母親不該死，我想世界上無論什麼人都不會知道沒有母親的孩子，心裏是怎樣的難受？惟有失恃的孩子，才能澈底的了解失恃孩子的心。』三妹妹非常感慨的說○

這時我們大家的眼眶裏都含着充滿了感情的淚，祇有五妹妹和小弟弟仍舊張着嘴一聲不響的注視着我們講……

……

一陣陣楊花

錦

提起『楊花』或者看見『楊花』我便觸起一件傷心的事來

！這事我曾說過永遠不再提牠的，但是楊花是年年要看見的，怎會說永遠不想起呢？好！今天在此地讓我來痛痛快快的述說一下，以後一定不再提起了！

去年的春天，真是一個最可記憶的春天！最快樂的事，最煩雜的事，最悲痛的事都是在那時發生的。

那時我們雖因滬戰做着難民，可是我的時間却一刻都沒有浪費過，每日起身後，便有一班小朋友來找我，連我的弟妹們一共有十三個天真的孩子，我是他們天真隊裏的領袖，他們沒有一件事不服從我指揮的。當我梳洗畢後我便領他們到大院子裏去早操，他們現在雖然是些天真的，無知的孩子，但將來都是國家的主人翁，我願意他們將來做一個好國民，所以我希望他們的身體個個強壯！早操便是強身法的一種，我把我在校中所學到的一切操法都教了他們，最後我還叫他們學呼吸，不久他們那小小的肺部似乎都發達些了，我便暗暗的欣喜，這是達到我第一步的目的了。

早操以後，便接着上課，很有秩序的按着校中的課程一樣的講授，一面上課，一面預備好飯，好菜，給他們吃，他們之中最用功的便是七歲的阿祺，她是我最愛的一個

小朋友！

散學後，我們便到××公園去散步，河邊上坐滿了的小朋友，我常常在喊：『小朋友們啊！當心，別掉下河去！』一瞥眼，阿祺便沒有了，再等一會她快樂得一路跳到我面前，衣服裏兜滿了的楊花對我說：『姑姑！你看，這都是我在空中捉到的楊花，我把牠帶回去當蝴蝶放！』

這樣的生活過了兩個多月，我和弟妹們便回蘇州了，小朋友們也都各自回去了！

回到蘇州，我的功課再也跟不上別人，真危險！幾乎不能升級！可是弟妹們都照常的升級了，小朋友們給我的信上也說他們考的成績非常好，我雖然荒費了自己的功課，但他們的學問一點沒有受到損失，我覺到這樣也能使我中心泰然，沒有對不起自己的地方。

然而我可愛的阿祺忽然死了，聽說死得真慘！啊！她是被火燒死的！爲了她我曾哭了三天一夜，就是到現在我一想到她那張快樂的臉兜滿了許多楊花對我說：『姑姑！你看，這都是我在空中捉到的楊花，我把它帶回去當蝴蝶放！』我的眼淚就又來了！

哭同學鄢珉

何修祜

驚憂的消息，風一般的灌入耳鼓，在任何人的心目中，誰不以爲是可惜而可慘的呢？在這醫學衰落，家庭頑固中，斷送了多少的可憐蟲呢？

唉！誰會想到這活潑天真的鄢珉會去世了呢！聰明伶俐的她，正當青年之時而去了。我是多麼的傷心呀！一件一件的事湧上我的心頭，一切的景像刻在我的腦中。

珉呀！到幾時才可相會呢？當我到校之際，似乎聽見有人喚我，回頭看看祇不過是些陌生人，又那裏可以看見你呢？向人堆中瞧瞧。所得到的却是失望，使我垂着頭，流些無情淚罷了。

你能記得在操場一同比投籃嗎？將要叫我與誰玩了。當我遊玩時，你的小影，一切狀態又浮在我的腦中，天真爛漫的您到那裏去尋呢！踏破鐵鞋無尋處，那時祇有向天長嘆而已！

放學獨歸，忽然想起要與你說一句話，回頭看看又是空的。每一時一刻想到您的時候，面前都是幻想和泡影。從前兩人並肩而歸，同去同歸，現在到那裏去呢！在校裏

缺少了一個活潑的健將，在社會上少了一個有用的青年，

唉！你被污濁的社會所斷送了，想起在一天下午放學和你一同走，到我的弄堂口時，明天會，明天會，大家互相望望就各自分別了。那知道這就是最後的一面，最後的相聚，最後的一句話。從此永久不能相聚。我再有什麼話可說呢？

最使我難堪的就是當我拿名牌的時候總不免望下看一看，使我又痛心起來，又能逃脫嗎？我現在不願意看到你的名字，看到你的東西。使我觸目傷心。唉！我欲語無言，欲泣無淚………唉！

憶亡妹——菊英

陸欽芳

唉！當我拿起筆來做日記的時候，實在想不出做什麼好，可是事實是太不行了，我的腦中忽然現出了我那已亡的表妹——菊英——她帶着微笑，慢慢的走來，彷彿還和她生前一般無二。

菊英妹！我和你今生是沒有見面日子了，你在九泉之下還記得吧？我們小的時候，——那時你的哥哥還沒死。

——和你的哥哥和別的姊妹老是在一起玩，有一次，我的哥哥和別的表哥同你的哥哥爲了不知什麼事相罵了，你是嚇得怎樣呀！逃到你媽媽的身邊，對你媽媽說了，你媽是如何的歡喜你呀！後來，因爲我上學了，所以也不能常常到你們那邊來，那時你還小，大約不記得了吧？過了幾年，我快在初小畢業，你的父親方才放你進學校——因爲鄉下上學比較城中要遲些——自從你進了學校，我們二人的見面是更少了，所以我和我的感情也漸漸的疏遠了。

你自從上學到現在，你是如何的用心，還加上你的天才，所以每到放暑假寒假的時候，你的報告單老是列入第一，連一次第二名也沒有拿過，當然師生是如何的敬佩你，父母是如何歡喜你，而你自己也是如何的快活！

那是我和你最後一次的見面了，——去年冬天，恰是姊姊出嫁，那時是在冬天。你穿着一件長長的皮袍，臉上常帶着微笑，可是時時要人伴你出去，那時，我因校中不能十分缺課，所以也不能次次伴你去，唉！我早知道和你最後的見面，我犧牲什麼都肯，隔了幾天，你就跟了父母回去了，因你校中也要小考，所以在匆忙間就和我分別了，那時，我也因爲小考，所以沒有送你，但是到你四月中

來的時候，因為當日要下鄉，雖然到我家，而我因在校中沒有相見，唉！那裏知道你就和蘇州城中的一切東西決別了。

暑期中，我因身體常常生病，所以也沒有來，雖然是叫我看會，可是力不從心，只有天天在牀上呻吟，可是在這一暑期中，你就因六天的病而夭折了！

唉！過去的種種都在我眼前，一幕幕如電影般的現了出來，可是死者已矣，人生者如何忍得住這樣悲傷的回憶呢？

去年今晚

汪家智

火已熄了，室中的一切，只是黑沉沉的；姊妹的鼾聲，斷續的送入我耳中；雖然在這死一般幽靜的夜裏，我腦海中奔騰的思潮總不讓我睡着，去年今晚的情形，一一的湧現在目前啊！母親離世的前一晚，這淒涼的前一晚啊！

母親是睡在牀上，白色的被，映着她蒼白的臉，二三絲的頭髮披拂在頰上，停了一會，輕輕的咳了一聲，「媽你要喝茶嗎？」我和哥哥都走近牀前問着，「不！」母親搖

搖頭，眼望着哥，手指着我說：「我的病大約不會好了，她的讀書你一定要成全，她的前途全靠你成全了，我死後不能瞑目的也是可愛的她。」母親已話不成聲，那種淒然的樣子，我聽了淚忍不住的奪眶而出，哥哥很沉靜而和藹的說：「母親呀！你盡心養病吧！至於說三妹，她是我的胞妹，那忍不引她上光明的路上前進呢？媽媽，你放心吧！」母親含着熱淚微微一笑，我不說什麼，只有淚如潮水般的湧出，現在我飄盪在這蒼茫的世上，我好像失乳的羔羊。

淚染溼了枕衣，整個的腦海繚繞着這惱人的愁思。

送入殮

汪家智

今晚一時伯母要入殮了，於是我請了半日的假，來陪她這最後的一夜。我真怕那鐘打到一下，那種想像得到的悲景，我不願見，不願見她擺入那使我永不能相見的烏黑黑的材裏去！

無情的鐘，真的到一時了，那時我最怕聽的，就是喇叭和鼓聲中，夾雜着的悲慘的哭聲，這種慘澹的景象，任

何人聽了，都不免要流下幾點淚來！那種可惡的土工，不問情理的亂搗一陣，竟把她擺入那人生所不能逃去的黑暗的可怕的材裏去了。伯父說：「你們誰要看的，快來看一下！」於是我們都走近去看她，我一看她的臉，不由淚簌簌的沿頰掛下，唉！伯母呀！這一見，竟成了我們的永別了！情鬱於中，又不能使我暢暢的痛哭一場，因恐伯父聽見了，引起他的悲傷。最後伯父走去一看，竟嚎啕大哭，那時我再也忍不住了，接着便放聲大哭，我心中一切的憂鬱，恨不得一起都發洩出來，那時全屋中，充滿了憂的，愁的，悲哀的空氣。一陣丁丁的聲音，我們竟從此和她隔絕了。在拜的時候，伯父穿了一件白長衫，站在旁邊還拜；他的腿拜下來的時候，瑟瑟的抖着，見這種情形，怎能不引起我的淚來？這樣大年紀的人，真不該使他經過這種悲傷的事，唉！伯父真可憐！

諸事完畢已五時了，天色微微以些發白，我本想不睡，等黎明了，但伯父說：「明日你不要到校吧！一夜不睡，對於身體有害；況去考也未必能考得出，你也沒有預備，好在可以補考的。」承他老人家一番美意，我那敢却他的情呢！只好說：「很好。」唉！伯父待我真好，他們全家

，那一個不是憐憫我的呢！這也許我母親待人和睦，而使他人可憐她的孤兒的吧？人非草木，我那裏不知好處呢？可憐我志高力弱，事實上辦不到什麼！惟有暗暗的禱告上帝！保佑他們永永身心健康吧！

無用的我們，一夜不睡，今天竟睡到十二時纔起來，頭中渾渾沌沌的，一走到花廳上，看見那種陳設，便引起了無限的悲傷，這年輕的人，她的一生竟就此告終了麼？我總覺得她太可憐！衆人在當初雖覺悲傷，但過後有誰終日記掛着她呢？人生時本無需子女，有了反費去許多的心血；但身後沒有親生子女，真可憐！

伯母在世待我的好處，我又何嘗能忘呢？她那種笑嘻嘻的臉，溫柔的言語，常常來勸導我，叫我不要想念母親，但當她說時，晶瑩的眼中也常不斷的送出淚來，唉！伯母呀！你一切的舉動，那一樣不深深的刻在我的腦海中，叫我那能忘記你老人家呢？

去年的現在，正是她悲傷我母親的時期；那知今年的現在，竟爲他人所悲哀了，唉！光陰之匆忙，人生之短促，誰也不能去計算它！真是可怕！可嘆！

梁石言先生略傳

充 和

梁石言先生，吾鄉平梁人也，幼失怙恃，家貧不能入學。其姊長先生十四歲，適張氏，少時隨父讀書，能治五經。及先生七歲時，其姊課之，穎悟過人，通目皆能成誦，先生敬畏其姊如師如父。性幽默，除研求時與姊相互討論外更無多言，愛沉思，好發奇問，姊嘗爲之窘而不能答。十一歲，能覽羣書，苦家貧無所得，逼假諸親友，博閱諸子百家言，又慕莊周之爲人，故南華經皆能背誦。年十五，向學益勤，立志益堅，諸親友憫其志而嘉其好學，遂共出資以援助之。是歲春，赴北平求學。當其卒業於北大文課時，年方弱冠也，先生好金石文字，潛心於小學，能篆能隸，亦能行草，頗名於鄉里。

先生於卒業後，教讀杭州某校，時，李叔同先生在杭，先生與之詩筒往還。課餘有暇，輒與僧作方外語，欣欣然竟日忘歸。每逢月曜日，又攜曼殊詩集，漫吟於西子湖畔，徘徊於曼殊墓側，蓋先生慕曼殊之爲人也久矣。去歲春，在九華佛學院，與諸僧講學論文，適其所好，甚自得也。

姊欲爲之娶，先生謝曰：『人之有家室，猶囚犯之有鎖枷然，一日不死，則一日不能解脫。吾不欲作繭自縛，吾姊勿爲吾謀，反損吾自由也。吾志在學，方欲周覽天下名勝，探求無涯之學識，俾得少有所成，然後快吾意焉。吾姊焉爲吾作此平庸之計，而累吾嚮所欲爲？』其姊亦頗超人，能解其意，後遂不復言。

張天雁，先生之甥女也，與余爲總角交。能詩詞，先生教之也。先生常爲余改詩詞，細加剪裁，諄諄然誨人不倦。余客吳門，先生亦常寄書來，皆談學問之道，無一空泛語，近數月來，不相聞問，方欲修書探詢，詎知先生已歸道山矣？當余接天雁書，頓感凄惻，不自知其淚已簌簌然奪眶而下矣。先生愛超脫，先生愛自由，先生此後，真乃超脫，真乃自由矣。

別

充和

祖母靈柩在八月十七出了後，叔叔便預備送我到蘇州來籌備了好幾天，本來派二十日動身的，因爲親戚朋友請送行酒，辭了又不好，只好一面去辭行，一面去享受他們

的餞行酒。所以延到二十六日才動身。頭一天的晚上有兩個從小兒一起長大的朋友在我的床上睡，三個人何曾合一合眼，談心也沒有談，不過可以明白各人都是一腔惆悵。

第二天早晨，當昧爽的時候，我和岳，竺，都起來了，我叫他們陪我往西園，大園花園書房去兜一個圈子，先從廚房裏穿過養鷄的地方，有個最大最美麗的大雄鷄，見了我去，撲了一撲翅膀，兩個純白的鵝也把長頸子伸了幾伸，雞籠邊一棵柿子樹，上面的柿子結得滿枝，今年是沒有我吃的份了。它們似乎有知似的。

西園裏的草堆，堆得和屋頂一樣齊，我們時常上到頂上去看晚霞的，可是今天沒有氣力爬，南面的一排竹籬，籬外的幾朵小紅花，迎着曉風招展着。它并不曾曉得我將要離開它了。葡萄架下勾留一刻，岳指着石桌石凳告訴我們說：「這不是我們在這裏用小鍋小竈蜜炙葡萄的地方嗎？」我笑了一笑說：「是便是，提它作甚？」我們在石凳上坐了一刻便又出了西園的門到了大園。

要到大園，先經過灰糞堆塘，是石頭砌成一個半圓形的垣牆。裏面的草灰仍然堆得很高。這裏是買草必經之道，記得賣草的推車夫是我們家的老佃戶，我時常坐在他的

小車——獨輪車——上，他替我推了大園的一圈，他還說用小車子把我推到鄉下去頑幾天呢，可是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大園有一個棧門，通小河的，一個看門的老頭子起來得很早，他曉得我要去了，也不住的長嘆幾聲，有個百年的一棵椿樹和三棵七八十年的槐樹，都伸着蒼老的枝椏，上面托着幾個鳥窠，已經有許多烏鴉在呱呱的向我們叫了，我們在場地——晒稻的地方是水門汀的——上坐了一會，三個人都好像一齊想到了一件什麼事。這場地上曾有過我們的影子，當日午，或日偏西，或日將落時我們站在這裏互相用炭影子，車了滿場地的長長短短的影子，就是這麼一事，再也不會忘記的。可是影子果已消去了，場地下面一排倉房也都大開着門呢。

由大園，穿過多青樹的門，到公共的大廚房——現在早已不用了——然後到花園裏了，花園的門也沒有鎖，一推門，只見燒字紙的爐亭的頂去在地上，爐口堆着許多字紙，飛了遍地。我抬頭看看杏桃石榴，櫻桃，花紅蘋果等許多樹，它們也俯着頭用它們的葉子拂着我，玫瑰的枯枝，早已半倒下了，也沒有嬌豔的紅，也沒有刺人的尖刺。還有許多春花夏花，都是禿了枝的，只有正開的是桂花，

依然放着它那襲人的香氣，未放的是菊花，含着苞子，似乎也在做春夢，也抱着無限的希望，我和她們都是一句話沒有，悄悄地立在晨曦初破的花影下。默然的訴盡了各人的惆悵。

經過長巷到書房去，院子裏的兩棵梧桐樹，正在結桐子呢。一個月形門的花台，我只要一下了課後，便上去攀着天竹，碧桃，綠梅樹頭。書房裏面的牆壁上，不知是誰畫許多貓，狗，老鼠，我寫的許多字都零亂一地，一個鐘也停住了。在外房是先生的寢室，一張空牀上結滿了蛛絲。她們一岳，竺，也常到這裏來頑的，三個人只低了頭故故在辭紙堆裏尋找些不緊要的東西。後院的芭蕉都離披着，我們出來後本想到書樓上，大祖母，三祖母以前住的故宅裏，可是不成功，已經租給別人了。門閉着緊緊的，只得望了一望門便回來。還有祠堂裏是最想去的，那是我們唯一的捉迷藏的好地，可是也不能夠了，也是送給紅卍字會做救濟院了。也只得由門的縫隙間張了一張就回來了。

早飯後，一切行裝已上了輪船。許多送我的人也都在小東門外等我，大家都是慘淡的容色，只有我和岳，竺，放着笑容，當輪船移動時，她兩個站在岸上，我揮手叫她

們回去，岳說：『假使在你高興時就來信。』竺說：『假使你有好的消息就報告我。』我點了點頭，說：『假使故鄉有事，你們一定要告訴我。』各人笑了一笑——這個笑，是甜是酸，是苦，連當時的我們是不得而知的，——我說『走吧，回去吧！』她們也都說：『好！就這樣的散吧。』

思 鄉

馮素珍

(一)

夕陽西沉，飛鳥歸巢，天色漸漸由淡白而成灰色了，這時四壁蟲聲底悲鳴，彷彿是憑吊我離鄉的輓歌。

一去不返的韶華，如在作無窮盡的賽跑，兩個月暑假放浪的家庭生活，却又無形地過去了，我以為快樂之神，永遠置在我的身旁，不料牠竟突然脫離我而不知去向了。

現在呢？我已背井離鄉賤遠父母，遠隔兄嫂姊妹，孤影踉蹌的回到校中。

唉！一肩行李，負笈遊蘇的我，舉目無親，飽嘗着客窗淒涼的况味，「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現在我雖然不是和家永訣，然而何日方可回里？我雖然沒有走至九泉

，然而何日方可重逢？不過………唉！不過天下那有不散之席？那有常圓之月？我雖然這樣自解自慰，可是總不免有些難過。

在這蒼茫的秋夜中，家庭的快樂，叫我何處去摸索？更叫我何處找尋？

(二)

旭日東升了，黑暗已被光戰退了，工廠裏的氣笛已一連二的叫着，同時學校裏起身鐘也鏗………鏗………鏗的敲着，其實我已不等待敲鐘而已醒了！

今天我醒的時間，約莫在四點半左右吧？我揉開惺惺的眼睛，拿起一本古文觀止，默讀了一篇陳情表。

當我讀完陳情表的時候，那無情的眼淚又不由自主地像斷線般的珍珠落下，回憶我暑假在家，我的姊姊常和我在一處讀古文，如弔古戰場文呀！滕王閣序呀，祭十二郎文呀！陳情表呀，祭鱸魚文呀………等，每天總是高聲誦讀，尤其是姊姊富有節韻的聲音，彷彿還在我耳鼓裏一般。

現在呢？我和姊姊已天各一方了，唉！我何時再和姊姊同讀古文？何時再能聽見姊姊清脆婉轉的古文聲音？—

這個是又要等待於五六月之後了嗎？

(三)

一間靜寂的寢室，坐着一個流淚縱橫，悲哀滿腔的我，忽聽得同鄉周君志卿大聲叫道：「素珍！妳姊姊有信來了！」我連把忙信拆開一看，唉！真使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

核園裏的洛陽花，似在恣意的譏諷我，已失嬌嫩婀娜的梅樹，似在輕薄似的竊笑我，樹枝不息的擺動，似在彼此互語的議論我，牠們大概是譏笑我太迂氣吧？

我切念着家庭中甜蜜的晨昏，因此，每天只見我哭喪的臉兒，紅腫的眼睛，書也無心讀，飯也無心吃，這樣下去，對於我的學業，豈不是有重大的影響嗎？想到這裏，不覺心驚長嘆！不，我決不，我決不爲了家了切念家庭，而辜負了黃金似的光陰了！

不錯，離開母親的懷抱，走到人羣中來，的確是一件悲傷的事情，不過，我覺得愛自己，終於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切，從此以後，我斷不去追求已往的陳迹，更不願去飲那回憶的毒藥！

自此，我當格外努力我的學問，力求上進，以報各位

師長循循善誘之義！副我父母般般期望之心!!!

(四)

素來不喜孤獨的我，這半學期却大大的不對，那孤獨的魔力，不時的包圍我的軀殼，因此，我在空閒的時候，常喜一人坐在寢室裏，看看書本，有時對着牆壁呆呆地發怔，有時想到我的家鄉，甚至哭泣。

當一人獨坐的時候，最能引起異鄉遊子的思鄉之感了，尤其是多感的我，每在一人孤坐，或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懷鄉思緒，簡直會發瘋似地暴發起來。

我從家來校，已整整的一個禮拜，但是在這禮拜中，我父兄所叮囑我的話，以及我母親，姊姊，不忍和我離別的哭泣，那一天不在我微弱的腦海中浮映呢？我寫到這裏，手已不斷的顫抖着，思家底熱淚，不住的撲撲簌簌地流下了。

久別重逢

許元貞

「久別重逢」一件事是何等快樂喜歡呢！當我放學回家時，見客堂中坐著一位衣服極素樸，頭髮也不修飾，年約

三十左右的女子，和母親正在談話，我便悄悄地到書房中，放下書包出去看是誰？啊！原來是四年級教我的胡先生，她不到我家已有二年餘了，所以我有些面熟陌生。胡先生呢？就絕對不如如此的，凡是她所教過的學生。她不會忘記甚至姓名都記得在腦海中呢！

可敬的胡先生，她臉上的紅彩似乎比去年更薄了好些。時時咳嗽著，我就問她說：『胡先生你健康嗎？你再不顧著你自己的身體……』『一點都沒有什麼。』先生回答時帶著又喜悅又憂愁的笑容。那時母親也說了：『胡先生你太高聲講了話，爲了學生們太勞苦了自己的身體。』我們相敘了一會，胡先生因事太忙，所以不便久留。不久就和我們別了。

啊！親愛的胡先生，我怎能忘記你呢？我雖已入了中學，也一定還記得你的一切，并且無論到了何處，只要一聽到同你聲音差不多的人，就要回憶——起先生教我四年以來的事情。啊！我因了先生學會了多少的事。那時先生雖常已有病，身體不健康，可是無論何時都熱心地愛護我們，教導我們的。我們書法上有了惡癖，她就很執心，試驗真實問我們的時候。她執心得幾乎坐立不安，我們寫得

清楚的時候，她就真心的喜歡。她像母親一樣地待我們。像這樣的好先生叫我怎樣能忘啊！

無錫旅行記

韋均倪

月之三日，吾校作無錫之遊。同遊者凡廿三人。

晨七時，即整隊出發；在車中同學輩多立者，我因疲於各種紛擾，且素有「暈船」之病，故得獨據一隅而坐焉。車輪轉繞，人聲嘈雜，沿途風物，人皆認為富有趣味者，我則漠然置之。

車抵錫後，紛紛僱人力車至縣女中，午膳畢，即往西門參觀工廠。在西水關擺渡，至茂新麵粉廠投刺而入，則規模甚大，屋宇崇宏。由麥以至於粉，須手續凡七，以是機器之裝置亦分七部，椿焉，磨焉，軋焉，篩焉，然後方成為白粉，余等因是知「物力維艱」之言矣。轉轉折折，經無數狹小之扶梯，直至屋頂上，引導者乃詳告我等以廠中之種種，知現在所製者，尚係美麥奧麥，至秋收時方有國麥焉！參觀畢，即道謝而出。

復往申新第三紡織廠，至則巍然一建築物，大可十圍

簾入雲霄，首先闖入余之眼簾，則一烟囪也！因顧謂同學曰：「昔日但見其爲管狀之物而已，安知其如是之巨哉！」復相率進內，參觀至織布廠，悉有機器凡千四百架，僱廿歲左右之女子經營之，每人至少可管機一架，至多可四架，計每架每日可出布帛二疋有餘。憶昔手工業時代，由棉花而棉條，復由棉條而紡成紗，更由紗而織成布，不知經幾許時日，方能成布；今則由花而條，而紗，而布，僅指顧間耳！科學之進步，於此益著！

當余等巡行於機器週圍之際，管機之女工，皆止其工作，而羣以奇異之目光注視余等。據引導者云：「女子來廠參觀，足以減少女工工作之効力。」故余等匆匆別出，不復多作勾留矣。予等去廠已遠，偶回顧該廠窗口，猶有不少女工顧視余等而指手劃腳也。「女同胞乎，汝等實乃我女界中之優秀分子也！既能自謀生活，又能爲國家爭權利，較之予等，相去遠矣！敬以予至誠之心，祝吾爲女界爲國家爭光榮之女同胞納福！予等去矣，請勿爲念！」

復往惠山遊寄暢園，則秀水盎然，惠山倒映其中，怪石玲瓏，歷歷在目，幾疑水中別有天地也。出園門，因天

色已晚，不及上山，就在二泉亭上啜茗小憩，同學輩以既至勝境，而不得逼歷，羣相恨恨而返。

翌日，駕小汽船一艘，向城西出發，至蠡園，舍身登陸，商之蠡園主人，因未攜校片，故有難色，良久始允入內。其中鑿石爲池，池旁堆石爲假山，石皆鍊成各動物形。或踞踞而傲視，或匍匐而偃臥，若長思然，若對鏡然，形形色色，各具情態。路皆迂迴曲折，每穿數石洞，跨數小橋，滿以爲另一境地矣，環而顧之，則仍適所遊耳，故遊於其中者，殊饒興趣也。

出蠡園，入賽蠡園，此園視蠡園爲小，但曲欄亭榭，小橋假山，堆砌於一潭綠水之上，亦有可觀。

出賽蠡園，復上汽船，囑舟子向鼈頭渚駛去。予因樂觀此波浪起伏之太湖，乃倚窗而眺焉。俄頃，遙見一秀色可餐之土阜迎面而立，蓋卽鼈頭渚也。既達卽分隊向上攀緣，至山坡平坦之處，卽分割麵包，塗以廣州罐頭食品公司之玫瑰醬而食之。同學輩，初則以爲有類乞兒相，頗或不屑，繼則覺別饒風味而大嚼矣。食畢，又高唱「上山」曲，既登其巔，則芳草如茵，油然可愛，因仰臥其上。驕陽當空，和風拂面，遙望太湖之水，一碧萬頃，與天相接，

而乳白色迷漫之烟霧中，時有孤帆點點若水鳥然，令人大有終老是鄉之思。

復遊小箕山與梅園二處。梅園則梅花已過盛開之期，落英繽紛，餘香猶烈；小箕山則除蛤蜊殼之路，行其上有悉煞之聲外，別無可取之處。日既西墜，乃登舟而歸。

又明日，余等觀察市街，覺無錫之街道，不似蘇州之廣闊店舖亦不似蘇州之壯麗，街頭珠光寶氣鶉衣百結相去天壤之動物，亦較蘇州爲少！

午後三時，予等卽又向車站出發。此次車上，大不似前之擁擠，予亦可憑窗遠眺，豆花麥浪，相映成天然美景，時有麥飯紙錢，相接於陌上，遊子見之，能不喟然興嗟乎！

既至校，乃爲文以記之。

無錫遊記

姜蕙英

我不知我這次旅行的意趣怎樣，我的雙腿只是如機械般一刻不停的跟着他們前進着。

雨是一點不客氣的如此下着，我們呢，不坐車，也不

喊着脚痛走不動，大家勇敢的，努力的前進，終於是從校中一直步行倒了火車站。

車上的乘客是如此擁擠，但是我們依舊是勇敢！進攻！努力的進攻，不到五分鐘已被我們佔據了車中的一部分。

車輪開始在轉動了，同時蘇州是慢慢的在我們面前由大而小，由近而遠的消失了。下午一時許到了無錫車站，立刻叫了黃包車直達小婁巷縣立女子中學校。啊！人活着是何等方便，要東就東，要西就西。我記得當我們將父親的靈柩由北平運回南方來的時候，是何等的費事，現在每當我乘了火車到另一地方去的時候！怎不使我以為是在夢中呢。

踏進了縣女中，才使我知道了想像的錯誤——原來當我才踏到此校門口的時候我是多麼的看不起牠，牠是多麼的窮像，一點都不神氣，但是一踏進了校門，不得不使我羨慕而自責了。內部的設施是如此的精雅。假山，清水，綠樹，紅花，雜錯着，地方很寬大怎不令人羨之慕之！

於縣女中吃中飯，出發，經過小河上，大河上，三皇街，西水關，趁了擺渡船，到茂新麵粉廠去參觀，當我們

許多人都踏到擺渡船上的時候，有一大半人都是驚訝着，我真不懂性命是如此的寶貴？

到了廠裏，由一個我們素來不認識的人，領着我們一間間的去參觀各種機器，啊！真複雜，於是我總覺得造一部機器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出了茂新麵粉廠。又到申新第三紡織廠去，廠裏的經理爲了怕女工要來看我們而耽誤了她們的工作，所以起先不歡迎我們進去參觀，但是因了國文教師——虞先生的請求終於應許我們進去參觀了。

機器聽了牠的小主人的命令而轉動着啊！這麼年幼的女孩子也能管這麼大的一部機器？真能幹真可佩。

一間間的走進去，的確，當我們每走進一間的時候她們——女工，大都是停止了工作來看我們。這樣結果她們終於是受了工頭的唾罵啊！可憐！這使我覺得非常的慚愧，我覺得我很對不起她們，我們爲了增長學識，而使她們受了苦。

步出了紡織廠，又灣灣曲曲的走着，到五里街上行行重行行，惠山的影子終於是由小而大，由大而變成了我們的立足之地。這使我一面覺得非常開心，而一面又不覺使

我們非常掃興，因為上帝太不憐恤我們了，我們好容易達到了目的地。而他又爲什麼將大地慢慢的罩上了一塊黑幕？先生是出主張了，他們叫我爬上去，我們呢，却不約而同的說「過一日再來爬。」結果呢，我們的主張終于是得了勝利，可是第二次的光臨惠山不知要到何時哩！

在二泉亭上喝了幾杯茶，又到寄暢園慧山公園去走了一趟，回到縣女中去。

地舖是多麼的有趣，可以滾來滾去，可是地板太硬了，全身的骨頭有點兒酸痛。

校長的表妹，同丁先生一塊兒睡在我們的地舖中。校長的表妹是滔滔不絕的將私人的事講給丁先生聽，丁先生輕轉的笑了，我們呢？偷笑得不成功了，終於是哈哈的大笑起來。這一笑不要緊，可是我們所喜歡聽的笑話就從此聽不到了，啊！可惜！

在許多笑聲中忽然聽到了微微的抽哽，這不得不使我將已睡倒的身體再從新爬將起來了，四面找了半天，哦！原來是她，——小弟弟，爲什麼哭？真沒趣！

衆人的遊心太過分了，天還未亮已都爬了起來。早飯吃過了又同樣的出發，「哈哈！真開心，我們趁這隻小船

？』——當我和坤格，權，蘊華，四人先達到碼頭的時候華用着那天真的口氣說着。

啊！果然！我們都踏進了這清潔秀麗的小汽船，安坐在那雪白的沙發上了。

汽笛哇！哇！的作響了，同時我們各人的口中不約而同的唱起了歌來。微笑佈滿了各人的面龐。

啊！風景真美白極了，碧青的水，威巖的山峯，掛帆的船，白金色的飛鳥，啊！真使我們忘了一切！忘了一切！我們誰不願永遠的立着看這秀麗的湖光山色！

不到一點鐘已達到了蠶園，啊！灣灣曲曲的假山粉紅色的桃花，潔白玉蘭，碧綠的草地！我和華，格，權到了這裏都不肯走了，四人盤膝坐於碧草之上。「我們不要回去了。住這裏吧！你瞧那邊的房子不是像人家的住屋嗎？」這句話不約而同地從四人口中直衝了出來，於是四張嘴合不上了，八隻手更牽得緊一點，「我們真是好朋友！？」「我們走吧！找她們去！」權先如此的提議了。於是我們三人又不約而同說了一聲「好」因此又大笑了。四個人張大了嘴，灣倒了腰一步步的離開了草地，穿過了山洞，爬上了假山，俯頭下視忽然看見了我們的隊伍，於是跑下來再一

塊兒前進着。一座座的小山，一段段的小橋，一條條的小河，走過去，忽然聽到了幽幽的胡琴聲。啊！這胡琴聲配着這風景真幽雅？！真幽雅！我們幾疑身處仙境了。各人的脚步都變成了慢騰騰慢騰騰不肯再走的樣子，經了先生再三的催促，於是又回到了小汽船上，包，衡兩位先生拿出了許多荸薺甘蔗給我們吃。

船又停了，同時我們又如飛一般的離開了船。登了岸，這更使我們快活了，這地方比先前的地方還美麗，幽雅，山是高的，水是無際的，在湖邊有一座幽雅的亭子，在亭子裏有桌椅，在亭子的左邊還有一張小石桌，石桌的兩旁，又有兩隻圓的小石凳，這裏就是素來被遊人所讚美着的鼇頭道，這時我們都坐在亭子裏，假山上，小石凳上開始野餐了。肚子飽了再前進，太陽是這麼的熱，我們走得混身大汗，沒法，買了幾串荸薺充充渴，吃完了再走，爬山穿洞的大遊而特遊了一陣，但是結果依然回到了小船上。這時我們都不喜歡這小船了，因為牠總是拉了我們離開這仙境。

行行重行行不多一會兒汽船又停了，大家都登了岸，我和坤，權，華，三人爲了此處的風景不甚好也沒有上去

，不到三分鐘上岸的人都回來了，口中不住的說：「小箕山有什麼好玩！」

汽船又到了梅園，我們走進去，風景確是很美麗，可惜粉紅的花都不知去向了。

出了梅園趁汽船回無錫縣女中。

今天晚上安靜了，大家都因疲勞而入酣睡了。

天未亮又都已起了身，同時捆好了各人的鋪蓋預備回蘇了。

飯後到東林書院參觀，除去幾棵松樹外還有什麼呢，不過撫今追昔，感慨繫之哩。

三時快到了，大家提着自己的箱子出發到火車站，詹敏謙太沒用了，一個小小的藤籃都提不動哩！

火車的輪盤；又同樣的轉動了，可是我們所去的地方不是無錫了。

崑山遊記

昭 齊

春天已經降臨到人間，世界上的一切，都換上了一襲簇新的衣服，這時的郊外，有蒼翠的山，葱龍的樹，碧綠

的水，和各種美麗的花，這是一年中最可愛的時期了。當這時候，學校內總要舉行一次旅行，到外邊換換新鮮的空氣，得一些教室內所得不到的知識。可是今年不同了，因為受各種的影響，於是我們決定只到崑山去逛一下。

當我們那天出發的時候，是一個陰天，天空密佈着低低的雲兒，叫人看不出早遲，我就是爲了這個原因，弄得很遲，幸而潘君來喚我，我聽到她的聲音，飛也似的跑出去，看她似乎很急的樣子，對我說：「快些吧！他們都等你呢？」「呀！怎麼如此的早！」我就隨着她跑到隊伍裏去，和她們一同走，唉！幸虧潘君，不然我今天一定不能同玩了。

我因爲走不動，中途就和毛君一同坐車，可憐那車夫是個老頭兒，他拚命的跑着，那裏拖得動我們兩個人呢？後來，丁先生叫我和她同坐，比較好了，那車夫正是個青年，力氣當然大得多，當我們剛到平門的時候，於是各人顯出一種快樂的神氣，似乎要催他快些拖上前去。

我們到時，我們所要趁的火車已在我們的眼前，但是人很多，大概是因爲星期日原因吧！幸虧我們佔到了一節空的車，所以不會受到擁擠的苦。

忽然有人喊道：「我們的目的地已到了！」果然，我伸出頭一望，是了，四面都是田野，還有幾個農人在那裏忙着，我們下了車，一路走，看見那碧綠的麥和金黃的菜花，還有那絲絲下垂的楊柳，沿路植着，直到鬧市，市上的街道却很狹隘，我們先到家常飯店吃麵，半時許後，我們就上崑山，路程並不遠，不多時，那座山已矗立在我們的面前，望去並不高，所以我對真芳說：「今天我一定要爬上最高峯，好嗎？」她表示同意，「好！我們快些走吧！」到崑山山腳了，大家上山吧！我因為有些疲乏，所以在山腳邊等了一回，不覺有的同學已爬到半山了，回轉頭來，很驕傲的樣子似乎只有她們能到半山，我當然有些不服，一定也要爬上去，我和競桂攜着手上去，口中還唱着上山歌：「努力！……努力！……努力望上跑！……」好容易到了半山，就在那裏坐了一回，再爬上去，好了，最高峯已到了，上面並沒有有什麼好玩處，遠遠望去，濛濛的雲如霧一般，這山和虎邱好說差不多呢，但是今天的風真不小，尤其是我們在山上，山雖不高，風力却不能和平地相比。

山雖然沒有什麼好玩，不過遠望一片清幽的風景，也

能使我的疲乏消去一半，可惜老天不好，假使出太陽，那風景定將更使人們陶醉哩。

忽然董先生病了，大約太疲乏的緣故，因此，先生們催我們下山，我很想再留一回，可是他們已前去了，唉！我們還沒有遊遍，雖然時候還早，也只得隨着走了。

當我們回家的時候，老天三點兩點的下雨了，車窗也已落濕，我就在火車內睡了一覺，醒來時已到。我們的家鄉了，那時我當然望快些到家，因為我有些頭痛，兩足也很酸痛，所以今天很疲乏，到家後，只得去做甜蜜的夢了。

春假旅行記

馮素珍

天還在朦朧模糊的時候，隔壁房間裏咯咯的皮鞋聲，這時的我，正在似醒未醒的當兒，忽被這一陣皮鞋聲的嘈雜，把我鬧清醒了，恍然想起今天是旅行崑山的一天，我急忙披衣起身。

七時半我們整隊出發，走到車站，約費去半小時，有各位先生領我們登車，息了十分鐘，車身微微的移動了，

一刻兒，車聲隆隆，風馳電掣般的直向我們的目的地——崑山——前進！這時車廂裏的嬉笑聲，簡直我這枝秃筆難能形容的。

崑山到了！各同學都歡呼着，我們下車後，重整隊伍，進了一家家常麵店飽腹，麵後，再前進，不久就見兩扇很莊嚴的鐵門，上面很顯明的寫着四個大字：崑山公園，我們跨進了園門，迎面就是排列着許多形如尖塔的蒼松翠柏，煊染出一種分外的美麗，這松柏生在此地，不知有若干年月了。

行行復行行，走到了山麓，拾級向上走，我們一口氣爬上了最高峯，遠遠眺望，四下房屋像雞埕，人高不過四五寸，飛鳥上下，婉轉流連，白雲渺渺，四顧茫然，可恨天不做美，頓時四邊雲霧密佈，因此我們不能流連多久，大家採些標本，乘兩點鐘車回蘇。

靈巖遊記

尤蓄寶

靈巖為蘇地名山之一，其地古蹟甚多，然久聞其名，而無暇暢遊其地，頗引為憾，今聞校中有穹窿靈巖之行，

乃欣然借往。

由汽船達木瀆後，卽向靈巖山而行，沿途風景甚佳，未幾，已達山麓，仰觀高山，不禁歎造物之神化；進山門後，涼風吹來，心神爲之愉快，沿途石壁光潔，據云可製硯石，至半山，入一亭，遠望太湖，一片汪洋，往來船隻，無異星星小點，在亭上少息片刻，更向上行，山路崎嶇，甚感疲勞，前行數百步，離山頂百餘尺，有一石穴，面向太湖，南方景物，可以一望無遺，休息片刻，鼓勇再進，所經者爲曲道，步行甚難，既而入大道，東望蘇城，但見舍屋點點，渺小極矣！田野青黃相連，小溪灣曲如線，誠美景也；登山頂，有地藏殿，殿頂有大鐘，寺僧擊之，則其聲宏壯歷數分鐘而後止，後向西北行，有二井，一圓，一八角式，井中有水，擲以銅元則旋轉而下，相與少息數十分鐘，卽下山，緩行百餘步，四面省奇山，其一狀類龜而俯視太湖，則俗名所謂烏龜望太湖者是也；余等徐徐而下，午時，已抵山脚，相偕入酒家果腹，午後憩息於茶館，後因不及駕舟至穹窿，遂舍於石家飯店，此乃遊靈巖之大概也。

遊穹窿山記

葉雲珍

上午八時，我們乘輪船向木瀆前進。約經兩時，已到木瀆。那裏雖是小鎮，却很鬧熱。上岸後，在梅苑休息片刻，即登靈岩山，鼓勇邁進，直達山頂。遊目四矚，頓覺精神倍增。此山古蹟很多，有吳王井，西施台等，但大半已成瓦礫，徒令人觸目傷懷。流連多時，始下山，而赴穹窿山之輪已開去。是晚，遂下榻于木瀆的石家飯店。

次晨，乘輪到穹窿山。上岸後，上山尚有七里。我與數同學坐山轎而上，比今春在漢口遊武昌珞珈山坐汽車，另具風味。起先走過的是田畔土埂。田間稻已割好，排列得很均勻，我便同轎夫們談談他們的耕稼情形。忽聞潺潺泉聲，來自山澗。同時路漸傾斜，後來彷彿此身快要向後倒了，同前年遊九江廬山牯嶺的情勢差不多。不一刻，仰首而望，已見寺門；步行而去的同學也已在那裏向我招手。等到同學們都到齊了，進寺內休息。午餐時，青菜鮮蔬很是可口。飯後，由小道士領往山頂簪帽峯。我在前走着，毫不害怕。可是到後來路漸窄，腿漸發抖了。低頭下望，河流田地已渺小模糊，設一傾側，就要粉身碎骨。而抬

頭上望之，箬帽峯還相去不知多遠。後來同學們遠在我前，我與邱君，趙君愈落愈後，害怕的心且使我們不能向上。慢慢的回到寺中來，隱隱地聽得後面有同學道：「三個落伍者，快來呀！」

時近日暮，爬山同學回來了。她們高談着山頂奇景，我們只有含着羞慚，默默的靜聽。

晚餐後，就在寺的附近徘徊，烏雲籠罩在我頭上，沉寂和黑暗，緊環着無邊的空際。在這黯澹的憧憬裏，不覺使人感到暮秋的淒涼。「天色是如此的冥濛！宇宙是如此的靜肅！」我低念着：「雲珍，你不怕鬼嗎？快去睡吧！明天要看日出呢！」我被薇拉着回房去了。

次早，大家立在寺門外觀日出。但見蔚藍色的天空，滿佈着美麗的曉霞。曉風習習，吹得頭髮蓬鬆，可是大家熱望的太陽，總不出來。後來先生們說：「太陽被雲遮住了，要到高峯上才看見。」我們只能失望地下山。我便隨便作了一首詩：

「光明的太陽，

你快現露吧！

大地的一隅，

我們正期待着妳呢！
可是光明的太陽啊！
妳終被灰雲遮住，
給予我們的，是：
時有時無的彩雲。
待得何時？太陽呀！
快叫清風仙子，
將灰雲陣陣吹散，
我與妳好行一見面禮！」

下山比上山要好走些，慢慢走下去，也不覺甚麼，只是鞋底有些淌滑，到了平地，裙鞋已滿沾露水。輪船還未來，所以在河邊靜待。有些同學，還要到天池山去，等我們上輪後，他們便走了。

在輪上約三時，已到胥門，各自分手回家。三日的旅行，很快樂的過去了。

回上海去

戴亞雪

出發以前

第一次小考結束後，我想回家看看我那久別的雙親。可是衛生和歷史，偏偏上星期不考，硬要延到這星期考。父親的請假條，早已寄來了，本來預備在雙十節和鏗哥一起動身，被這兩科考試，拉住了不放我走，所以鏗哥只得一個人先行了。橫豎上海我一個人走慣了的，像我這樣大的孩子，難道會給拐子拐去了不成，真笑話！

候 車

小考已經完畢，今天是我走的日子了，於是一輛顛簸不停的人力車把我一直顛到了火車站，我急急付了車資，拚命的趕到賣票室，可惡的賣票人，偏要和我作對，不賣了，終於我是脫了一班。

我垂頭喪氣的踱進了客房，一個人孤單單的坐在裏面，天是由灰色，而轉變成黑了，四處的電燈也明亮了，我很寂寞的很無聊的呆望着遠處的車影，希望它早早來臨，事實終於不使我失望的，從嗚嗚的叫聲中，喚醒了我抑悶的心情，我急急提了小皮箱，從柵欄中掙扎過去，總算平安的坐在車上，但是天色已是一個蒼茫的黃昏時分了！

在 車 中

一向在校內九點鐘睡慣了的我，眼睛不覺慢慢的閉合

下來，竟有些兒睡意了，可是一班專講滑稽話的趁客們的歡笑聲，又把我萎靡不振的精神振作了不少，大約坐了四個多鐘點吧！便到了繁華的上海，時候已不早了，我大胆的坐上一輛人力車，回到家中已十一點二十分了。

京滬車上的賣花老者

暮色蒼茫，已近黃昏的時候，在一條長長的京滬車的軌道上，發現了一個賣花的老婦人，我只見她穿着一件藍布單衫，黑布棉背心，深青的單袴，赤了一雙枯燥紫黑的足，穿上一雙前穿後洞的黑布鞋，塵垢滿積的稀稀的髮已半黑半白了，左手伸在胸前，右手提了籃子，慢慢的從月台上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她蹣跚的走在鐵道上，可是她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就不容易了。她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她那瘦弱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很努力的樣，好容易才平安的在石堤上徐徐而行。我不知道她是何處人，可是她那可憐的老弱的背影在這一剎那間已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腦海中，這種的影像可說是永久不會忘去的。

大日本特別陸戰隊

吃過了午飯，和財妹散步於虹口公園，當我經過了一

條廣而闊的馬路時，突然在一個頗占形勢的地方，發現了一所在我們中國從沒見過的偉大精緻的洋房，上面寫着：「大日本特別陸戰隊」，裏面有不少的鐵甲車，可以容納千萬人的房子，偉大到極點！一隊隊的日本兵，露出他們的殘酷兇惡的樣子，在我們的地方上示威，真是氣死我！爲什麼我們的地方要這班野狗來建築房屋？同時中國政府又爲什麼不去和他們交涉？這樣的忍氣吞聲，一次一次的被他們蹂躪和壓迫，還不夠享受嗎？唉！不爭氣的中國，永沒有反身的日子了。自己的地方不去利用，而反被人家來耀武揚威，真是有福勿享，無福等天亮！笑話不笑話呢？

晚 餐

晚上，爸爸帶我們往五馬路大慶樓去吃晚飯，我們坐在一間小房間內，叫了一盆清炒蟹粉，一盆清炒蝦仁，一盆焦鹽排骨，和二斤高粱，我祇飲了一杯半，面龐上便發着紅熱，有些兒醉意，媽媽不准我多飲，恐怕我會嘔吐，因爲我的腦子不大健全，時常要發暈或頭昏，媽媽是最愛飲酒的，白蘭地可以吃十多杯，而她的面色不會紅，爸爸和我差不多，可是我要比爸爸多飲些，吃至一句鐘才醉醺醺的歸來，我已模糊的睡着了。

虹口公園

玫瑰色的晨曦，很早的已經射在我的面龐上，我還很濃密的做着粉紅色的夢，因被光和熱的催逼，不得不告別了夢友，而回到我原來的世界，披着衣服洗嗽後，走下樓，雪姊已很早的起身，正待我一同進餐！

早餐畢，兩人披上大衣，跨出了大門，徐徐而行，我們到了虹口公園，兩人坐在一個靠着小池塘的樹蔭下，太陽的光芒照在平平的池面上，璀璨耀目，我吹着口琴，姐姐看着報紙，晨風吹在我倆的身軀上，帶有芬芳的花香，這時景象，多麼的美麗可愛？我們愉快得不覺同時高唱着各種的歌曲，如：快樂的家庭，燕雙飛，催眠曲……等，我們好似在桃花源一樣的所在了。什麼是「惆悵」！「彷徨」！全都消失的乾乾淨淨，只有快樂，自由，被我們儘量的享受着！

到 校

匆匆的來到上海，不知不覺已一星期了，明天就是我的行期，又要回校去收骨頭了，一向厭惡的蘇州，始終沒有使我離它的時候，這是環境的驅遣，不得不使我在蘇州讀書，爸爸的差使往來無定，不得已只得給我在蘇州讀書

了！我不用惆悵，總有離開它的一天！最長最長的時期不過一年半罷了！憂些什麼！「傻孩子！」

我離別了慈祥的雙親，和親愛的姊姊哥哥，單獨的走了，一輛陌生的火車，把我又載到了可惡的蘇州，同時一輛人力車，又把我顛簸不定的送到了校中，唉！我一見了灰色的校門，我那晶瑩的淚珠，早已簌簌下墮了，這是不得已的，哭什麼，讀書是正當的事情，「哭，是沒勇氣的孩子，還是努力罷！」

我自己安慰着自己，一聲鈴響，把我一切的念頭都打消乾淨，我跑進了膳堂。

遠足天平記

黃慧珠

觀賞和遊玩，可以說是我一生最有興趣的事。

校中定於今天，到天平山去觀賞楓樹，可以自由參加。天平山我去玩過的，楓樹也見過的，如此說來是沒有什麼好玩的，但我的好玩心是永遠存在的，如何肯不參加呢？

天尚未明，我已醒了。但聞到悉……悉……剎……剎

……的聲音，原來是雨滴在屋瓦上的聲音，那時的我憂愁的思潮，起伏不停。

……『天晴了！我們預備出發了！這時我快樂得手舞足蹈，正在這當兒，誰踢我一足』。呀！原來我還在床上，我的妹妹把我踢一足。那時我思索了一會，見天還未明，所以就沉沉睡去。我還是自快樂，是空夢一場。

時鐘報告六下了，於是起身，雨算不下了，但雲還是密佈天空。到了校後，又下起蒙蒙的雨來了，我們天平山是一定要去的，所以不管他在下雨否，只當是太陽照着大地。

到了船上之後，雨下得較前大了，河水不住的激蕩着，雨點滴在上面，真如一顆顆珠球。

開船了，只見岸上的房屋，也很快的在走着，隔一會看不見了。太陽也照到船裏了。

目的地將到了，船也停止進了，我們步行了不多時，就見前面連綿不斷的黑鬱鬱的山。於是就很勇敢的跑上山去，到了鉢盂泉去休息一會，又開始爬山了，走近線天只容一個瘦小的人可走，我們走過後，只有湯先生還未走過，他不是一個大塊頭嗎？這線天是難以走過的，我們

正在看的當兒，湯先生已慢慢地走出來了，見他也不覺得走不過的困難。造物者真偉大呀！

徐先生算是一個領導者，好好的道兒不走，却要走沒有路的地方，我拿了棒分開被草佔滿的路，手攀住了枯萎的草，脚尖抵住了草木的根，好容易到了中白雲，但荆棘已刺傷了我的雙手，襪兒也破了，氣喘喘地汗流浹背了，怨誰啊？只有怨自己，這是盲從所致！

到了最高峯——上白雲——眺望着下面：金黃色的地上，映着稀疏蒼翠的樹林，房屋也是很稀少的東一所西一所，是靜寂怪可憐的知道冬已降臨了。我正在息歎大自然的蕭條，忽聞到一陣噉哩咕囉的聲音，原來是幾個日本人，也來此遊，一個中國的鄉下人，很有勁的任他們的使喚在前領導着。唉！鄉下人，你不該去做他們奴隸式的領導者，雖是維持生計，難道不知他是你的仇敵呀？！

我們今天的目的是賞楓樹，可惜來得遲了，這幾天楓樹都枯黃飄落了，所以沒有甚麼可觀。

同時想採集些標本，但一切的樹木都枯萎了，只有荒涼的高山和一些枯黃的野草。後來薄先生等採到了紅色楓葉，就向他要了些，以作標本。

天色漸漸的灰暗了，太陽也慢慢地向西去了，我們正是乘船，向歸路駛來。

船很安閒的向歸路駛，我們也因吃力了，籍在船上休息一忽，不覺船已靠岸了，蘇城已呈現在眼前，但那時夕陽還有餘光斜照着，我便順路到觀前買些東西回家，已是月上林梢了。

秋天的傍晚

詹秀廉

秋深了！大自然已改變了牠的狀態，本來蔥綠的樹葉到這時却變了淡黃。那婀娜的柳樹亦脫去了牠的美麗的綠衣，只剩些枯槁的軀幹。還有那些活潑可愛的花朵，亦早已躲藏起來了。看這一切的景像；顯然知道深秋已降臨了。

記得去年的中秋，我和哥嫂及友人等，作吳淞海濱之遊。那時我病剛好，因為要解解月餘苦悶的病榻生活，所以決定要同去。可是哥哥因為我病後不宜遠行，因此不許我去，然而我却非去不可。結果他們被我纏得沒法了，所以終於答應我去了。那時我是多麼的快慰呀！

我們在四點左右出發，到北車站趁火車，大約經過一小時多的路程。火車到砲台灣了，我們下車後步行至目的地——海濱——天已傍晚了。那時秋風習習，海濤起落，舉目遠眺，只見茫茫蒼海水光接天，一望無際。海中的船隻和水鴨一般地在游，幾乎辨不出是船。在那裏沒有香豔的花卉和那唧唧的蟲聲。那裏只有魁梧的梧桐和忽濤的澎湃聲。但是啊！那高大的梧桐却落葉滿地，所謂「梧桐葉落，天下知秋。」在這裏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了。

我們在這裏遊玩了不多時，已金烏西墜，玉兔東升了。天上的白雲層層，一團團地野獸，一朵朵地如棉花，奇形怪狀無所不有，真看得我呆了。我們四週有的是：戰後的遺蹟，頹垣斷塔，瓦礫狼藉，那裏的砲台亦被炸燬了。那種淒慘的情狀，映照在靄色沉沉的傍晚，更覺慘不忍睹了。

晚色漸漸的蒼茫了，那皎潔的月兒隱約地露在我們的頭上，陣陣的晚風吹舞了我們的衣襟，我微微的打了個寒戰。於是便提議回家。在歸途中在我的弱小的腦筋中，感覺到人生的乏味，你看！這田園的景物不時地在改變。人不是亦隨時的在轉變嗎？結果都是虛偽的！無意義的！

觀前街

詹秀廉

頂頂大名的觀前街，差不多每星期要去拜望一次。前二星期因為忙沒有去，心裏似乎有些不安，今天不能再去了。

還沒有到觀前街，沿途便見到許多的摩登男女，一到蘇州大戲院的門口；那些摩登男女更多了。穿着長長的外國紅的旗袍，綠綠的長褲；配着二寸多闊的黑邊。外面還加上一件長不及腰的短大衣，這是多麼的漂亮？！直挺挺的西裝，漆黑的皮鞋。這又是多麼的神氣？！那些男女絡繹不絕地望影戲院裏跑，將個售票處緊緊地包圍起來，這顯然是戲院裏的生意興隆。誰說中國窮呢？誰說現在是國難臨頭呢？

跑到觀前街，只見兩旁店鋪的櫺窗裏；陳列着各種你所要的東西，穿的，吃的，用的，玩的……無所不有。一九三三年最時式的服裝，陳設在大玻璃櫺裏，只要你有袁頭，那末你歡喜那樣就那樣。當然的，自有那些太太小姐會去光顧。不然若都是像我那樣窮鬼，那些店便會關門

大吉。

這裏那些摩登青年更多了！又，大約因為蘇州人喜歡紅的。所以大多數人都是穿着紅衣紅鞋，連臉上嘴上亦塗得紅紅的。使我真的看得眼花了。幸虧這裏沒有汽車，否則那條狹窄的街道，怕容不下這許多的人吧？或許會多幾個車下鬼吧？呀！繁華的觀前街！神祕的觀前街！

壅 工

劉和詠

蘇州的風俗比較我故鄉的安徽，我覺得很多的地方是不相同的。譬如我今晨上學校的時候，大致不過七點鐘的光景，看見安定中學的門口很幽靜，好像這時候還未到七點似的。不過淡黃而無力的太陽是出世了。我在這時候很快樂的放開脚步走着，走到我的學校要走的路上，大的街，小的巷，都擺滿了馬桶和便壺。這是在我眼睛裏所沒有看見過的，尤其是男人倒馬桶。我帶着好奇的眼光，留心他倒馬桶的手續，他倒的時候並不是像女人家倒馬桶一個一個的慢慢倒，他倒的時候好像蘇州人送壽禮捧一盤堆寶塔包子似的，他一次能夠接連串三四個的捧着，到了目的

地再慢慢的倒出來。這些倒馬桶的男人，並不是城裏的下等階級人，看他這樣的誠實和耐勞，就可確定他是鄉下種田大哥。他很遵守他規定的時間做事，從這家責任了後，便不停的又到另一家去謀生意做。我很留心他醬色的面孔，焦枯得令人看着他很為可憐！但在這時他並沒有留心到我在可憐他。

中秋隨感

周敏如

月兒年年都有圓的日期；北國山河的殘缺，幾時得圓呢？四省同胞流離散失的又幾時得圓呢？

回家後，就看見桌上滿供了水菓，燃燒着一座座的香斗，我們都深深的膜拜着。月兒是很自然的享受，並且是年年的享受了。

但是，月兒啊！人們是愛你的，你是年年受着人們膜拜的，你究竟帶了多少幸福給人們呢？你為什麼不永遠的照着人們呢？月兒啊！但是你也懷着悲哀吧？你瞧見了九一八鐵路邊的慘劇嗎？你瞧見一二八的炮火連天嗎？你瞧見鐵蹄下的犧牲者嗎？人是痛苦煩惱極了！你呢？也就黯

淡無光嗎？唉！前年的中秋你是照着關外「漢家營」今年的中秋已不能照見關外的「漢家營」了。但是關外的同胞還是一致的歡欣着，向你膜拜呢。你看見他們愁嗎？你看見他們苦嗎？他們是不是在嘆息着：「不堪回首月明中」嗎？本來是「月到中秋分外明」，如今據我看來似乎變為「愁人怕見月圓圓」了！

到農村去

毛 詩

城市的污濁空氣我不願再呼吸，觀前的形形色色不忍再玩賞，既高且大的洋房我不需住，廢時傷目的電影我不要看，都會的人們的虛僞心理我怕被染及，浪漫生活我又未敢學步……我要脫離這坑人的環境，我要改變我不自然的生活。

我需呼吸新鮮的大氣，我願居住精潔的茅屋，純潔的芸芸衆生。我渴望着接近，雞狗貓兔是我伴侶，野草開花使我徘徊，我要具樵子漁夫的誠實的心情，我要過鄉農野老的儉樸的生活……我該到農村去！

到農村去！我吃我自己種下稻，自己種下的菜，更穿

我自己織成的布。空閒的時候，看看冰心女士們的小說，或者與天真的村童們玩玩談談。高興就喝喝酒，不高興就睡睡覺，雞鴨魚蔬是下酒佳肴，不用高價遠沽，樹葉是天然的良榻，有勝銅牀，沙發，若還感到寂寞，那麼，有小鳥歌聲可聽，雞兔舞態可觀，……無憂，無慮，無愁，無苦，誠可了我此生了。

到農村去！我該到農村去！

隨 感

汪以芬

含着冷意的風，撲面的向我吹來，把我衣服的下擺，掀起了，活像蝴蝶的二翼；在不停的飛舞。這時太陽還沒有全落下去，一片黃金色——將落未落，最後掙扎着底餘輝，照在含有詩意的五卅路上，益形美麗。

但我急於要回家，揀了伴我進學校的書包。只是很粗忽地，急急地，低頭走着，再沒心緒領賞這幽默而青翠的道路。

——「那末姐姐，您為什麼要上城裏來幫人家呢？在家裏種田不好嗎？」唉！說那裏話來，我怎不這樣打算，

可恨我的丈夫及阿婆，都和我作對，常常鞭管我，熱諷冷嘲，雖然有話也無處說。因為父母親早都死亡了，兄弟姊妹一個却沒有，您想我不出來幫人家，難不成儘他們打死！「不過像您這般好人，也要受這種魔，誰都不甘心的，您以後不要回去了吧！」

猛然間，溜進了我的耳朵，很清晰，又簡單地，不由我不抬起頭朝她們瞧，可是她們正很敏捷轉了灣，只露出二個穿着藍背心，三十歲年紀的背影。無疑地，這定是人家的傭人，在談一種瑣屑的家事。

現在的一般小姐？太太？徒呼着男女平等，男女平權！男女經濟平等等！一類悅耳的高調，不肯站在切實的地位上來講話，或做去，那有什麼用呢？剛才的談話，不管牠的確與否，總是象徵着現代一般的鄉村生活的狀況，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但所謂注意，單唱老調有何用呢？我却了談話的影響，憑添了些惆悵，感想，再低下頭來，無意間見樹上掉下來的葉子滿鋪在地上，一種可憐的狀態，愈使我覺得有一種難堪的心情，緊壓在胸口似的。

幸運的兔

許冷慰

課畢下樓，見紀念亭旁有許多同學相聚着，不知她們在那裏看些什麼，我急急跑去一看，哦！原來是一隻可愛的白兔，牠的毛比雪還白，牠的眼睛比寶石還紅，牠短短的尾搖動着，而牠的長而狹小爲耳朵，正好似在靜聽着我們的話。

龔先生說：「現在要將牠殺死來做動物標本了，而且肚子裏還有二隻或三隻小兔子呢！」牠聽了這說話，眼光似鎗斃場上的罪人，眼巴巴的望着龔先生，彷彿在說：「先生你饒恕我吧！你倘使必不得已要殺我，我是情願的，是願意許多學生們來研究我，使她們得到一種動物知識，但是我肚裏還有我的子女們，待我產生了牠們之後再請先生殺了我吧！」說完，在牠寶石色的眼球裏滿含着淚水，這時我們見牠這般的可悲，便與龔先生辯着說：「現在牠既然肚裏已是了小兔子，就饒恕了牠的命吧！」龔先生見了這種情景，似乎也發出慈悲心了，他軟了心說道：「好！那末就暫停！再說吧！」我們聽了這話，快樂得拍手跳足，似乎是在表示說：「白兔兒！你的生命已能暫時的保存了！兔兒！希望你多生幾隻小兔兒，來代替你這爲着我們學生們而犧牲的可悲的老兔兒吧！」

這時那兔聽了我們這個替他爭奪到一個暫時生活的消息，牠快樂得幾乎笑出淚來，還用着誠懇的態度，不住的向我們點頭道謝！……………

秋夜讀書

胡念瑜

秋夜是何等的慘淡！煙霏雲斂，山川寂寥，又是何等的含有詩意！那皎潔的明月高懸在羣星互擁的天空裏。周圍寂靜無聲，所有的是我自己發出的讀書聲，來點綴這全寂的秋夜。

月兒從樹葉的隙處，嫵媚地溜進了我的臥室，來陪伴着她的好友，她在媚笑，慢騰騰地走到我的身旁，來和我握手，她很誠懇的對我說：「晚上用功是補日間的不足，因夜是日之餘，為你的前程，應該這樣的去做。你要向前！為你的前途去奮發！」這許多的忠言，使我萬分的感謝她，她是我唯一的忠告者，我願她常常的忠告我吧！但，她不久一聲不響的去了，不顧一切的去了！

何處傳來一種歌聲，幽揚地，和諧地，由空中的波浪裏，傳到我的耳鼓，這是秋夜的襯托物吧！窗外蟲聲唧唧

，落葉蕭蕭，好像在和我的讀書聲，起了相互的節奏。

秋天的傍晚

周廉貞

這是個傍晚，——秋天的傍晚。——秋蟲是在唧唧地不斷的叫，池畔水溝的青蛙還發出格格之聲。方才是一陣的秋雨，現在却已烏雲全退，太陽是已下山了。但西方却還有幾朵橙黃色的雲霞，東面還嵌着一條美麗而又善變的虹。「這不是一個雨過天青的天然美景嗎？」幼獨自的坐在對窗的一張椅上，對着天的西邊，看了半晌，忽地說出了這一句。於是她的腦子，開始旋轉了。她以為秋是四季中最嫵媚的一季了。而且柔溫得可愛。你看，青蒼的樹葉，是多麼鎮靜。天然的音樂，是多麼的動聽。天上的雲霞，是多麼的美麗。啊！尤其，尤其是傍晚的秋天，一切溫存的狀況，是完全感到了。她想到這裏，面上是展開了笑容。但一忽兒，她又緊皺着雙眉。她又以為，秋季是最能使人感到悲愁的。所謂鎮靜？不是在告訴你人們的易於蒼老嗎？音樂，雲霞，不是告知你人生的短促麼？秋！——秋的傍晚——更有什麼值得留戀呢？在種種極相矛盾的思想

之下，她是又產生了一種新見識。於是她最後的說：『秋倒底沒有春來得壯麗，秋是好像人的暮年，一點也沒有勇氣。春！才是青年，壯麗的，有血氣的青年。嚇！誰說是秋好，秋的傍晚更好，那些讚美秋的，晚秋的，都是落伍者。啊！我們青年應愛暮春天！春天！』

她激烈透了。兩頰是紅紅的，但，臉上却滿現着笑容，泛着很意的微笑。

希望的幻滅

朱曼英

憶起去年的一件事來，不覺又要怨恨了。廢歷的五月裏，鄉間正是忙着割麥與種瓜的時候，我爲了寂寞的緣故，便出去找了一個五歲的小朋友玉英一同到田野間去玩耍。

我們手攜手地走過幾條小溪，到了一個地與只許多人都爬在田內挖潭，不覺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走近一看，才知道是種瓜，當時我快樂得跳了起來，連忙說：「我也來種！」但是他們搖搖頭說道：「你們是洋學堂裏的小姐，只會念書，這些事是不配做的。」我明知是他們怕我種壞了的，我怎能因此心死？所以又急急的說道：「送幾棵瓜秧

給我好不好？」總算他們是答應了我的要求，而且很爽快的答道：「由你拿好了。」於是我便很精細的揀了二棵，帶了一肚子的歡喜也回去挖着泥潭種瓜了。

我一日三回的望着牠，由兩瓢長到四瓣，又漸漸地長出籐來，同時我還到前回去過的那個田裏去看他們種植，以作參攷，籐已有一尺多長了，我呢也更忙碌了，——捉蟲，澆水，拔草，有了空還要細心的去比較昨天與今日的長短，有時便對着牠呆看，想着牠的將來——開花結果，的確，我快樂得已忘了頭上火熱的太陽了，呀！我完全癡了。

光陰如怒馬般的過去，一星期的時光，又很迅速的消逝了，那一尺多長的籐，已長到幾尺長了，並且已開着幾朵金黃色的花兒；裝着滿腦袋的希望，先後的看着結了果，於是我的希望更大了——我用心用意的栽培牠，我希望牠比平常的瓜大出幾倍來。

瓜已長到拾球般大了，我是快樂得忘了其餘的一切，一天到晚只是看着幾個充滿着衆望的小瓜。後來我又寫信去告訴姊姊與朋友，並且請她們早些來吃西瓜，果然姊姊也爲我快樂，她的來信上說着：「我很快樂，因爲我在暑

假內可以吃你種的大西瓜了，我想這瓜的甜味，定會超過平常的瓜，願你好好的保護着吧！」接着朋友也給了我回信，她們說：「你好啊，這樣的會玩！我們呢，又要預備大考了，唉！真苦！好得時光過得很快，讓我們苦完了來吃你種的甜瓜吧！」

在每天的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瓜因為我知道，隔了一夜定又會大些的。某一天的早上，照例我又去看牠了，——我睡眠模糊的走到了那邊一看，啊呀！我失聲的叫了起來，淚珠也撲簌簌的流了下來，此時安坐在房中的母親與姊姊，也被我的聲音驚了，連忙跑出來，她們看了看地上，便知道了我哭的緣故；——「這樣也好，否則你也要忙死了。」母親這樣的說了之後，我的淚更多了，這時在旁立着的姊姊也開口了：「曼！你也太孩子氣了，爲着一棵瓜，也值得這樣的大驚小怪，並且哭也無用，這是泥土下的蟲咬斷了的呀！」唉！我把手接着眼，急急的避進了房中，耳中還留着：「哭也無用，這是泥土下的蟲咬斷了的呀！」的聲浪。

從那天起，我滿腦袋的希望，都幻滅了，同時我姊姊與朋友的希望，也跟着幻滅了。

初 冬

汪以劬

。當我無目的地站在靠窗口的近處，正眺望着外面的景色時，一陣帶着灰沙兼刺激性的寒風；很鹵莽地撲了進來，括得挂在牆上的對條，紛紛的起了一種不安的騷動。接着又是幾陣，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待停睛細瞧窗外，却又是一幅景象。青翠的樹枝兒，早褪去牠的鮮豔；現在牠枯黃的本色。掉在地下；在牠們身體周圍的葉子，已被人們們踐踏得骯髒異常，而多破碎了。給風一吹，却欣欣然的；大有復活之概，但當風一停，而倒又毫無本能地，服服帖帖躺在地上了。

同時躲在枝頭上的小鳥，雖仍很活躍底跳躍着，然在牠吱吱喳喳的鳴聲中，很明顯地可聽出，牠們實在在恐懼嚴冬的光臨，而在招呼牠們的伴侶，修窠建巢，預備過冬的計劃。

風是一陣又一陣，一切都告訴我現在確到了冬的春季，我祇覺得上衣服的单薄，我終於忍不住，閉上窗，默待冬之光臨。

劇

獨幕劇 誤會

萃

時代：現代

地點：一個繁華的城市中

人物：(王卿和)年五十六歲，從前曾做過縣知事，現因年老退居家中，性古怪。

(王素玉)，其女，年十九歲，在附近中學念書，性活潑，喜裝束。

(王金氏)，王卿和之妻，年五十二歲，在家料理雜務，甚愛其女。

(張媽)，僕人年四十六歲。

(陸珍珠)，素玉之友，年二十，性喜捉弄他人。

(蘭香)，小婢年十三。

佈景：一間精緻的書房，四壁上掛名人書畫，沿窗設一書檯，其旁沙發一，靠牆置書櫥，在那邊窗下放一八仙桌，上置鐘一只，其旁放古花瓶二個，(書房之外即食堂)。

開幕：

卿和：(坐在沙發上，右手執旱烟管，左手執一信看。)呀！真不得了，素玉這小丫頭竟敢瞞着我與男朋友通起信來了，那還了得。

素玉：(活潑潑的跳進來。)爸爸！今天星期日，公園開關花大會，你爲什麼不去看看。(忽見卿和面上不大高興。)爸爸你今天爲什麼不大高興。

卿和：(把手中的信向書桌上一拋。)你去看吧！你也沒有你爸媽在眼裏了，還要叫我作甚，快快給我滾出去，我沒有你這不肖的女兒。

素玉：(驚慌的拿信看)呀！從那裏來的這信，我並沒有什麼男朋友！怎會寄來的，恐怕郵差送錯的。

卿和：好！你還賴，信封上明明寫着本城百花街一百九十九號王素玉女士收麼？你既有朋友，你去靠他吧！快快去，我不要你這小了頭。

素玉：（嗚咽的伏在檯上哭）誰害我，我總要尋着那鬼去，爸爸，你息怒吧！女兒決不敢背了你作這種事，我不敢罰咒，假使真有這事，我馬上就死。

卿和：好利害的嘴，竟賴得乾乾淨淨，到學校裏讀書，別的沒有學好，把張嘴倒學得利害了。（金氏跑進來）。

金氏：呀！爲什麼你這樣怒？素玉你爲什麼哭？快快不要哭了，有話好說的。

卿和：（盛怒，從沙發上起來）有什麼話說，你快叫你的女兒滾出去。

素玉：（仍哭）母親！爸……爸冤枉我，說我有男友，真真冤枉我，叫我如何？

金氏：（對卿和）倒底什麼事？你值得這怒，事情要弄個明白。（對素玉）你快不要哭了，爸爸的脾氣你也知道的，快快不要哭了，你看哭得成什麼樣子。

卿和：（指金氏罵）你只知護你的女兒，你自己沒有弄明白

，你快叫她出去，我這裏不能再讓她留一分鐘，我們這清白的家，不能容你這個污點。

金氏：(走到卿和身旁)你息怒吧！不要爲了這點小事，氣傷了身體，素玉讓我細細的去問她，到底她有沒有這件事。

卿和：(怒聲拍桌指信)有信爲證，還有什麼假的！

爾香：(手持一片，放在小姐前)小姐，有位陸小姐在尋你談話。

素玉：(立起來拿片看)哦！我就來了，你去對她說請你等一忽。

卿和：(走過來持片一看)有什麼臉還去見別人，快些去，不要再來見我的面了。

素玉：(拭乾淚走出去)

金氏：你快不要與素玉多說，她年紀輕，不懂事，我去看看她，會好了朋友沒有！我去喊她進來吧！(走出去)

卿和：(追上去攔住，)不要你多說，像這種女孩，世界上少一个好一个，去喊她作甚？讓她去。

(素玉與陸珍珠同上，卿和想開口)

珍珠：(搶上一步)伯父，伯母你倆身體好呀！

金氏：陸小姐多謝你，我們的身體多很好。

珍珠：我今天特來望望素玉姊，問她信有沒我接到，和她開玩笑的，假作男友寄她的，不料你們誤會了。

卿和：(驚奇)呀！原來是你寫的，怎麼我一點破綻也看不出來。

金氏：我叫你弄個明白，你不聽我話，冤枉了她，哈哈，陸小姐你真會開玩笑。

素玉：陸，你下次不許這樣了，害得我好苦。

珍珠：伯父伯母，素玉姊，你們大家仍舊和好如前吧！都是我不好，請你們原諒吧！

卿和：(微笑)既然是你作的事也罷了！只怪我的粗心。

金氏：星期日沒事，鬧出這場把戲來，真有趣，哈哈。

(閉幕)

隨筆三

文學的價值

瑜

言語本來是用來達意的，然而意思決不是完全可以言語來表達，因為言語是有限的，零碎的，固定而有蹟象的，意思是無限的，整個的，瞬息萬變，飄渺無跡的。

所謂文學，是以言達意的一種美術，美術的作品是不能說造，所以文學也是如此。

我們所說的話，就是我們所想的意，我們所想的意，應當完全吐出來，毫無餘蘊。

我們在文學裏，可以得到快感，悲感，在各種美術作品裏，可以感到一種無言之美，這種完全是用想像來創造的，所以看美術作品價值高低，就看牠能否藉極少量的現實，創造極大量的想像世界出來。

信

給父親的一封信

毛 詩

父親：

你女兒好久沒信給你了，想你一定很掛念吧！本來早想來信請安並報告一切的，只因時間的限制，不能如願。可是你女兒的一顆心何時不在父親處呢！父親！你福體定必安康吧？你女兒的身體很好，有時稍有些頭痛，這有什麼要緊呢！大人！你可不必遠念啊！

光陰很快，死沉沉的寒冷的冬天早已逃去了，風

和日麗的春天又到臨了，三月十一是我的生日，知道自己又增加一歲了，真漸愧！年齡一年年的長大，可是學識人事一些也不增長，非但對不起你老人家和九泉下的慈母，也何嘗對得住自己！好！「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從今天起重造我的新生命，以仰慰你老人家的心吧！父親你看！以後的素英不是以前的素英了呢！

春天是最使人留戀的一季，一切所要做的工作都好趁這時候努力幹去了，是的，在這國難期中的春天尤須格外的寶貴呢！父親！請放心，你女兒一定拚命的努力，決不再使你白髮愁眉的老父加上些淚痕，我親愛的父親，你一些也不要顧慮的在鄉間享受這自然的春光吧！

這星期學校正在舉行第一次小考，辦法較上半年稍有些兩樣，就是這學期各科的考期，教師不告訴我們的，要考就考，這樣可以使我們隨時隨地注意，不再有「開夜車」「急來抱佛腳」的種種弊病，先生們對於我們的苦心和期望，是多深多大？我們一定要好好用功來安慰他們呢！還有在小考完畢後，全校要舉行一

個交誼會，備些茶點，並表演種種餘興，這樣算是慰勞我們的，好使我們恢復疲倦的身體和精神。由這點更可見先生們愛護我們的心了！我們應用全副的精神來預備小考，拿良好的成績來繳呈，使先生們以後對我們愈加的高興和愛護。父親！你以為女兒這句話對嗎？至於國家的大事我實不願在這封信上說起，以免得傷你老人家的心！而且我勸你在報上不要去看牠吧！老實說，中國老是如此是不會興的了，你老人家的幾聲吶喊，幾滴熱淚有什麼用呢？不多煩了，下次再稟吧！敬祝

康健愉快！

你女兒詩叩三月十四日

給媽的信

千閨寶

至愛的媽媽：

我與您不相見已有三個星期的光景了，在這三個星期中，我好似一個失了母羊的迷路的小羊，終天在寂寞的境遇中徘徊，往還！而我唯一的安慰者，媽！終於無法相見。

這裏的先生，這裏的同學，都和藹可親，但！同媽相比起來，總不見得會是一般的偉大！真摯吧！

您來信說：「不要孩子氣，一天到晚玩耍，對於學業要深切的用功，方才不辜負我的願望！」媽呀！我何嘗有孩子氣呢？早不像在家那般的頑皮了，因聽了先生的指教，並且我的功課又非常的忙碌，那有空的時候去化費在遊玩上呢？

媽！我微小的心靈，真是抖顫着，下星期就是小考了，雖急切的預備，但！我終得彷徨，同時，我也暢快，為什麼呢？因為一次，二次，三次的小考完畢後，就要大考放假，那時我能夠拿着一張圓滿的報告單，來奉獻在我媽的目前，使我媽滿佈綉紋的臉容上，得到一個暢快的微笑！不是大快事嗎？

一切的一切，請媽勿必掛念，我不寫了，敬祝媽
身體健康！ 起居安適！

閏寶一九三三，十，四，十，夜月下。

給玉的一封信

朱夢蘭

至！

青年的心理，是非常熱烈的，而女子的心理尤富於感情的，但意識是薄弱的，往往受到外界的引誘，便走到黑暗的路上去，這是多麼的可怕啊！

雖然您是在天津念書，我是在蘇州念書，相離得很遠，但是我倆的感情很好，所以你上次來信能夠把你的……事，完完全全的告訴我，您信上說：『同居的他——張君，他是個高中的青年學生，他的人品高尚，學問優良，……現在他要和我交朋友』

現在的社會是主張男女社交公開的，但是我的意見很狹小，我看了您的來信，知道張君很好，他要和您交朋友。我以為在初中求學時代的您，還不必交異性朋友，我們青年的情感是熱烈的，意識是薄弱的，倘使一旦失足，走上了黑暗的路途，那時您懊悔無及了，……您是個聰明伶俐的人，請你不要誤會我，我對您情感很好，所以直率的和您講起，不知您以為如何？

祝您

前途光明！

您的友夢上五月廿七日

不寄出的信

朱曼英

人人歡迎的星期六又到了，同自修室內的幾個同學都理好書，拿拿信箋很正襟的寫信，起先我總以為是寫家信，後來我在無之意中知道其中還有寫給同學與朋友的信，啊啊我眼紅極了，為什麼別人都有同學與朋友的來信與去信，而我却没有呢？這是使我感到不安的一件事，好的朋友，知己的同學，我何嘗沒有？不過爲了種種緣故，未能與別人一樣的通信，本來我倒也不想着，但是現在我眼紅了，將怎樣？不去管他！讓我借了日記寫封信來顯顯我自己吧！

蘊文老友！

光陰似怒潮似的過去，我們不見面已有四個月了，在這悠長的四月中，我們連信都沒有通過，這是多麼不該的一件事呀！在我到校之前我曾給過一封信你，但是沒有得到你回信，老友！你為什麼不給回信我呢？沒有接到吧！不，這定是不會的，或者，或者你是爲了我以前不給信你而在報復吧！雖如此，我自己是個懶鬼，怎麼還有資格責人呢？好！我們就這樣的彼此抵消了吧！

那麼我這一向又爲什麼不寫信給你呢？這是我須得申明的，因爲在我倆離別的時候，你當記得，你臨行的幾句

話罷！你說下半年的行止沒定，升學與謀事，還未確定，既這樣，你叫我的信寫到那裏去好呢？老友！我的理由這般充分，你總不再會恨我了吧！

友！你的身體好嗎？我很好，請不念！在校中功課很緊，先生是兇善不等，同學是平均起來個個都好，不過當我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候，則便會使我想起了你，老友！我憶起我們在徽校時，我們的一切，不也是如此嗎？但現在，我們是天各一方了，唉！可憐！可憐我們只能在遠距百里的蘇州與江陰遙思。現在時已不早，我要擱筆了，老友！你能給我一封回信嗎？要出睡了，再會！敬祝
晚安！

曼上×月×日

隨筆四

藝術與生活

周志卿

我們的生活在這一天的平板的狀態中就滑溜過去了，實在乏味極了。總要有一種色素來調和人的生活，才可覺得少無聊些呢！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來調濟和安慰我們的生活呢？

徐先生常常說：「單調的物質生活中沒有藝術調劑，人生太枯燥了，太沉悶了，一天到夜都沒有開心的時候」。的確，藝術並不是裝飾品，是造成我們美的環境的。可以調濟人生平靜中的生活，例如我們自修室內，裝些紅紙綠紙，牆壁上貼幾張圖畫，也覺得神氣得多呢！假使我們的四周常常有些藝術的色氣，也就不覺冷淡寂寥了，由此我們知道藝術是能調濟人生的枯燥而安慰人的了。

三入 三話
〇冊 〇人

中國目前需要怎樣的女子

毛 奇

「中國目前需要怎樣的女子？」這問題當然不是幾句話所能解答的；但是也可這樣說：「中國目前需要的女子，既不是過去足不出戶的女子，又決非現代社會上一般人所稱的摩登女子，要知道，中國目前需要的是真正能切合時代適應潮流的新女子。」

新文化運動以前，女子在法律上，政治上，教育上，在在都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一向以三從四德……來壓制她們的行動剝奪她們的自由，摧殘她們的幸福，以至於每

一個女子困守閨閣中，好像囚犯似的等待她的死日，外界的一切幾乎是於她們全無關係的，這種吃人的舊禮教，不再有維持的理由，女子既是人類，無用說要和男子受到同等的地位，對於國家和社會還應讓她們負相當的責任。足不出的女子當然不是中國目前所需要的。

那末有的人一定要說：「現在的女子——所謂摩登女子——總是中國目前所需要的女子了。試看，蘇州的觀前街上，上海的南京路上真可說滿是現代女子：腳上穿的是三寸高跟鞋，身上穿的是數十塊錢買的新時裝。有的手裏挾着書包，明明證明她是一個女學生，有的很忙碌的往來於銀行界和公司裏，這又明知她是一個女職員；有的又很辛苦地酬應於電影院跳舞場，這可信是很聞名的交際之花。以前的舊禮教打破，舊思潮推翻；法律上教育上社會上……都達到平等的地位；「足不出戶」變了「足不入戶」，這該是中國目前需要的女子了吧？」

照我看起來，像這種的摩登女子，非但不是中國目前需要的，中國還希望少幾個呢！

這樣說起來「中國目前需要的真正能切合時代適應潮流的新女子」是怎樣的呢！現在我分二點來講：

(一)關於未結婚的女子——我所說的合時代適潮流，並不是穿新時裝，用電燙髮，着高跟鞋，今天電影場大茶館，明天跳舞場咖啡館，用寶貴的光陰寫情書講情話；朋友交得愈多愈摩登，……而是要具簇新的思想，純潔精神，忠實的良心，高尚的人格，樸儉的習慣。假使在求學時代，應盡量的積儲學問；切不可務外。以純潔的心赤裸裸地供獻給社會國家；看社會所需的而自己去精習，省社會所缺少的而自己去犧牲。做現代的人，說現代的話，作現代的事，這樣就是真正合時代適潮流的女子，也就是中國目前需要的女子。

(二)關於已結婚的女子——也不是現代的一般少奶奶們稱的新女子的標準，她們的標準是視家庭如傳舍，每日在外交際，家事不加過問，子女也付之於僕人管理，自己倒還在某機關或某公司裏佔一個地位，掛一個名，每月也會有數十元收入，可以驕傲他的丈夫，表示她是一個新女子，經濟能獨立，其實她們何嘗能獨立，支出總要超過收入幾倍，因為由此衣服要比在家時加倍的華麗，應酬要比平時格外的忙碌，化妝品也要較平時特別的講究，這樣當然消耗過于生產了；非但如此，家庭裏因為她不加開問的

緣故，就會養成一種體格衰弱智識低劣思想不潔的孩子，於社會於國家多大的危險呵！

所以我對於已結婚的女子以爲未生產以前，如在可能範圍內，那就不妨服務於社會，負經濟上一部分的責任，然不必過浪費過學時髦，應該樸實，節儉，與丈夫合作，使丈夫能得到精神上經濟上的安慰而安心努力於他的事業。這樣也就是間接的使社會安甯，國家富強。在已生產的母親，就應辭去其本有的職務，致全力於治家，因爲家庭裏添增了小孩子，就有許多的瑣事要做，而這些瑣事，又決非僕人所能代勞的，並且對於小孩子的思想身體行動習慣……等等，都應由爲母的悉心教誨，這樣將來就不難成一有爲的國民，爲社會爲國家謀幸福。

好了！假使全中國女子都像這樣做，她的丈夫，她的孩子都是能爲社會謀幸福爲國家効力，那中國「不圖強而自強了！」我們二萬萬的女同胞，我們切記，我們要做真正合時代適潮流的新女子！這就是目前中國需要的！

你估量你自己將來做什麼

李蘊華

「志願」這兩字，我想凡是人總是有的，它的不同，不過是因環境的關係，在各人的「志願」便起了不同的變化，可是現在的青年們，他們只知向無阻礙的生活路上去，只知自己享福，便算是抱極樂的人生觀，什麼社會，家庭，都是無關於他的，他的人是他自己創造成的，他是自食其力，但不知他的衣，食，住，行是有那一件是他獨力的創造。人在世間是為公共造幸福的，我是公共之一分子。所以我能受人間的樂趣，倘只謀自己快樂，雖能得樂，不過是泡影罷了，那有永久的呢？所以我可說社會最需要的是為公衆服務而使大家能得快樂的人，但，我是生長在中國的，我的一切又比他國人異樣，因為我們正在國難當頭的期間，在這種情境之下，是最緊要的，當然是報復國仇，使民生得解放，方為我之對國家及社會效忠之素志。

我的家庭在社會上不過是平民階級的一份子，只可讀過高中，便算是幸福的了，當然不可上進大學，出國留學，在我的意思因中國缺少科學，想去學些科學方面的，或許僥倖能夠成功，幫助國家進步，這也是我的預料，但也可說是一種幻想吧！大的希望既是推翻，只能向我的環境壓迫下的勢力範圍之內踏進，去努力了。

教育是我國所缺乏的，別國的讀書人比我國多了數倍教育，是這樣衰敗，我既然是我國的國民，應當時時的替祖國想法子，使祖國有文明的進展，所以我願做個教育的領導之一份子，我既不能使祖國有新奇的科學發明，那我只能教育我以後的同胞，求繼續我失望的計劃，到將來倘有幾個在我的手下讀過書而能以後有發明的機會，這雖是他們的努力，可是我心中也得一份愉快，總算是我志願還有人能繼任，今日的希望我只願我能在困難中得到我那最後的幻覺，也能了却我這一身的莫大的心事了。

怎樣做個時代的女學生

——二十一年度下學期演說總競賽錄選者講稿——

(一) 第四名歐陽媀

諸位：我講的題目是「怎樣做個時代的女學生？」在這裏第一點要明白「時代」兩字的真諦，實在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要我們「不落伍」！假如現在有人要問什麼叫做「不落伍」呢？那麼他一定先要明白：「現在是什麼時代？」諸位！現在是什麼時代呀？——我說：現在是人類大競爭的時代，簡直就是人吃人的時代，你倘然不奮鬥，不努力，

就是弱者，就是時代下被犧牲者，也就是時代下的「落伍」者了！這樣就十分簡單的可以明「什麼叫做時代」了。

至於「學生」兩個字呢？現在我們都是學生，本身既然就是學生，就誰都會明白兩字的意思，似乎不必再說明白了吧！唉，事實上，的確有許多做了學生而不知學生兩字意思的呢！我們要明白：學習怎樣去做人的才是學生！在學校裏給我們許多豐富的知識，叫我們去做一個有知識的人；學校裏使我們的性情行為修養得好，成一個有品行而文明的人；學校裏訓練我們過一種團體生活的習慣，使我們以後到社會的大團體中去，做一個幫助團體有益團體的份子；再有，學校裏可以鍛鍊好我們的體格，使我們成一個能夠生存而體格健全的人！

現在要談到「什麼是女學生」！這不是很奇怪嗎？「學生」兩字剛才已解說過，那還何必說什麼「女學生」呢？男女只是生理上的分別吧了！好說不必再有什麼分等的了！而事實上誰知有很顯明的不相同的地方呢？現在請諸位想一想：在現在這個時代裏，女子的地位在名義上已什麼都與男子平等了，你看社交呀！教育呀，法律呀，不是完全與男子完全受同等待遇嗎？是的確與男子一般的能受到同等

待遇了，而這是形式的，並且是應該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現在我們要問所有現代的一般女子：「她們的思想究竟解放了沒有？形式上已什麼都替你解放了，而請問你自己能不能爭氣？到了精神上的真正解放？」唉！女子的身體上的束縛像纏足束胸等果然是解放了，並且已完全自由的拋頭露面了，像結交男朋友，談戀愛呀，非但是「自由」並且可以儘他去幹了！誰又知道這真正是不正當的發展？是誤會平等和解放的意思了！到結果終於變成了只會講社交上解放，而不會求思想上精神上真正解放的女子！這一種情形，就是拚命只懂戀愛，只會講交際的情形，變成了一種女子的時代病，而一般女子反以為這是時髦，是「摩登」！諸位看，現在不是有班無聊的男子趕着稱呼這一般女子中的最時髦最摩登的叫她們交際花嗎？……唉！講到正文上去吧：所謂女學生，就是要我們學做一個思想上，精神上真正平等解放的女子，而不是有時代病，誤解解放平等的人！

(二) 第二名 夏壽仁

我今天所講的是「怎樣做一個時代的女學生。」我也是女學生的一份子，講到這個題目，我是非常的感慨，非常

的爲我們女學生抱悲觀！因爲女學生不管現在同將來總要算是女界的領袖，算得女同胞們的領導者吧；那麼一個女學生應當怎樣看重自己，怎樣自己去努力呢？但是有許多女學生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並且不知道所以要求學的目的，他們以爲進學校不過是這回事；混張文憑就算了，更有許多小姐們，他們進學校不過是一種消遣，一方面他們還祇曉得裝飾得怎樣才算摩登；並且大半是醉心歐化的，那麼豈不是實行做了外國貨的推銷員嗎？所以現在有許多人說：「提倡國貨要從女子起，而女子方面呢，又要從女學生起。」這話固然是不錯，可是我們聽了，是如何的悲傷呢！

所以我覺得做時代的女學生，第一要認清求學的目的，現在我們中國的學生不比從前的學生了，在這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社會上種種不良的現象，都應當改革了，現在既然男女平等，權利平等，義務也應當平等。要知道男女平等，並不是要他們男子把我們看得跟他們一樣才算平等，必須要我們自己做得跟他們一樣，那就不平等而也平等了。所以這種改革社會的責任，不能僅是他們男子的，我們女子也應當擔負一半的，所以我們現在要認清求學的目的

，將來可以改革社會，幫扶國家，到了那個時候全國的同胞都可以受到我們工作上的利益了，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求學並不是專爲了要得學士碩士或博士的頭銜，是要求真正的學問的！我們更要知道；我們不是爲自己求學，是爲了羣衆的利益而求學的，使將來的黨國社會，因我們的工作而進步，並且可以影響到全世界呢！

第二是不要愛虛榮，現在的女學生最易犯的弊端，就是愛虛榮，譬如考試的成績人人都希望得一百分，對於實際上倒不注意了；就是對於衣食住行各方面，也是專求舒暢，專門講究外表的漂亮，今天吃什麼，明天穿什麼，到處都求身體上的安適，形式上的體面，對於父母給他們血汗換來的金錢，一點兒也不知道顧惜，我想這樣的學生，對於他們的學業方面都不着重，他們不是三更燈五更雞的去研究學問，討論藝術，他們天天所談論的，不是什麼地方有好的外國影片快到，就是什麼時候那引綢緞洋貨店裏又要大減價了，講到這種情形，真是痛心得很！所以我們對於愛虛榮這件事，應當快點改去！

現在總說一下，要做一個時代的女學生，第一要認清求學的目的；第二要不愛虛榮；以上的兩點是我今天對於

諸位同學的一點貢獻，實在呢，也就是我對於自己的一番勉勵罷了。

(三) 第五名 呂佩瓊

光陰的迅速，怎樣的驚人？時代的變化，又是怎樣的可怕！諸位！假使我們去拿所念的歷史來研究一下，那和電影般的一幕一幕的映着，有什麼兩樣呢？又有什麼可以找出來給現代的我們做個安慰呢？

我們只要看那過去時代的一般女子是怎樣的受到男子的侮辱和壓迫，在這個時代的女子只要能達到賢妻良母的目的，就算是一輩子的榮譽了。可以說讀書不是他們份內的事。就是少數人能夠念幾句書，也不過是千萬分子一二罷了！所以對於經濟，政治，社會，宗教，完全得不到一些自由，只有寄生在男子的腳下，做一個可憐的寄生虫罷了！

到了二十世紀，男女平權的呼聲，漸由歐美傳到中國來了。這時候擴張女權，創立女校，女子的地位果然提高了不少，但是一般女學生毫不自尊自重，往往仍舊看低了自己的地位。假如一個中學生，她選擇配偶的時候，定要一個大學生，那末既然要男女平等，為何偏偏要自己看輕

自己呢？

還有在學校裏念書的時候，往往讀書當做一個招牌似的掛一個名就算是在學校裏念書的，對於真實的功課不知專心研究，祇歡喜裝飾，濃脂淡抹，紅衣綠履，以博得一個摩登為榮耀，甚至遊藝場電影院時有她們的蹤跡，給一般異性做着玩偶，這樣就把女學生的名譽，漸漸被她們破壞了，那末，我們要怎樣的去補救，才算是一個時代的女學生呢？

我以為我們要做一個時代的女學生：——要做個救國的健全份子。那並不是形式上的 Modan 女學生就能了解，非從身心上修養着想不可，身心修養可分三點來講：

(1) 就是品格的修養：

諸位要知道，沒有高尚的人格，不足給人重視，不足與言救國，試看印度有甘地的人格，所以印度國雖亡了，而印度的精神却不亡呢！這是何等的偉大啊！亡國的印度因為有了一位人格高尚的甘地，國際地位也不知提高了多少。而且中國弄到現在如此的紊亂衰弱，最大的病根，就是人心不古，品格上沒有修養，祇知有私，不知有公，至

于女權的不能伸張，女子地位的不能真實提高，也是品格上沒有相當的修養關係。

(2)是身體的修養：

身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體格不健全，無論什麼事都是做不成的，所以要做事，要做偉大的事，非有健全的體格是不行的。

所謂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體格，尤其是我們女子弱不經風的身體怎樣可以解決我們自身的難關呢？所以時代的女學生非有相當的修養才行。

(3)是學業的修養：

女子要提高地位非得有充實的本領不行，而女子能有充實的能力須從學生時代對於學業要切實的努力才行。假使在學業上沒有相當的研究，那時怎樣能做和男子同樣的事呢？怎能談到男女平權呢？所以一個時代的女學生非于學業上切實努力不行。

諸位！要做一個時代的女學生，不是嘴上空談男女平權的女學生，不是專事修飾的女學生，不是弱不經風的人，我們現代的女學生應當有相當的修養才行，要有相當的修養。才能做一個完全時代的女學生呢！

學校生活中最有興味的是什

麼？

許文錦

當我幼年時代，常常聽見父母說：「人生最有意義的就是學校生活，它能增長你的學問，灌輸你的知識，培養你的人格，以及滿足你一切的不足……」，

呵！現在我是身當其境了！的確！自我進了學校以後，便可以時時感覺到，我的學問一天一天的增加了，我的知識一天一天的豐富了……這不都是學校生活所造成的嗎？呵！學校生活果然是有無限的意義呢！但是我還不滿足，我常常運用着腦力去想，想！一次一次的去想！想了再想！處於這樣有意義的學校生活中，而最使我們感到興味的是什麼呢？呵！這個問題似乎不容易找到最好的回答，因為單就我們學校方面論，從表面上看求，可以說簡直找不出什麼有興味的地方來，一天要上到七八小時的課，放學以後便得埋頭溫書，直到晚上睡眠為止；而星期六的下午呢？在別處學校我相信是學生們最快活的半天，但是我們學校裏除了照常上課以外還有什麼時事測驗啦，開什麼

演講會啦，抄週報稿子啦，仍舊是沒有一點消閒，總之，我們的時間完全都被功課所佔據了，沒有一小時可以休息的，沒有一分鐘可以浪失的，這樣整日苦工一般的勞動着！試問到什麼地方去求興味呢？於是在我們日記上常常可以看到——「太使我們疲倦了！」「太使我們勞苦了！」這一類的牢騷語氣，可是當先生們看見以後，並不因此而減少我們一小時的工作，而且還要更進一步的對我說：「疲倦算得什麼？勞苦算得什麼？假使你們將來希望自己能做一個健全有為的青年，發展國家的青年，那麼現在一定要從吃苦做起！」自從得到這一番教訓以後，我們再不敢說疲倦和勞苦的那些話了！我們祇是忍着疲倦耐着勞苦，拚命的努力於功課，因為我們要準備着將來可以做一個健全的，有為的，發展國家的青年呢！

到現在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終於被神聖的學校生活養成了這「疲倦」和「勞苦」的習慣了！並且能在這「疲倦」和「勞苦」中，發生了最大的興趣！假使有時偶然想脫離「疲倦」和「勞苦」那麼到了晚上睡眠時，身上就像有幾千斤的担子壓住一樣，「爲什麼我要貪圖這軀體上暫時的愉快呢？幾何沒有做，英文沒有溫，日記沒有寫……很多的功課

沒有做，明日怎麼好去上課呢？」啊！這時軀體雖然很舒服的睡在床上，而精神上可以說比判決死形的囚犯還要痛苦！反之，如果我們不畏懼「疲倦」和「勞苦」每日的功課無論如何都要做完！到那時我們的軀體上雖然是感到萬分的「疲倦」和「勞苦」但是我們的精神上却有一種不可形容的輕鬆和愉快呢！由此可知我們一定要受盡了學校生活「疲倦」和「勞苦」才能從「疲倦」和「勞苦」中得到這可貴的，不易多得的愉快！而這種愉快呢？便是學校生活中最有興味的。

(二)

陶冶敏

放學的時間又遲了二個鐘頭，所以回家的時候天總黑了，大姊似乎有些不放心，常常追問着我為什麼今天又是老晚回家？我還有什麼話說，不全是爲了「球」的問題嗎？老實說：假如我把練球的事情赤裸裸地告訴了大姊，可不是又要給大姊如責非責如勸非勸的說話了嗎？可不是的，我是嘗過的了，記得去年，校中極力練籃球，冬天的時光，五點鐘的光景天已黑了，我又總要六點鐘時才回家，大姊責問我的時候，却總是含糊着回答，直到籃球錦標比賽

得了勝利，受了一時感情的衝動，竟老老實實的告訴了大姊，我說：『校中籃球比賽得了錦標，先生們都讚美着我們練球的興趣好，才得了這樣的結果，星期六下午還要請我們吃酒，隔幾天還要到常熟去比賽……』。誰知我一肚子的高興，只得了大姊難受的冷笑與責罵，我還有什麼話說，只怪我太粗莽了一些。

今年又在練球了，難道還是練籃球嗎？不成！再拍籃球是要厭倦了，但是改排球真是不歡喜的一種，於是我便向丁先生去請求，我說：『還是改了捧球吧！』但結果我終究受她的感化仍舊打排球了。

拍排球真是太難的事情，氣力又小，要說發球吧！那是你想把牠發過網，要是「派司」吧！一個不得法又要屈痛了，真的！我急死了，比賽的日子又近了，我連球也發不過網，真枉空是球員中之一份子。但是，我必得努力，終究要練成了爲目的！

我又常常想：要練球，沒有姿勢，不懂規律，到老也學不好的，但是請先生指導，除了上課之外，先生又不能隨時隨地的跟從我，哦！請同學們指教吧！反正她們的球藝亦還不錯，並且學習起來也不會拘束了。

我所請來指導的同學，大概是黃君，陳君，錢君，華君，邱君，姜君……等，恰巧她們都是滑稽家；有的同學善於說笑話，有的善於笑，有的善於叫喊。……總之，各有各的特殊性道，因此我無形中也變成了一個滑稽者了。

後來球是有些進步了，可是先生們又要和我們比排球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

記得是星期六的下午課後，先生們便正式下了比球書給我們球員，這樣一來倒是增起了我無限的練球興趣，但是我的心中却在推測不知要發生什麼滑稽事情呢？

當然我們的球藝遠不及先生們的高妙，但是亦可以說我們所以輸給先生，一部份也是給高先生的滑稽使我們笑得抱了肚子氣力是早已笑完了，那麼當然發球的時候再也發不過網了，我們是愈笑愈無力氣，而先生們呢？却是愈笑愈有力氣，精神也愈用愈出，那麼我們不輸，倒是誰輸呢？

自從這次比賽以後，我的練球興趣又增了幾千倍，先前我總以為拍球是沒興趣的，立在場上吃風，屈痛了手指也是不值得的，但是，如今呢？真好如換了一個人，換了

一個頭腦，總之，一切都變了，我只覺得「球」便是我的生命，我的消遣者，但是在家裏呢？那是不大可以玩到的，即就是有了球，沒有朋友是不會發生興趣的，除非在學校裏，除非在學校生活的環境裏才是最有興趣的事情。

(三) 毛 詩

學校裏的一切生活，可以說都有興味的，像上課，有的人以為是機械的，乏味的，辛苦的，其實我們在這上課的生活中有興味的真多呢？增加智識，學習技能，鍛鍊體格，修養品性；讀歷史地理，則幾千年幾百年前事物的變遷，五大洋六大洲生物的分佈，都可身列其境似的領略；讀國文，知桐城派的主角是姚鼐而楊湖派的領袖是惲敬；學代數， xy 可用代替數字；習幾何，懂得切線同過切點的弦所成的角是等於這角所含弧的圓周角；上化學，那好像出戲法似的酒精水呈鹼性反應，能變紅色石蕊試紙為藍色，鹽酸呈酸性反應，能變藍色石蕊試紙為紅色；至於物理，實驗銅與鋅溶解於稀硫酸中，馬上銅能發陽電，鋅能發陰電；……………這樣一科課給與我們智慾上的興味，從幼稚園到現在，豈是這枝小小的筆所能盡述！

星期六的演講會，學生自治的級友會，每次月考後的交誼會，交換我們各人所得的智識，助長我們自治辦事的能力，調節我們疲乏的身心，這種連絡我們感情的大集會中，給與我們多少的羣衆生活興味呵！

平常休息的時候，無論是幾分鐘或飯後較長時間內，總見到有的同了知友談天，有的直奔合作社買所歡喜的東西嚼嚼，好運動的呢，一脚二步的到操場上運動去了，近音樂的呢，彈奏他們所得意的樂曲了，還有些小說迷，更不必說，縮了頭頸死鑽在小說上了，……一切神聖的精神興味，怎說得完它哩！

我是住校生，除了以上的種種當然還有許許多多我們寄宿同學所獨有的興趣，現在就拿吃菜來講，廚房討好先生，所以先生的菜總比我們的好上幾倍，我們天天老例的吃些豆腐，青菜，一條比貓魚稍大些的小魚，鹹菜上加幾片肉外，再加上一碗蛋湯，一桌坐七人，每人起碼吃二碗飯，大量點要三碗，自然要覺感到菜不足而飯有餘的恐慌了，這樣一次二次的困難下來，到最後挺而走險的極計生出了，就是不顧一切的只挨先生吃罷轉背後，先廚房去搬他們所餘剩下的菜，於是不吃飽的同學，盡量的到飯桶添

飯了，因沒菜而剩飯的同學也把它吃完了，最好笑，就是先生們餘剩的菜，在我們嚐起來，也許比通學生在家裏吃的佳肴還好幾倍，這種盜劫似的生活興味，既非平常人所能享得，亦不是通學生所能嚐到的吧！

哼！可是！還有呢！在我們星期六的晚上，或星期天早上，大家就會不知不覺的討論到每個先生的對於每個學生，假使巴靜云說：「包先生頂歡喜華環！……他一向說華環最活潑！」那華環一定馬上放高了喉嚨回答「不！不對！包先生最恨我！不像李先生她常對人家說：巴靜云的圖畫手工真好，我最寶貝她」「還不要賴！包先生會恨寄媛嗎？」「喔！原來你還是李先生的寄媛來！那我可冒昧了！」「……」「……」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好像中國代表和日本代表在國聯開會時爭辯一樣，或者喜管事的韋君，她出來說幾句公平話，那很希奇的，立刻她倆會不經手續的取了同一的態度來對付你了，所以！識相的人才能不牽入漩渦，倘使說你要想說幾句話，那老實不容客氣的也會把你拉進去，這種胡鬧的談笑，幾乎是我們寄宿生的日常生活了，倘你有空光臨聽的話，這保你有趣得了不得！

上面的種種，總可說有興味了吧！再要仔仔細細的問一句：「學校生活中最有興味的是什麼？」老實說，一時很難答，不過我以為最深印着的，最感有興味的要算「賽籃球得勝後的慶功宴」了。這真是學校生活興味中最有興味的生活了。

這是在上學期的某一個星期六晚上，紀得月亮是很清明的懸掛在天空中，平時的閱報室暫時借用做聚餐堂，我們十幾個球員個個都快樂充滿了心靈，得意揚揚的一杯復一杯，在座的先生呢！也都歡喜得不顧一切的伴我們暢飲，尤其是灌先生包先生等拚命的和我們賭吃，所以除了名份的敬酒外還加上了不知幾許杯的賭酒，到最後的幾分鐘裏，五個大酒量的同學設計了灌醉薄先生，其實何用呢！不用灌他早已醉了，好調皮的我們竟弄得素來威嚴的訓育主任拾地上的橘子吃，這時候，同海洋裏倒翻了船一般，笑的也有，哭的也有，說醉話的也有，貞芳和兆珍倒跌在操場上，包先生和衛先生打架，薄先生要鎖住不吃酒的住宿生，趙先生一個人躲在房裏吃橘子皮，錢坤格在丁先生牀上大哭，我呢！無目的底奔來奔去，自以為衆人皆醉，唯我獨醒，——其實何嘗不醉，……總之！嚇煞了未

醉的同學急得往房裏跑，忙煞了許多用人一個個拉我們睡覺，……………直到明天早上，還聽得外面的男用人進來講：「包先生昨夜喧鬧了半夜，害得和他同房的韋先生噤了半夜的殺胚！……賊胚！」

爲什麼要愛國

毛 詩

「爲什麼要愛國？我們的中國值得我們愛嗎？」我相信一定有人說：「國家雖該愛護，但我們的中國根本不值得我們去愛！」是的！我本來也是這樣想的，而且我還有比較更進一步的思想，就是我已有拋棄祖國之心而移愛於異國的蘇俄了，我常這樣想：假使我做了蘇俄的人民，那真幸福極了！他們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貧富這兩字在全俄恐找不到吧！他們一萬萬四千萬的人民可以說個個都是在和平快樂的空氣中過着他們安適甜蜜的光陰，沒有失業的痛苦，也沒有失學的憤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制度都不能束縛他們的身心，……………這！不可不說蘇俄政府的努力與社會的進步的飛速吧！像蘇俄這樣的國家，蘇俄的人民應當是愛牠的！

現在回頭看看中國啊！真可怕極了：內亂不息，外患日迫，人民陷落於水深火熱之中，顛沛流離，死亡相繼，……實談不到造物所付與的自由和幸福，近來形勢更急，國家的生命危在旦夕，政客和黨國要人在這種干鈞一髮的時候還要分什麼左派右派！這不可不說是中國國家的不幸，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的確是人民不值得愛牠！

但是我們要知道，上面所講的，只不過是怎樣的國家我們應愛牠，怎樣的國家我們不值得愛牠，這都是事後的態度，假使我們尋根究底的問一句：「爲什麼蘇俄會進化？中國會腐敗？是造物所制定的呢，還是人民創造的？」那麼，我們以前的只羨愛蘇俄而厭恨祖國的觀念，也許都是錯誤的了。因爲中國是我們四萬萬七千萬人民所造成的；蘇俄也是由一萬萬四千人民所造成的。並不是造物所制定的。那蘇俄之所以好，中國之所以壞，都因造匠的努力與不努力！進一層講，也就是蘇俄人民知愛蘇俄而中國人民不愛中國的因果，假使你不信，那你看我們中國要人有那個是和蘇俄的斯脫林一樣的負責和耐苦的？再拿兩國的學生相比，彼勤我惰也是事實，所以最後我可以這樣說：「假使你要國家值得你愛！一定你先要愛牠！」這就是爲什

麼要愛國的總答！

我的自修方法

韋均侃

我的自修方法很複雜，要我逐一寫來，很感到不容易。但每個星期裏的自修，大多沒甚差別的，就只星期日稍為點兩樣罷了。現在，我先把不是星期日的自修方法來說說吧：

早上——我也不知是幾點鐘——天還是黑黑的，路燈還在和魚肚白的晨曦爭風時起身，穿衣，疊被時，我就默讀國文，被疊好，衣穿好，便把一只又大又稀的梳子在頭上狠命的掠幾掠，便是我的修容手續完了！輕輕的開開房門，點着脚步兒奔到樓下自修室，開開電燈做隔日的日記，或代數等，須要腦筋的事。等到廚房裏發出那討厭的風箱抽動聲時，我便捧着國文或英文到操場上或院子裏去任情地朗誦。不管他是起身鐘打得怎樣地起勁，我總任情地朗誦！約摸有廿來遍了，便進去洗漱，洗漱完，剛好吃粥。吃好粥，就理書包；走到廊裏把書包在窗口上一放，便把小說書捧在手裏且披且看的等上早操。從早操起，連

二接三的有四節課，我得把我整個的身心都注在這四節功課中；雖然中間也有毛卅分鐘的休息時間，但我決不放他溜過，我必急急的奔到閱報室裏看雜誌或書報！午後第一節課以前和散學後到吃晚飯的許多時間，我都把他消磨在閱報室裏！

吃過晚飯，我又不期然而然的奔到閱報室裏，人家說我對於閱報室發生特別的興味；是的，閱報室却能說是我的安樂窩，在閱報室裏，能使我知道世界大事；在我悲苦莫名時，就可看看副刊或別的論文來消遣，所以我常要到閱報室去了。

晚飯後上自修課，那我可以說是一天中最無聊的時候，因為既不像日間上正式課般有各先生動聽的講授，要死板板的坐在那兒；不能情悄悄的一心歸念做事，因為咬耳朵的竊竊私議，和從手指縫中漏出來的笑聲，在這時是家常便飯。……我在這種現象之下，唯一的工作便是寫字，因為寫字是不大要用腦的！上夜自修雖如上述的那樣無聊，但也能給我不少智識經驗，因為假使您在那時能稍用一點眼光，便能把一個個人都看個透切，不論她平時是怎樣的虛偽，怎樣含蓄的，到這時也會毫不遺漏的流露出來

！上過夜自修，或者仍舊在自修室工作；或者到閱報室；或者在操場上，院子裏仰起了頭，踱着步，回憶我以前的種種，思索現在的，將來的一切；領略夜的美！一打睡鐘，便一直奔到一天不見的臥室裏，迅速地拽被卸衣……，在這一剎兒，我決不願放棄牠的，我還要提高了我『雌鷄聲』的喉兒，喊幾句『李陵答蘇武書』等；不管同學們在奇異的張大着眼望着我，我總是狂喊！——直到熄火為止！睡眠，在我是極其需要的事，然有時他偏不靠近我，我便把我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一切，都映到我腦膜上來了！便會不自覺地微笑，恐懼，切齒！……甚至哭泣！在這時，我常能悟到不少處世的方法，但很少能在日間真切地實行過！

星期日，早上一敲起身鐘就起身，起身時也是讀國文；把一星期內所換下來髒的衣服，都去把熱水浸了。吃過粥，倘過去一星期的功課中有未做完的功作，都在這時做完。吃過午飯，洗衣裳，洗過衣裳，到姊姊家去，或到觀前去買東西。覺得星期日這天是比任何日子都快的，不愁沒法來消遣牠，只恨時候不夠我消遣！約模三點鐘左右回校；除看完當日的報外，還能把下星期所需要的英文生字

查出來，寫在生字簿上。倘或不吃晚飯時，便和同學們胡鬧一回，或談談先生們。吃過晚飯，不到閱報室裏去看書，就到宿舍裏去理衣裳。……

這上面的，便是我的自修方法，說得很沒次序，很雜亂。真的，叫我怎樣說了才好呢？

我的自修方法，雖是這樣雜亂，但我可以說：比誰都有價值，比誰都靠得住。走路時。洗面時。穿衣時。做直日生時。甚至於吃飯時，……時，我都在運用我的腦筋，——是別人所不能的！『神經病』『神經病』幾個討厭的字，會被一般人加到我頭上來，或者也是這個緣故？

電影與社會教育

陶詒敏

頑固的老人們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看什麼電影，既費了錢，回來時又盡學些什麼戀愛啦！接吻啦，怪肉麻的事。」

可是，電影不儘是這些，更有好的，有益我們的電影，如「人猿泰山」，「海闊天空」，「空中戰爭」，「翼」……等的好片子，所表現的完全是雄壯的偉大的，編製的曾

煞費經營而帶有危險性的，但是，我們只費了兩角小洋便能看到啦！要說牠的益處，那真是說不盡的了，牠能增加我們的知識，壯我們的膽量，激發我們的愛國思想，誰說電影是不正當的娛樂？

學校教育固然重要，而社會教育也不可忽視的。電影之於社會教育，可說最有力了。他能感化人；指示人，使人走向光明道上去，這樣說來電影不但是正當片娛樂，並是很好的—種社會教育，至於傷風敗俗的影的，是攝製者的罪過，無損於電影價值的。

電影與社會

韋均侃

電影與社會的關係很大。電影能感化民衆，能改造民衆的習慣、行爲、思想、頭腦……。民衆就是社會的組成者，沒有人民便不會有社會。所以簡括點說起來，影電能改造社會，但有礙風化的電影反能破壞社會！單看看目前的蘇州看：電影院是有三四家，在這工商業不甚發達的城市，也不可說少了。但試檢討一下看，日常所演的是些什麼？給與民衆的是些什麼？影響於社會的是怎樣？日常

所演的無非是些戀愛方面的，享樂方面的：門票要買二毛錢，無產階級的民衆們當然不會騰出工夫來把一日所能得到的，付到那看了既不飽肚又不禦寒的所在去的，去看的當然只是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民衆」；但所給與「民衆」的到底是些什麼？……「××做了電影皇后了！唉，×××才可惜呢……××兩個酒渦迷人極了！……×××的表情確切得很。……您說××和×××的眼那一個好？……」這便是蘇州電影業所給與蘇州民衆的！影響於蘇州社會的想可省得我說了？

聽說現在我國裏各城市的影片，除外國片外，大部是上海出的，那末，不言而喻現在中國各城市受到電影的影響和蘇州是一樣的惡劣了。但，中國現在的社會，是怎樣的危險可怕啊！！？我們該怎樣去拯救呢？我的意見是這樣：

電影收歸國辦，除戀愛享樂的影片外要推廣他的區域。如國際間的情形，社會上的黑幕，農民的苦況，農村經濟的崩潰等情形。用淺近的方法來表演，使看的人容易明瞭感動。減輕座位的票價，使無產階級也有觀光的機會，引起他們對於高尚娛樂的興趣，而增多他們受教育會機會！

人生，波浪，茶味。——隨筆五

朱曼英

不明瞭，我一些也不明瞭，爲什麼一個人在快樂的時候要悲哀，悲哀的時候又偏能得到快樂呢？

本來我的理想中的人生是這樣——不要常在平靜的波中過生活，但是也不要常在大風巨浪中過生活，因爲平靜的太乏味太無意義了，而常在大風巨浪中呢？似乎亦得太使人疲乏和難堪了，可以最好的就是在平靜中夾些波浪。

現在我理想中的比喻是喝的茶，很明顯的我們常看到

吃到，多放了茶葉的茶的颜色是黑色的，味道是苦的，而不放茶葉呢？颜色是沒有了，味道當然也沒有了，假使放了適當的茶葉，那麼非但不會感到無味和過苦，而且還能給你幾個回味。

情感與理智——隨筆六 胡念瑜

我們的生活，只有情感能來支配，但有人說拿理智來支配的，我想倘使拿理智來支配，那恐怕要失敗了，因為人生的快感是行為的結果，不是行為的動機，動作順利於是發生快感，動作受阻礙於是就感痛苦，在動作未發生以前，吾人心中實未曾運用理智，預備快感如何尋求？痛苦如何避免？所以行為的原動力是本能與情緒，不是理智，照這樣看來，生活是不受理智支配的。

我們應該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倘使人類要完全信任理智，則不特人生趣味剝削無餘，而道德亦必流為下流，例如道德中最重要的要算「孝」字，但是「孝」也是一種情感，不是理智，總而言之情感的生活，勝於理智的生活。

美人和生——隨筆七

陸承範

我常常聽到同學們議論：某同學生得「多美！」某同學得「多難看！」甚至要揀美的同學，輒為朋友。我看了這種的情形，大不以為然。我以為美果然是要的，但應當有真正的內性美，而不要貪戀外表的美。因為外表美，是無價值的，祇能在青春時期享受；這時期一過去，美也頓時化為烏有了。現在我舉一個證據出來：

我在某雜誌上，看見英國從前有一位皇后，她在青春時期，生得美麗異常，使一般人看了，都要心醉。因此宮中的無論何人，都為了她的美很和她親熱，更有許多的王親國戚和許多的王子，常常來和她接吻，表示親愛。這時她快活萬分，並任性驕傲，目空一切，這樣的一天一天過去，她的容顏也一天一天的改變，同時和她親熱的人，也一天一天的減少了。直到她五十多歲時，來探望她的人，都沒有了，冷清清的一個人住在皇宮中，雖經她竭力的修飾，但終究掩不過她那鶴髮雞皮的容顏。並且旁人還加上了她一個老太婆的大號。因此，她痛心流淚幾次要自殺

。我們在這一點上，可知外表美是像浮雲一樣的，不能永久的存在。因此，我們應當注意內性的美。然而養成內性美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呀。第一要有學問，第二要有道德；第三要有才幹。有此三件，才可稱謂內性的美。一個人，要有了內性的美就能在社會上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得到民衆的佩服稱贊；而自已也不愧白生一世。而且死了，還留芳千古，做後人的模範，這豈不是內性美勝過外表美嗎。我現在再舉出一個人來說：就是現在全世界最聞名的甘地。他完全是靠了內性的美來救他的祖國——印度。在他外表上看去，真害怕死人：瘦瘦的臉兒尖尖的鼻子眼睛深凹進去，嘴也鷹了。像他這副的面貌真使人見了討厭。然而不是如此的，無論何人見了他，都歡迎，欽佩，敬重。因為他能文學，善辯論，能做律師，其他各種的學問，又無一不精，並且有愛國心，待人接物，又和氣不堪。自己盡心的辦事，憑他天賦的才幹，來救印度，使印復興起來，喚醒一般醉生夢死的印度人民，來反抗英國。因此國中的人民，都很敬重他。至於英國人雖然受了他很大的影響，很是恨他，但以爲他所做的事，都是爲了真理人道，不由的從忿恨之中也生出佩服之心來。所以甘地幾次入

英國監牢，總不久就出來了。他出來後，有文字發表，對英國仍抱不合作主義，而英國不恨他，反而稱贊他的文字好，以至名馳全球。這豈不都是靠了他的學問道德才幹的內性美嗎？所以我寧願外表生得看難些，而不願意沒有內性的美。

意志與現實——隨筆八 胡念瑜

現在有一般人遇到意志和現實發生衝突的時候，大半讓現實征服了意志，這樣以後，就要走到悲觀煩悶的路上去了，以為人生的意味都完了，所以自殺的人接踵而起，但是要知道悲觀的人生觀是表示一種懦弱的，我們人類不是懦弱者，為何要做這種懦弱的表示呢？

我們要解決意志和現實衝突的方法，是應當超脫現實，要征服現實，然後能感到人生的意味是無窮！

青年與十字街頭——隨筆九 胡念瑜

所謂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十字街頭，現在的社會是專制

的，壓迫的，是不容我們伸張的，所以站在十字街頭的人，尤其是我們青年要時時戒備十字街頭的危險，要時時回首瞻顧，青年們！你們四週全是浮淺，頑劣，虛偽，酷毒，你們只有二種方法去抵抗，你們祇有和軸衝突，要不然就和軸妥洽，衝突就是煩惱，妥洽就是墮落，無論走那一條路，結果都是悲劇，呀！青年們！讓我們本著少年的勇氣把一切市場偶像打得粉碎！

虛偽和天真——隨筆十

紀念週上韋先生大講其女子的虛偽，並且說到絕對的虛偽即天真。

的確，女子是大多虛偽的，但現在聽到了『絕對的虛偽即天真』這話，倒引起了我的疑惑。現在略舉些例出未，不知也能算得『絕對的虛偽』否？有些虛榮透頂的女子，她們因聽說孩子氣就是天真；便時時刻刻的儘量撒嬌撒癡，也不量量自己個子已那麼長，年華已那麼大，不配有那態度了。祇一天到晚嬌聲怪氣地涎着臉兒討人憐愛。但矯揉造作，畢竟是瞞不過許多人的目光的，所以當旁人覺着

肉麻而略說一兩聲她們的虛偽時，她們便馬上會急得跳起來給自己辯白說自己的行為是絕對天真的，絕對不是虛偽的，並且還說自己酷愛天真，深恨虛偽。

她們仍時時刻刻隨時隨地流露她們的『天真』，但說我為她們顏汗肉麻之餘，却要問一聲，這難道還可說『絕對的虛偽即天真』？

讀書方法——隨筆十一 何修祜

讀書的方法，最主要的一點，便是要用經濟的時間，收到最大的效果，為達到目的起見，我們在讀書的時候，應該利用下列幾個辦法：

1 頭腦清靜——我們在做事的時候，尚且要頭腦清靜，才能做得精細，讀書的時候，更其不必說了，在校讀書的學生，切不可被動在那裏讀書，致上課時心馬意猿對於書中意義，難有深透的了解，我們讀書的時候，全付精神一齊要灌注在上面，才能得到書中精微奧蘊的所在。

2 多抄札記——讀書的時候，逢到有價值的精彩的地方，應把他的有系統的分段記入札記簿，這樣一來便於記憶

朱光

明

不少。

3 意志堅決—決定讀那一本書應該竭盡全力專心讀此書，切不可朝三暮四，意志不一，更不可因稍遇深奧困難的地方便興趣毫無，置而不顧。

4 回憶功夫—讀到一段後，應該休息幾分鐘，對於方才讀的書，加以鎮靜的回憶，詳細的分析，這樣一來，讀的書已在腦中留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永久不易忘懷，所以這回憶的工夫是不可不養成的。

假如我們讀書照上面的方法去做，非但容易，久且也節省時間。所以讀書也要得其法，死讀書是沒用有的。



222A

教育部備案
教育廳立案

私立樂益女子初級中學招生簡則

二十三年一月適用

學額

一年級上期四十名 一年級下期五名
二年級上期十五名 二年級下期十名

資格

一年級上期須小學畢業或有相當程度者
各級插班生須有轉學證書及分數單者

報名

報名日期：二十三年一月八日起至二十一日止
報名手續：1.填寫報名單2.呈繳證件3.繳四寸
半身相片一張4.繳報名費一元

考期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起）

科目

國文 算學 英語（一年級上期免）自然 史
地 黨義 口試

納費

通學生二十四元 半膳生三十八元
寄宿生六十元

校址

蘇州皇廢基

招生簡章函索即寄 詳章附郵十分

2.0